

## 西南纪事

西南纪事卷一

西南纪事卷二

西南纪事卷三

西南纪事卷四

西南纪事卷五

西南纪事卷六

西南纪事卷七

西南纪事卷八

西南纪事卷九

西南纪事卷十

西南纪事卷十一

西南纪事卷十二

## 西南纪事卷一

余姚邵廷采念鲁撰

桂王由棖

桂王

桂王由棖，神宗显皇帝之孙，桂恭王常瀛仲子也。神宗五子，恭王最少，母曰李贵妃，万历二十九年封桂王，天启七年始就国衡州。崇祯十六年，张献忠陷衡州，王奔广西，留居梧州。大清顺治二年乙酉冬薨，葬焉；请于福建，谥曰恭长。子安仁王由■〈木爰〉，先卒，以仲子永明王由棖袭爵桂王；命曰：天下王之天下；同济国难，无忘艰危；尝欲立王为嗣，未果。

顺治三年丙戌九月，唐王陷于汀州，两广闻报，于是总督丁魁楚、巡抚瞿式耜、巡按王化澄、侍郎汤来贺及故臣吕大器、李永茂、晏日曙、朱容藩、童天■〈门外允内〉、林佳鼎、方以智、程源等，大会于肇庆，请王监国。前礼部尚书陈子壮，趣魁楚遣人入潮惠，审唐王存亡。十月二日还报，诸臣上笺诣王劝进。玉手书报曰：诸先生念高皇帝二百七十余年之统业，及毅宗皇帝一十七载之忧勤，一旦沧桑，身殉社稷。弘光继立，旋复蒙尘。今上亲征复罹斯难。两年三变，四海盡伤。诸先生以社稷为重，不可无君；神庙子孙，仅存不谷；以理而论，义无可辞。但自量凉德菲才，未堪肩仔，兼以连遭禾黍之伤，复重蓼莪之惨；心荒意谬，行坐犹迷；地裂天崩，何能旋转？尝闻治世以伦序，而变乱以功德；惟诸先生遍访贤藩，纘承大统。太妃王氏亦曰：吾儿仁柔，非拨乱才也，愿更择可者。魁楚等固请。曰：国势如此，强敌将临，殿下亲

，神宗皇帝孙，光宗犹子，毅宗之弟；宜以生民宗社为念，不宜深自谦退，愿早正大位。是月十四日，监国肇庆。时年三十六。加上隆武皇帝尊谥曰绍宗襄皇帝，率群臣大临三日，以魁楚、永茂、大器为大学士，共典机务。式耜为侍郎，群臣皆晋秩。会闻赣州败，如梧州。十一月，苏观生以唐王聿■〈金粤〉称帝广州，监国乃还至肇庆，即皇帝位，以明年为永历元年。追尊皇考恭王为恭皇帝，尊太妃王氏为皇太后，生母马氏为慈宁皇太后，立妃王氏为皇后，遣给事中彭耀赴广州谕苏观生，见杀。诏曰：阅墙斯极，御侮维艰。谁非高皇帝之裔孙，唐王能出长江、复南京者，愿退归桂邸。是月十五日，大清兵入西充，斩张献忠。贼将孙可望、李定国奔重庆，袭杀总兵曾英。大清李成栋入潮州，惠州鲁主次中左所。十二月，兵部侍郎林佳鼎攻广州，败没，以太监王坤掌司礼监，大学士吕大器、李永茂罢，朱容藩自请经略四川，遣之；李成栋袭广州，杀唐王及周、益、辽等二十四王。苏观生自杀，王如梧州，以朱治■〈卜间〉总督两广，留守肇庆。是月朱成功起于烈屿。

大清顺治四年丁亥春正月，王在梧州。李成栋入肇庆，朱治■〈卜间〉出走，广东十郡皆陷。王如平乐，大学士丁魁楚走岑溪，兵部尚书王化澄走浔州，成栋至梧州，巡抚曹焯出降。是月，大清兵略定两川，孙可望入贵州，总兵王祥、皮熊皆溃走。前督师大学士王应熊薨于毕节。朱容藩入夔州，遣李占春复涪州。李干德遣袁韬据重庆，王祥复保遵义。是月，鲁主次于长垣，以熊汝霖为相。二月，王至桂林，遣使湖南劳督师定兴侯何腾蛟，且征其兵。腾蛟以大清兵近，辞不至。大学士平粤伯丁魁楚败死藤江。大清兵陷平乐，王幸全州。命瞿式耜兼吏、兵尚书，留守桂林。封陈邦傅为思恩侯，守昭平。武冈守将刘承胤入卫，免王坤，封承胤为安国公，杖御史毛寿登等四人，赏从驾劳，封马吉翔为文安侯，掌丝纶房事。三月，幸武冈，以严起恒为大学士。大清李成栋围桂林，给事中陈邦彦起兵高明，遣其将余龙攻广州，兵侍郎张家玉起东莞，应邦彦。是月，孙可望入云南。巡抚都御史罗国瓛、宗室朱寿琳死之。沙定洲走阿迷，皮熊收复贵州。夏四月，大清孔有德破长沙，何腾蛟退保衡州。忠贞帅李赤心攻荆州不克，湖南北皆溃。腾蛟朝武冈行在。是月，大清松江守将吴胜兆谋来归，事泄，及遗臣陈子龙等皆死之。五月，桂林围解，晋瞿式耜太子太师，封临桂伯。总兵焦璉富川伯。大清兵入衡州，命何腾蛟出扼永州。湖南巡抚章旷卒于永安。张家玉自龙门进攻惠州，虎贲将军王与保文村，广东乡兵特起。是月，安昌王恭■〈木梟〉如日本乞师。秋七月，故大学士陈子壮攻广州，前御史麦而炫以高明迎子壮。焦璉复平乐，陈邦傅复浔州，同复梧州，遗绅李星一等攻肇庆，不克，死。是月，鲁王攻漳州，福州，郑鸿逵、朱成功围泉州，皆不克。八月六日，大清孔有德、耿仲明破宝庆，遂乘胜西入。王

自至武冈，制于承胤，太后血诏赐古泥商邱伯侯性，告以难。性令部将谢复荣先人卫，而已嗣发。大清兵进至紫阳河，陈友隆阻险相持三月夜，尚可喜自道州至，合战，夜破栅，进抵武冈。承胤降。兵部尚书传作霖死之。十八日，马吉翔、谢复荣奉王及三宫斩关出。大清兵追蹶，相距三里，复荣断后，与其卒五百人俱死王家堡。王徒行三十里，两昼夜不食，几及，会性率兵奄至，阵峡口，大军乃退。由靖州通道，历蛮境，五日达古泥。晋性祥符侯、吉翔文安侯，哭复荣，恤其家。明日，王幸柳州。大清兵入贵州境，破黎平，尽杀何腾蛟之家。是月，孙可望遣兵入永昌，执黔国公沐天波以归，遂据云南。九月，大清兵入永州，何腾蛟及诸将俱南保桂林。李成栋入清远，故大学士朱学熙、给事中陈邦彦、指挥白尝灿死之。冬十月，柳州军乱，王幸象州。兵部尚书张家玉败死增城。是月，鲁王复闽中诸县，故大学士刘中藻起兵福安，取福宁州。十一月，李成栋入高明，大学士陈子壮、御史麦而炫死之。是月三日，王自象州还至桂林。靖江王亨歆迎王而哭。瞿式耜、严起恒并相，中外想望新政。命曰：即位一载，未有宁居，赖将相大臣和衷匡复，凡我故家名族，军伍遗民，以及山林川泽之豪，挺戈建义；羗苗氏貊之长，解辫归诚，咸与释愆图功，剖符立誓。主宽仁恭默，虚己委任，无逸豫之过。然自常朝召对外，群臣希得接见，左右幸佞，因为奸弊。文安侯吉翔招权，内结宦者，外通思恩侯邦傅，自象柳行在票拟，皆出其手。比至桂林，专与机密。式耜、起恒虽被敬礼，不能与争。朱天麟、王化澄继相，仅守故事。而司礼庞天寿奉使恭视兴陵未还。王坤入自武冈复营进用，政令纷嚣，方镇骄惰。由是远近不服。十二月，令督师腾蛟，帅总兵胡一清、赵应选等出屯全州。是月，舟山总兵黄斌卿攻宁波不克，诸生华夏等死之。是年，朱客藩携夔州，自称监国，招讨副元帅总督李干德，会师讨斩容藩。故大学士吕大器薨于独山州。

大清顺治五年戊子春正月，王在桂林。鲁王兵复兴化，郑彩杀大学士熊汝霖、义兴侯郑遵谦。二月，大清兵薄桂林督师腾蛟、留守式耜御却之。南昌守将金声桓，以江西来归。封声桓为豫国公。其将王德仁为建武侯。是月马进忠复常德。闽地复破，鲁王退保沙埕。余姚王翊起兵四明，前翰林学士张煌言保平冈以应之。金声桓攻赣州。安南、黎莫二部入寇犯行在。夏四月，后生男。督师腾蛟及焦琏、胡一清等退，大清兵于严关。五月，大清兵还武昌。腾蛟收复全州。李成栋劫其总督佟养甲以广东来归，封成栋惠国公、养甲襄平伯。命吏部侍郎吴贞毓宣谕广东，太仆少卿黄尚宾宣谕江西。六月，遣留守式耜、侍郎刘远生如全州、广州劳军。黄斌卿使冯京第入日本乞师。八月朔癸巳，王自南宁还至肇庆。惠国公成栋负弩矢郊迎百里外，副将杜永和以下前驱从骑四万。册命成栋为翊明大将军，以其子元胤为锦衣都指挥，掌丝纶房事。擢袁彭年

左都御史。粤东群盗保山泽者，皆入献请自效。王命成栋夹攻赣州，以合声桓，同恢南京。大清固山谭泰围南昌，命腾蛟速出湖南援江西。十一月，腾蛟克永州、衡州。马进忠退大清兵于麻河。佟养甲伏诛，召故相何吾驺、黄士俊辅政。十二月，湖北巡抚堵胤锡弃常德，奔湘潭，湖南军乱。命腾蛟帅马进忠围长沙，胤锡帅忠贞营援江西，忠贞营不进。是年封嘉定镇将杨展为华阳伯，晋锦江侯。

大清顺治六年己丑春正月，王在肇庆。罢大学士朱天麟。大清谭泰拔南昌，声桓、得仁被杀。故大学士姜曰广死之。定兴侯腾蛟兵溃，死长沙。二月，罢大学士王化澄。惠国公成栋败死信丰。时，三丧大将，连失江西、湖南，岭表震恐。命留守式耜督江、湖、两广军马，以杜永和代成栋，镇广州。阎可义守南雄。封李元胤为南阳伯，领兵宿卫。人情少定。李赤心等溃茶陵，行剽走梧州。堵胤锡走道州。可义寻卒，以罗成耀代。三月，大清兵入衡、永，诸军南保广西。封王祥为忠国公。夏四月，福安破，故大学士刘中藻死之。孙可望使杨畏知入朝，陈邦传矫制封可望为秦王。六月，杜永和请出师北上，不果行。左都御史袁彭年，以忧去。秋七月，封孙可望为平辽王，不受。是月，鲁王徒居健跳。八月，罢大学士何吾驺。朱成功遣光禄卿陈士京入朝，闽海始奉年号。封川守将杨大福作乱，讨诛之。九月，鲁王讨斩黄斌卿移屯舟山。遣使如日本乞师。冬十一月，堵胤锡死于潯州。十二月，大清兵分道入岭，孔有德趋广西，尚可喜、耿仲明趋广东。仲明死，子继茂袭爵。是月晦，入南雄。罗成耀弃韶州，逃归。是年春，李干德、袁韬诱杀锦江侯杨展，并其兵。

大清顺治七年庚寅春五月，韶州破，王至梧州。命李元胤留守肇庆。大学士黄士俊免。二月，大清尚可喜、耿继茂袭清远，围广州。杜永和、张月、李建捷力战御之。户尚书吴贞毓、礼侍郎郭之奇、兵侍郎程源、万翱等，合疏论左都御史袁彭年、侍郎刘湘客、给事中丁时魁、金堡、蒙正发，招权误国罪。王及太后亦意群臣有党，诏狱竟治，以功赦彭年，余皆杖戍。大学士严起恒伏沙滩求免刑，不听，遂罢去。以王化澄、朱天麟代之。王忧广州，进杜永和等为侯伯。永和乞师于碣石镇苏利不应。二月，岭东道李士璉、总兵郝尚久、黄应杰以潮惠二州降。大清杀滋阳、铜陵、兴化、永丰等八王。巡抚王芋逃入山中。是月，王翊朝鲁王于舟山。夏五月，李元胤及郟国公高必正、兴平侯党守素朝于梧州，召复大学士严起恒，命必正出救广州，不奉命。安定伯马宝袭清远，败归。命故大学士何吾驺督师屯三水。秋七月，飓风荡舟，求直言。八月，孙可望再遣使求封秦王，不许。严起恒主之也。是月，大清田雄会兵余姚，攻王翊。翊避入海岛。鲁王将张名振讨破郑彩兵于沙埕。九月，孙可望袭贵

州，执匡国公皮熊，遂趋遵义。王祥走死。湖南大将马进忠、张先璧皆归于可望。冬十月朔癸巳，日有食之。十一月二日，广州破，杜永和、张月以余众保琼州。李建捷奔肇庆。肇庆裨将叛。李元胤、建捷出走。大清孔有德破全州，入严关，诸军皆溃，遂入桂林。留守大学士临桂伯瞿式耜、总督兵侍郎张同敞死之。大清兵进克平乐，王夜发梧州，走南宁。陈邦傅劫车驾于藤江，杀部郎潘骏观、许玉凤、董英前，至浔州，王舟冲雨而过，得免。服御被掠，邦傅以卤簿僭陈营中。大学士王化澄、吏部尚书晏清等，俱走北流，不得达。二十八日，王至南宁，马吉翔、李元胤追及，从官饥饿无人色，括御橐及吉翔所献得四千金，分赐胡一清、赵应选帅，滇兵屯宾州。

大清顺治八年辛卯正月朔己酉，王在南宁。己未，祀太庙，诏东阁大学士吏兵尚书文安之督师经略楚粤，赐尚方剑，便宜行事。二月，大清尚可喜将徐成功下高州，提督李明忠败于阳江。罗定总兵郭登第降。是月，大清兵袭厦门，故大学士曾樱死之。三月，孙可望使其将贺九仪，以兵入南宁，杀大学士严起恒、兵尚书杨鼎和、给事中刘尧珍及吴霖、张载述等于朝。于是，封可望为秦王，以杨畏知为大学士辅政。夏四月，皇太后王氏崩。大清徐成功下廉州，总兵宁武忠出战，大败，雷州渠帅王翰等皆降。大清尚可喜使班志富、郭虎引兵徇潮惠之未附者，都督薛进战死。海丰岭东皆入于大清。五月，修中极宫，行日讲。秦王可望召大学士杨畏知至贵州，杀之。秋七月，祀太庙，中元望祭诸陵。十八日，葬孝正王太后于两江之宋村山。是月，王翊自岛还，入四明，军溃被执死之。八月，大清陈锦、金砺攻舟山，张名振、张煌言奉鲁王奔闽海。荡湖伯阮进战死于海门。九月，舟山破，大学士张肯堂、礼尚书吴鍾峦、吏侍郎朱永佑等死之。冬十月，大清徐成功下雷州，南阳伯锦衣卫都指挥使李元胤死之。陈邦傅以浔州叛。南宁震动。王将奔广南（滇地），胡一清，赵应选以溃兵同马吉翔抵驻滩，请舍舟由土司安平下雷归顺，间道进发，诸蛮皆馈饷服徭。秦王可望遣其将狄三品以兵来迎，书致从官曰：南宁不守，当走安隆（粤地），从之。十二月，安隆破，太仆少卿丁元相、户员外郎杨禹甸死之。是年秋冬，秦王可望由遵义北击，败余大海、李占春于重庆，别将王自奇，刘文秀取川西。走袁韬，获武大定以归。总督李干德赴水死。可望遂据两川。

大清顺治九年壬辰春正月，朱成功退大清陈锦兵于长泰。二月，王至安隆，进安隆所为安龙府，以吴贞毓为大学士。自是军国大政一归可望。王居处亦不自由。岁以银八千两、米八百石上供，从官咸取给焉。命曰：在位五年，二三元臣中，湘临、桂宁、夏南阳父子，心膂左右手也，皆成功无就，殉节弥光，梦寐追伤，莹莹在疚。去年南宁荒逊，荷秦王亲贤股肱，迎朕来此，王其厉兵张武、以图中原，大小战争，诛斩封拜，先行后奏，连岁播越，服御自奉

，其损之又损，以称待罪天地祖宗之意。是月，朱成功围漳州。大清平西王吴三桂，定西将军李墨勒根瑕，由汉中入四川。守将白文选，走还云南。定南王孔有德，自广西以七百骑出河池州，趋贵州，后军屯柳州。秦王可望乃驰奏兵分二道，使李定国、冯双礼由黎平出靖州，马进忠由镇远出沅州，会于武冈以图桂林，步骑八万。刘文秀、张先璧由永宁取叙州，白文选由遵义取重庆，会于嘉定，以图成都。步骑三万，克期并进。从可望奏，封定国西宁王，文秀南康王，余皆加公侯。夏五月，西宁王定国进克靖沅、武冈。大清孔有德退守桂林。六月，将军双礼遇大兵于译湖，克全州。秋七月，定国遇大兵于严关，遂克桂林。有德自焚死，俘其子廷训，获叛将陈邦傅，斩于贵州。大清柳州守将全节、梧州守将马雄及提督线国安，皆还广东。定国进克柳州，平乐、梧州，广西府县皆复。故将胡一清、赵应选、马宝、曹志建等，出自山谷来归，可望献捷行在。王告祀宗庙。是月，陈锦为其下所杀，以其首奔朱成功。八月，南康王文秀下四川。及大清吴三桂、李墨勒根瑕战于保宁，败绩，都督王复臣死之。蜀地复陷。可望奏削文秀王爵，还云南。九月，西宁王定国攻衡州。大清马雄等复取广西。耿继茂下琼州，杜永和、张且以城降。将军文选取辰州，斩其守将徐勇。冬十月，马宝、曹志建复连州，获守将茅生蕙，斩于衡州。尚可喜使郭虎来救，不及。十一月三日，定国及大清兵战于衡州，害敬谨亲王，收兵退屯武冈，遣使告捷。可望忌定国，召还。大清以洪承畴总制满汉军，经略南方，星夜驰入武昌。

大清顺治十年癸巳春正月，王在安龙。鲁王次于金门，始去监国号。西宁王定国自武冈还，入广西，州县多复。秦王可望及大清佟图赖战于宝庆，败绩，遂弃湖南，归贵州。夏四月，定国帅马宝等围肇庆。大清潮州守将郝尚久举兵应之，尚可喜救肇庆，定国解围还。五月，朱成功败金砺于海澄。秋八月，大清耿继茂、哈哈木入潮州，新泰侯郝尚久死之。九月，遣文安侯马吉翔诣南宁，祀孝正皇太后陵。冬十一月，晋西宁王定国为晋王。十二月，秦王可望遣兵至行在，执行朝使者林青阳、周官及文安侯吉翔至贵州，下狱。释吉翔，杀青阳、官。

大清顺治十一年甲午春正月，王在安龙，以马吉翔为大学士。三月，秦王可望遣兵至行在，系大学士吴贞毓等十六人于朝，执太监张福祿、全为国于宫，皆杀之。晋王定国自柳州奔南宁，将军双礼攻桂林，不克。夏四月，大清割漳、泉、惠、潮招朱成功，不降。五月，定国自廉州出师，故将张月以高州来归，进围新会、高明。秋七月，大清琼州乱，陈武等自称明将军，合黎岐拒大兵，水陆群盗响应。尚可喜使张国柱度海援琼州。九月，晋王定国拔高明，获守将郭虎，遂合兵围新会。大清将许尔显固守不下，朱成功遣黄梧出海道西援

。十二月，晋王定国帅师及大清平南王尚可喜、靖南王耿继茂、靖南将军朱马喇、总督李率泰、纛章京东拜战于新会，败绩。是月朔，朱成功复漳州。

大清顺治十二年乙未春正月，王在安龙。晋王定国奔南宁，所得广东西府州县复破。大清琼州盗平。黄梧兵不利，引还。秋七月，秦王可望遣兵攻常德，不克。九月，朱成功复揭阳、澄海、普宁、徐成功、许尔显来救不及，遂城揭阳。故总兵陈奇策、冯士骝犹出没雷廉海中，击杀大清将盖一鹏、刘良卿。冬十一月，朱成功遣阮骏、陈雪之围舟山。大清将巴臣兴举城降。成功毒杀定西侯张名振。

大清顺治十三年丙申春正月，晋王定国入见，奉王如云南。秦王可望遣将军文选以兵追上，及于曲靖，文选来归。王至会城。黔国公天波、南康王文秀，率文武将吏迎谒。王入居可望府中。大赦。以云南为滇都，赐定国晋王，册宝进文秀为蜀王、艾承业为镇国将军，理延安王事。封文选为巩国公、王尚礼为保国公、王自奇为夔国公，余侯伯有差。以金维新为吏侍郎兼都御史，龚铭为兵侍郎，犹用马吉翔为大学士指挥使如故。遣文选还报。可望曰：誓与晋、蜀共奖明室，两无虞诈。可望榜、文选不受命。三月，大清兵复入揭阳。夏五月，朱成功改厦门中左所为思明州。六月，黄梧以澄海降，秋七月，成功攻福州，获大将张福。八月，大清兵破舟山，总制陈雪之、英义伯阮骏死之。

大清顺治十四年丁酉春正月，王在滇都，归孙可望妻子于贵州。可望举兵反。夏口月，削可望王爵，命晋王定国、蜀王文秀讨之。秋七月，出屯交水，贼劫巩国公文选为元帅，文选逃归。晋爵巩昌王。八月，乡试云南士。九月，贼将马宝、张胜袭滇都，黔国公天波击走之。定国、文秀及可望战于交水，贼将马惟兴、马进忠来归。贼败走贵州。定国还救滇都，收马宝，获张胜。冬十月，可望出降大清。其将冯双礼以贵州来归。论功封双礼庆阳王，进忠汉阳王，淮兴叙国公，宝淮国公，贺九仪广国公。附可望者，德安侯狄三品、岐山侯王会、荆江伯张光翠，皆降谪有差。遣使渡海，封朱成功为延平王。十一月，延平王成功攻漳州，尚可喜来救乃还。

大清顺治十五年戊戌春正月，王在滇都。二月，大清平西王吴三桂、定西将军李墨勒根瑕，由四川，宁南大将军宗室罗托，由湖广；征南将军昭布太，由广西；三道进取贵州。晋王定国使马进忠守贵州，杨武、刘正国守三坡、红关。三月，三桂入合州，总兵杜子香弃重庆逃归。是月，延平王成功帅师北上，次于羊山。夏四月，大清兵入重庆。二十四日，蜀王文秀薨。夔国公王自奇、永寿伯关有才反，定国讨诛之。大清兵至三坡，正国自水西奔还云南，晦，遵义陷，信郡王多罗，自镇远抵贵州，进忠走。五月，三桂袭破杨武兵于开州之倒流水。水西宣慰使安坤、西阳宣慰使冉奇鏞、藿州宣抚使奢保受皆降于

大清。秋七月，新津侯谭弘、仁寿侯谭义、涪侯谭文，以舟师攻重庆，不克。大清赵布太线国安由广西抵独山州。冬十月，大清兵俱入贵州，多罗继至，会于平越，使罗托还镇荆州，命晋王定国出师图复贵州，假黄钺。巩昌王文选为副，定国及冯双礼扼盘江河，文选守七星关。十二月二日，三桂夺七星关，文选奔沾益，谭弘、谭谊、谭文复攻重庆，弘、谊杀文，降于大清。蜀中兵皆散。泗城州土官岑继祿，导大清兵入安龙。怀仁侯吴子圣御之，败绩。定国由盘江还战，连败，遂奔回滇都。十五日，奉王西奔永昌。文选自沾益追及，使留断后。三桂败文选余卒于鸟撒，遂涉河渡桥，出交水，会多罗、赵布太于板桥。

大清顺治十六年己亥春正月四日，王至永昌，下书罪己。有曰：死而后已，宁为六出之兵。天若不存，誓共一舟之覆。晋王定国还，黄钺待罪，请削秩，不许。前一日，大清多罗、吴三桂、赵布太入滇都，侯伯镇将胡一清、土司总兵龙世荣迎降。闰月十五日，大清吴三桂、赵布太至大理，巩昌王白文选败于玉龙关。王发永昌，走腾越州。十八日，三桂入永昌。二月，晋王定国迎战大清兵于磨盘山，不胜。泰安伯窦民望等死之。王奔南甸。大清兵入腾越，景东土知府陶斗、蒙化土知府左星海、丽江土知府木懿及诸土知县官皆降。大学士扶纲、兵尚书尹三聘。编修刘■〈卅涇〉、贵州布政使朱企鋳、淮国公马宝、叙国公马惟兴、武靖侯王国玺、怀仁侯吴子圣、宜川伯高启隆、公安伯李如碧、阳武侯廖鱼、将军杨武、都督王朝钦、总兵单泰征，皆从王出边，前后入降。庆阳王冯双礼渡金沙江，奔建昌，狄三品执之以降。大清封三品为抒诚侯，四川守臣及诸将领兵者皆赴云南降。大清兵尽定滇蜀。磨盘之败，王与定国、文选相失，乃谋入缅。二十六日，抵曩本河，前距缅关，使黔国公天波入告难，勒从官放仗而入；晦，至蛮漠。二月朔，缅甸以四舟来迎，得从者六百四十六人。十八日，至井亘，文选自木邦以兵入缅，谋逐驾，战不胜，还走孟艮。文安侯马吉翔，冀悦缅心，谕守关者，王航海赴闽，兵勿复来。故将祁三升至蛮漠，又檄止之。由是内外问绝。天波请问道走户腊，亦不许。五月八日，王进赭砮，编竹城草屋十间为宫，以兵百人环卫，从官分处，蛮男妇日至市易，初至馈颇丰，后渐薄。前陆行者，总兵潘世荣、内监江国泰九百余骑，皆被给土人为奴，多自杀。惟岷王子十八人，后流入暹罗。六月，延平王成功入瓜州，复镇江。秋七月，进围南京，兵部尚书张煌言帅前军先芜湖抵，徽、宁、池太府州县皆下。成功以骄败，上游军亦溃。煌言间脱，走台州。八月，大清尚可喜遣使招虎贲将军王兴于交村，唐王聿锜及兴皆死之。中秋节，缅甸受诸蛮朝，逼黔国公天波行礼，天波归哭而恸。马吉翔、李国泰等饮王惟恭家，为梨园舞，老妓泣下曰：此何时，犹为歌舞欢耶？蒲缨家复纵博，声彻于内



。王方卧病，叹息而已。天波时歔歔为王言，仓卒入缅，本失计，所恃一定国，不得合。缅意日恶，恐祸发旦夕。君臣不复相见。臣三百年蒙国恩，死无恨。王亦泣。监御莫能仰视。定国在孟定，承制概加土司勋爵，使赴难；元江知府那仑起兵，延长伯朱养恩，将军高应凤、总兵许名臣，龙赞阳等皆已降。大清，复结谋内应。冬十月，礼官请造庚子历，从之。是月，大清兵北还，以吴三桂留镇云南。十一月，三桂克元江，总督那仑死之。

大清顺治十七年庚子春正月，王在赭硃。晋王定国次于近郊，奉表迎王，不克。时马吉翔、李国泰相为唇齿，犹然泄泄，但害定国之至。二人合奏，大臣三日不能举火，王怒，以皇帝之玺掷地，即椎碎，人数铄。御史任国玺请东宫开讲，进宋末贤奸书。王览一日，国泰恶而去之。太常博士邓居诏、礼部主事王祖望，各劾翔、泰。又传礼侍郎杨在讲书，赐坐；在以东宫典玺李崇贵侍立，不敢，王并赐崇贵坐。对曰：虽在乱亡，不可废礼。王为改容。每讲，崇贵出外，讲毕复入。秋七月，定国、文选会兵攻缅，迎王不得，败缅兵于瑞阳岳故。漳平伯周金汤，聚兵雷廉海上，结龙门邓耀、海陵、李常荣等图复岭西，为尚可喜所败。常荣降。御史连城璧亦自阳春降。王兴故将王懋德及李玉、黄确、郑球皆败死。金汤被执。可喜水陆并进，急攻龙门。耀出搏战，大败，走交址。交址杀获耀舟，浮尸蔽海。耀复走广西，入土司，被缚；岭海由是无用王年号者。是年，鲁王自思明移金门。大清明安达理出浙海，达素出闽海。

大清顺治十八年辛丑春正月，王在赭硃。巩昌王文选次于近郊，奉表迎王，不克。晋王定国战于洞怕，文选从之，再败缅兵。缅终不肯出王，有欲杀吉翔、国泰，奉东宫奔者。事觉，被害。夏四月，缅酋莽猛白代立。秋七月十八日，逼朝臣过河饮咒水而盟，以兵围杀之。死者宗臣松滋王、勋臣沐天波武臣马吉翔、王维恭、魏豹、蒲纓、王启隆、马雄飞、王自京、龚勋，陈谦、刘相、吴承爵、安朝柱、任子信、张拱极、宋宗宰、刘广良、宋国柱、丁调鼎、文臣邓士廉、邓居诏、任国玺、杨在、邬昌琦、裴庭谟、杨生芳、王祖望、齐应巽、潘璜、郭璘、张伯宗、内监李国泰、李茂芳、杨宗华、杨强益、李崇贵、沈犹龙、周某、卢某、曹某等四十有二人，从官皆尽，遂围王宫。王几欲缢。吉王与其妃自杀，宫人命妇不屈死者及百人。缅人驰呼勿害皇帝，黔国公可礼送大清皇帝处分。越日，王及侍御二十五人移入天波居。秋八月，晋王定国复以十六舟攻缅不克。冬十二月朔，缅人请移蹕，王及太王后、王后、王子同行，二鼓渡河，大清吴三桂执王入滇都，白文选以木邦降。始缅难作，都督同知邓凯以伤足，独免生归，述缅时事，言十一月十八日王召凯入宫，谕曰：太后病矣，未知骸骨得归故里否？又曰：白文选未封亲王，马宝未封郡王，我负之

。滇黔百姓，我师侵扰多年，今又不知作何状？明年壬寅四月二十五日，王缙于滇都，并杀王子。六月二十四日，晋王定国死于猛腊。李嗣兴、刘震、艾承业俱出降。其年，朱成功取台湾。明宗室多依之。张煌言遗书劝成功尊立鲁王，以存明祀。成功有异志，托言以永历纪年，不更事二君。煌言卒死杭州。

论曰：明室既亡，桂王侨寄滇粤，羈命蛮緬，何其不振哉？良由祖宗纯任法度，主权过亢，君臣道隔，不修尊贤，尚功之意，故其极也。骄将擅命，盗贼公行，国势日孤，大臣失职，既迫丧乱，卒至于难为。呜呼！后之言治体者，可以审焉！

## 西南纪事卷二

余姚邵廷采念鲁撰

永宁王周宗

鄜西王常湖

宁靖王术桂

永宁王周宗

永宁王周宗，封江西。顺治二年，南都不守，江西诸郡多北附。大清金声桓以重兵镇南昌，王倾家募兵，起于湖东。礼部侍郎王廷垣、知州揭重熙、举人艾南英、诸生杨师古，与罗川王皆就之。以是秋八月复建昌，抚州知府鄢鼎实出走，饶、信、抚、建，群盗响应。唐王立，手书问王，遣郑彩出永定关，因王兵恢取南昌，彩顿不进。大清兵环掠湖东，王孤军督战，亲冒矢石。是时，大学士杨廷麟守赣州，万元吉扼吉安，苏观生军南安，遥为声援，而潮州五指石帅、谢志良愿奉节制，得兵六万。监军翰林张家玉，见王计事，王执其手，托以生死。十一月，声桓使王得仁围抚州，家玉率赵珩、李明忠等退大清兵于许湾，遂解抚围。明日，谢志良、阎罗宋复败之千金坡。家玉奏上王功，请仿汉光武以鲁益东海故事，或抚或赣，优以大封。诏俟南昌恢复，即封亲王。顺治三年正月，郑彩逃入永定关，家玉被围新城，力战得脱，湖东危迫。大清兵遂抵永定。家玉请南募兵惠潮，大清兵急攻抚州，王登陴死守。三月，吉安破，湖西皆溃，王命辅臣傅冠速出江西，前军方及建昌，溃归。四月，抚州破，王死之。

鄜西王常湖

鄜西王名常湖，楚人。顺治四年丁亥六月，落魄入闽，夜宿荒寺，有虎同卧。水北源古庵僧王祁，奇其貌，与俱入古田境上，建阳数恶少从之。时癸未进士胶州高简知建宁府，为政严刻，郡人怨之。镇兵不满千人，方告大桶将激变，而乡绅陈某与简隙避之古田，遇常湖，告以虚实，许归内应。遂以王祁为

左国师、李文垣为右国师，招乱兵得万人。七月五日，常湖及竹溪王夜屯于东峰，建宁守将曹总兵部将于应鹤等出城御战，兵未及交，伏起，大溃。陈某使其党大言于众曰：知府贪酷，民不聊生，城中翕然，皆结约围府署，大索军人之在城者。曹总兵知有变，不敢入，战于城下。三日被覆于水西，遂开门迎常湖，斩简于市，裂其尸。通判唐通降，即以通知府事，下檄称隆武三年。初，建宁城门鸣，大中寺金刚首无故自折，及是，人以为验。八月，郟西兵入松溪，知县张朝国不降，斩之。北入庆元，声言往浙江。然其兵乌合，无纪律，帅领皆科头草履，所至蜂屯求饷，士民逃匿。松溪真御史子金铉，使数人于北门外散发大呼曰：大兵至矣，各弃兵杖相蹂践。大清帅马得功、李荣帅兵三万，自浦城抵松溪，金铉出迎。大清兵不入城，竟趋建宁，袭郟西王，不克，属县皆复为郟西守。大清兵还屯浦城。九月六日，郟西兵复将乐。十八日复顺昌。是月，大清兵复入松溪，杀郟西知县戴应选，遗民真煦时等皆死。真金铉自负翻城有功，亦以唐王贡僇于桥下。十二月二十六日，马得功夜发骑兵五千、步一万，出梨头，且分二道，进郟西兵，不利，亡前队五百余人。大清兵趋大溪尾，斩首数千级。戊子正月，郟西王在建宁复遣曾明远、叶和、陈士良等率众数万，由瓯宁、政和夹走松溪，得功出兵驰之，阵斩千余人，生获九十余人。明远等弃甲遁。大清师追至寨岭，乃还。十九日，大清师自浦城道松溪，趋建宁，攻围自二月至四月，城中百计拒守，间出战，胜负相当。大清师掘黄华山龙脉，置红夷炮西门，攻裂城垣，梯尸而上。百姓知城破，齐声大呼曰：休矣！休矣！因合府闭门自焚，火三日不灭，尸气间数百里。主事朱乔秀（文公裔）死之。越二年，庚寅五月，郟西王故将毛明卿等复起，与大清兵战于岩关。明卿，郟西骁将也，尝以狼筈，独当大清兵一队，战必身先。至是，集溃众，扰浙闽界。又有李希贤，奉桂王年号，自称将军，与范恩郎等，焚掠瓯、浦、建、松境上。恩郎以仙姑占卜，无不验。大清兵溃于东源，乡民应之者数万，至甲午七月乃平。

### 宁靖王术桂

宁靖王术桂，字天球，辽王后，长杨郡王之次支，太祖九世孙也。初授辅国将军，方面伟体，美须，工诗文，习韬略，和谦接人。崇祯十五年，张献忠陷荆州，王从惠王及本府宗室避湖中。福王立，从长杨王入朝，晋镇国将军，居之宁海。明年夏，从长杨王至杭州，闻南京已破，复返台州。长杨王率宫眷入闽，王留宁海，欲变姓名避世，会郑遵谦起兵绍兴，奉鲁王监国，王亦以一旅会江上。时传长杨王未知存没，遂封王为长杨王。唐王立于福州，奉表称贺，仍封长杨。闻其兄尚在，已晋辽王，乃辞爵，欲以长杨之封让兄之仲子进。唐王不许改封。宁靖王督方国安师，知国安难与共事，辞督师，留居绍兴

，及败，还奔宁海，觅渔舟出石浦。鲁王亦由海门来，同至舟山。郑芝龙贰于唐王，闻鲁王至舟山，遣郑彩以舟师来迎。王从鲁王抵厦门。芝龙已北去。明年，郑彩奉鲁王攻福州，定国公鸿逵迎淮王于军中，请王为监军，合忠孝伯朱成功兵，围泉州，月余不下，退军南澳。闻桂王即位肇庆，王自南澳入揭阳，奉表贺，命王居鸿逵军中，在所给禄。次年，桂王命兼督鸿逵、成功二军，仍屯揭阳。四年冬，粤事又败，与鸿逵还厦门，迁居金门。王初无子，在绍兴时，纳袁氏、王氏，及至金门，元妃罗氏举一女、袁举二子、王一女。当是时，王已息虑，不复言事矣。成功大军围南京不克，而大清兵南入缅，国亡，诸王在海上者，寄食郑氏。及成功取台湾，金厦势蹙，王遂先请东渡。甫阅月，厦门战败。又二年，成功死台湾。子锦嗣立，有传锦设桂王位俾，王左侍立，奏事位前，王与诸臣参决之。然锦父子实自帝制，成功末年，命采汉中王即位事，殊无朱氏意。王年亦向老，子女俱殇，乃就竹沪垦田自食。锦不能修授餐礼，且征其赋，几不免冻馁。耿精忠之变，锦举兵略据漳、泉，王意复动，乘舟西来，以观其势，知不足有为，复旋台湾。后锦渡海抽军，王亦按田雇募，益困。戊午，罗妃逝，王杜门谢客。壬戌厦，大雩步祷，始一出。闻大清师近，蒿目独忧，常言台湾有变，我当以身殉。癸亥夏，澎湖破，六月，大清师傅台湾，郑氏战败王语宫眷曰：吾死期已至，若等可自便。袁氏、王氏及侍姬三，咸曰：王死则从死耳。请予尺帛，并冠笄被服先缢。王卮酒举满，俟含殓。明日，五棺出葬于郡南前山，校隶扶榇至。王视之曰：未时也，即加翼善冠龙袍束玉佩印绶，以宁靖王宝持付郑克塽，拜辞天地祖宗，里中人士，无老幼，皆入拜。王答拜，乃结帛于梁自罄。举手曰：吾去矣。遂绝。众扶下坐，无变容，与罗妃合葬竹沪，不封不树。前数日，自书曰：自壬午流寇陷荆州，携家南下，及丙戌避兵入闽，远潜外国。今二十余年，六十有六岁时，逢大难，事毕矣。王故宅改天妃神祠。无嗣，继益王后宗位子俨鈇为后，年七岁，居杞县。

### 西南纪事卷三

余姚邵廷采念鲁撰

何腾蛟

堵胤锡

何腾蛟

何腾蛟，字云从，浙江山阴人。其先戍贵州黎平卫，因籍黎平。中天启元年辛酉科举人。崇祯中，知南阳县，御流寇有方略，复从巡抚陈必谦击贼于安皋，斩首四百，由是知名。累迁武库主事，备兵淮徐，平土贼程肖宇、王道善、张方造等众数万，南兵部尚书史可法奇其才。十六年十月，擢金都御史，巡

抚湖广。时，湖广新经张献忠之乱，宁南侯左良玉在武昌，兵多无纪，远近患之。大学士蒋德璟盛称腾蛟威望，为左师惮服，宜用之抚楚，以可法遗部臣张伯鲸书为证。上初不听，吏部会推，复以腾蛟上。上思德璟言，卒用之。腾蛟自浔阳单舸之任，诸镇军吏望风严戢。福藩立，进总督。乙酉三月，良玉闻李自成败，将出陕，欲东避。会王之明自燕来南都，诈称太子，收下狱，朝野汹汹，言奸相马士英绝先帝后。良玉乘是与巡按黄澍上疏，以诛士英为名，移檄远近，举兵三十万内向，腾蛟万端开说，不听。左兵大掠城中，城中人数万，避难走督署，左兵从之。腾蛟手尺刃，坐堂皇，飞矢雨集，不动。良玉使人给曰：吾欲见公一言，公不行不强，遂挟登舟，遽发。至杨逻，腾蛟骂曰：吾封疆重臣，岂相从作贼？自投于江，逆流数十里，遇渔舟不死，将卒稍稍来集，家人完印至，遂入大冶、通山之间。左兵东下，未十日，闯贼十万众溃入楚，掠汉武而东，衔左兵尾。大清兵追闯者又数万，水陆踵至，荆河至安庆数千里，接阵格斗，纷拿散走。四月，良玉与黄得功战，大败，师溃芜湖之荻港，数日死。子梦庚以全军降于大清军前。大清兵追贼急，贼败；会大雨四十日，百川涨溢，所在积尸成邱，李自成自变量骑驰入通城九宫山，行视安营地，村民方耕，不知为自成，群起举锄击之，立死，掷尸于水，后骑至，传呼万岁，民始惊窜。腾蛟获其尸。五月，大清兵略定汉武属邑，腾蛟自宁州间道走浏阳，向长沙。楚人相传腾蛟入水，浮沈三日夜不死，大鼃负之登陆，皆以为神，远近争附。而腾蛟知时事不测，先为善后虑，表知州章旷为监军道、傅上瑞为长沙道，与督学道堵胤胤，各练兵一万。至是皆会。旧镇马进忠、张先璧、卢鼎等亦次第来归。长沙始立军府。乙酉，唐王立，腾蛟表闻自成败死状，进尚书，兼东阁大学士，封定兴侯，督师开府长沙。胤胤、旷分抚湖南北，驻湘阴、常德。腾蛟言自成之死，天诛非人力，臣不敢冒上赏，不许。王在唐邸，雅识南阳县何令贤，奏陈皆报可。九月，闯贼故将郝永忠、王有才、良玉标将王允成等皆来降，得兵十余万。李锦、高一功等三十万众，在松滋之草坪，亦请降于胤胤。湖南军势大振。丙戌正月，唐王次建宁，腾蛟及赣州督师大学士杨廷麟皆遣使奉表迎乘舆，手敕褒劳，卒制于郑芝龙，不得出。是年春，腾蛟督郝永忠、张先璧等攻岳州，傅城大战，又战于藤溪、湘阴，皆捷。表加永忠恢剿左将军，先璧右将军，江楚间民多结砦以应，腾蛟喜，冀大举，会福州破，赣州亦不守，兵不果出；未几，大清恭顺王孔有德、怀顺王耿仲明、智顺王尚可喜与葛喇昂邦焦奈蓝拜统满汉军南下，度岳州，兵势甚锐，腾蛟扼长沙遏其冲。丁亥，李成栋入梧州，桂王至桂林，遣使劳腾蛟，且征其兵。腾蛟辞以方拒三王，不得入卫。桂王如全州。初，武冈参将刘承胤猛而麓，当铸铁军自随，号刘铁棍。崇祯福王间，乘乱截粤饷十五万，选募军马，遂雄视湖

南。挂平蛮将军印。岳州之战，承胤一军先走，抑其赏。以是怨腾蛟。王在全州，王坤为王画计，召承胤入卫，封武冈伯，进安国公。承胤始见王，犹持正，逐坤，遣口援瞿式耜于桂林，已而专横，杖御史毛寿登、刘湘客，劫口如武冈；援桂林者噪而还。而是时，腾蛟大军在长沙，湖南巡抚章旷督王有才、王允成等兵二万扼湘阴之新祥。大清兵相守一年，不得进，腾蛟又调广西土镇谭遇春率狼兵三千赴新祥，至即挑战，夜袭大营，追奔三十里。大清兵退入岳州。夏六月，狼兵入长沙，与有才军士市肉相竞，变作，三王长驱破湘阴，入长沙，诸军皆溃。董英首以浏阳降。傅上瑞、王允成皆降。卢鼎、郝永忠逃入山中，腾蛟退守衡州。尚可喜东渡江，攻燕子窝。总兵陈士明降。略定长沙诸县，还与有德、仲明会于湘潭，同攻衡州，遇春帅溃，兵入桂林，索饷，寻归柳州。腾蛟檄守道龙文明计执遇春，送桂林斩之。承胤欲因腾蛟败，解其兵柄，请召腾蛟入辅。诸镇皆怒。张先璧引兵向武冈，请诛承胤。会腾蛟至，谕解之。先璧掠宝庆，西屯沅州；腾蛟见王，面奏情形，檄调马进忠、袁崇第、刘体纯、张光翠、王有才、李赤心、高必正、牛万才十余营，可五十万，会衡州。承胤终忌腾蛟，计遏其事。滇将赵应选，胡一清言于腾蛟曰：长沙失守，非战之罪，乃自开门揖盗。今各勋士马如故，望公出不啻云霓，若迟回不行，恐勋镇解体。腾蛟即日陛辞。承胤复以兵邀之，从行者仅五百人。一清单骑突前，斩关而出，进驻百牙桥，衡州已破，诸营四面皆不相闻。腾蛟退守永州，章旷疽发背，卒东安。永忠再出桂阳，遇可喜自长宁来，弃军走道州。总兵张学礼被执。八月六日，有德、仲明觐诸帅首尾横断，督师孤悬不足虑，遂合各固山兵，西破宝庆，陈友隆力战守紫阳河，夜，栅内火，延火药局，兵遂溃。大清兵抵武冈，王奔古泥。承胤降。进薄沅州。先璧走，游骑略贵州界，攻破黎平，尽杀腾蛟之家。还攻永州，诸镇皆散。曹志建走镇峡，惟一清以死卫督师不去。陈于城下力战十余日，曰：吾外援已绝，内储复匮，死空城无益，遂拥腾蛟决围出。比至全州，永忠已集湖南溃兵入桂林，城中沸恐。腾蛟驰入，与留守式耜部署，自会城以北，尽全州、兴安、灵川驻永忠兵；城东永宁、义宁驻一清、应选兵；各给诸将分地乃定。时，王至柳州，谭遇春子鸣珂叩驾，言父冤，从臣仓皇未详其始末，以不知对。鸣珂怒，帅诸苗攻龙文明，大掠，矢及王舟。王奔象州。十一月，王还桂林。丁亥二月，大清兵破全州。至兴安，永忠兵溃，掠桂林而南。王奔南宁，腾蛟方按师永宁，闻报，急率一清、应选兵入会城，见留守式耜，相持恸哭。三月，大清兵薄桂林，疑城中空虚，直抵北门，腾蛟督兵三面御之。大军知有备，遂渡甘棠去。腾蛟列师榕江，以保会城。始，灵川团兵杀滇营官头北走，既而归复。式耜持大体，不更诛问，及滇兵入境，居人恐修怨，挈妻子争窜山谷。腾蛟传令不许一人只骑下乡，均壁

榕江，军民乃安，是月，马进忠复常德。四月，腾蛟收溃兵得二万人，复出桂林。式耜遣焦璉从行。大清军容甚盛，以四部挑战，应选提五协兵为巾军，一清帅突将持戟当前队，叱咤撼山岳，大兵退，追至严关。大清兵坚壁不退，各将猛战，僵尸横关，自午及酉，将士溽暑枵腹，请令收兵。一清单刀独杀至兴安之三里桥，诸将尾其后，无不以一当百，直抵兴安。腾蛟报式耜曰：初六日严关大捷，全阳马到成功矣。八日，前至凤凰坪。大清兵三路伏松林，腾蛟麾兵四路接战，应选、一清及王永祚、吴兴朝、马养麟等十余将，往来驰突，望之如在电火炉烟中。周金汤、熊朝佐沿山东下，横击破陈而出，横尸如山，鸾桥水赤。十六日，攻全州，大清乘其师惰来袭，大战桥东西，甫接，大清兵退。一清追至北关，乘胜冲入城，城头矢石如注，乃收兵。五月十日，大清军益募钁手二十，水陆出战，锐甚。应选、兴朝迎击，斩其一将，黄尚贤裹创疾战，不退。腾蛟挥兵渡河，以棒棒其左右翼，勅骑乃退，手无一遗者。十八日，治云梯，应选、一清亲修敌楼，焦璉分督裨将，相视发炮，炮无不中者。十九日，用古排栅法，遏西北门，专攻东南，滇营未至，守排者儿戏。大清兵冲栅出，各军惊走。腾蛟一马在后，不至于败。二十日，立先登格千金，蒲纓请登，不克。更发五镇兵出东安，断永州水运，胜于石期站、林三鼎略黄沙、六塘，绝其东南粮道。俱报斩获。城中大惧。二十六日，应选督滇营夜攻北关，焦璉袭南关，蒲纓攻西关，平明，大清兵弃城退。凡八战五攻，克复全州。大清兵还永州，腾蛟上疏归功式耜曰：为陛下以信臣用臣者，式耜一人也。式耜亦寄托腾蛟，无北顾之忧，使弹压勋镇，以图中兴。腾蛟督师四年，所辖将士，土客相杂，诸大帅马进忠等，历百战不肯轻下，郝永忠忠贞营又出盗贼，雅性桀骜，去止自任，而腾蛟厨传萧然，袜履敝垢，幕台身无仆媵，务为宽大优容，平己恕物。是以秦楚强悍之士，咸就羈络，感其至诚，不忍离去。应选行军有纪，璉多筹运，一清敢战，永祚少练，纓熟伍法，全州战胜，五人之力尤多焉。是月，金声桓自归于江西。大清三王闻变，引还武昌。其明月，李成栋举广东来归。江南所在响应，屯聚山谷以待命。腾蛟喜，表达行在；请声桓、成栋战江右，恢复南京，而身自湖南，取荆襄。行朝军国，一委式耜。又请还蹕桂林，以图出楚，皆报闻。七月，腾蛟在全州。王命式耜来犒师。八月，三王撤师还燕。腾蛟围永州，城中援绝，食人。十一月朔，永州兵遁。凡攻围三月，始复。曹志建部将谭国栋等追至冷水滩，斩总兵余世忠，擒道官林国栋。是月，马进忠袭大兵于麻河，斩首七千级。二十年来，战功第一。腾蛟亦克衡州，抵长沙。始，李赤心与进忠有旧怨，三王下长沙，湖北巡抚胤锡走永定卫，进忠、赤心皆溃遁。及进忠既复常德，缮城积粟，收集流亡，为攻守计。胤锡出就之，又密召赤心等来，进忠怒，焚常德，趋湘潭，胤锡、赤心亦至，大

镇屯聚者，以十数；人情惶惑。腾蛟奏言：湖北千里一空，进忠、赤心势不相下，恐变生不测，且以数十万众共食湖南新定之地，兵哗民尽，土崩瓦解，将在目前。欲令进忠等分路立功，亟请圣断处分，以彰画一。时，金堡掌兵垣，与中枢议令腾蛟督进忠及诸镇围长沙，胤锡率忠贞营援南昌，然忠贞营已纵掠，长沙大乱。赵应选、胡一清、焦璉、曹志建等皆以为响马，心不可测，议弃衡州，保老营。腾蛟曰：事急矣，非吾亲往不可。之湘潭，以大义责赤心，速出衡州，皆拔营去。大清帅徐勇，自长沙骤至。勇故左良玉将，耳腾蛟名，间道使人请附。胤锡耻功不已出，移军他徙。熊朝佐、周金汤未集，腾蛟孤军在湘潭。戊子正月，乌金王至湘潭，进忠、一清俱奔溃。腾蛟晓起，营壁皆空，南向恸哭曰：臣五年督师，心血呕尽，而所成竟如是。岂非天乎！绯衣坐堂上不去，乌金王延之上坐，劝使降。骂曰：若不闻何腾蛟乎？何惜一剑。七日不食，遇害。且死，谓寺僧曰：取一粟河水饮我，是水从衡来，犹吾君水也。进忠前锋将宣威伯杨（某）入城中求腾蛟，凡七往返，战死。诸将为之夺气。由是，并弃全州。赠腾蛟中湘王，谥忠烈。时，忠贞营援南昌者竟不进，南掠永兴、郴州，民人奔诉曹志建。志建遣兵围堵胤锡于龙虎关。面让曰：督师如我中湘王何？帅统驭百万，绝不残害百姓，今尽瘁封疆，香名万载，汝则臭名万载也。胤锡夜半逃出关，入广西。自腾蛟没之明月，李成栋、金声桓俱败死。又十有八月，孔有德入桂林，瞿式耜死之。又三年，李定国克桂林，至湖南，尝歔歔谓军吏：使中湘王在，瞿留守何遽至此。令长、衡、郴、永间置祠岁时祀焉。

论曰：明末督师死事，系国存亡，北有孙傅庭，南有何腾蛟，功虽不就，义烈着矣。议者谓傅庭能斩贺人龙，立威信，腾蛟仁柔，短于控驭。余意不然。崇祯朝声教虽微号为一统，奉辞杖钺，三军之士，承令股栗，而腾蛟当江南离涣之后，人怀二心，辄为去就，威克厥爱，有时不济。此亦各遭其世，非独腾蛟之不幸也。金堡称腾蛟布衣麻冠，军行携二竹笥，晚而患目，疏草公移，俱出口属，家眷百口，寄邓为友隆所献（？），夫人尝遣其子文瑞至粤。王留之，夺情拜都御史，与瞿式耜孙昌文同官于粤。

### 堵胤锡

堵胤锡，字仲緘，江南宜兴人。父堵翁，无子，祷于三茅神，梦请牧牛儿为子。及产，字之曰牧子。后自号牧游生。少落魄，嗜酒，亡赖，好大言，尝为万言书，抵大守，自荐边才，欲北诣经略熊廷弼。大言曰：熊公虽知兵，非我佐之，事且败。太守目笑之。年三十余，举孝廉。崇祯丁丑成进士，自以幼孤，不及事父母，奏持服三年，庐于墓。墓上枯桐载华蛛丝成孝字。十四年，知长沙府。山贼萧相宇扰安化、宁乡，数败官兵，率乡勇破斩之。又破醴陵



燕子窝贼，斩其渠草上飞。于是，中外称知兵。南都升武昌兵巡副使，改督学道。乙酉春，承督师何腾蛟檄，募兵万人，使杨国栋等领之。武汉既失，腾蛟退保长沙，以胤锡巡抚湖北，驻常德。先是，李自成死，其义儿李锦等十八部，号三十万，屯澧州界上，远近大震。胤锡侦知锦母高氏，有智略，军事取决；而高氏弟一功，所部二万人，为诸军最；乃单骑走其营。锦、一功以战骑数千来迎，称诏赐高氏命服，二人蟒玉及金银器，皆踊跃叩首谢。胤锡传犒，引卮论列，教以臣忠子孝大义，纒纒数千言。明日，高氏出拜，呼锦曰：公，天人也，汝曹不可负，别部田见秀、刘汝魁、贺兰、李来亨等，并继谒受抚。表闻，闽中封高氏英淑夫人，锦左军侯，赐名赤心。一功右军侯，名必正。余皆侯，号忠贞营。加胤锡总督侍郎，赐剑印。丙戌二月，忠贞营攻荆州，旬有二日，城且陷，会大雾，赤心等方蓐食，忽救兵数万至，飞矢如雨，南军大溃。胤锡急令杨国栋、张光翠分守澧州、回子河，以通护忠贞营。丁亥三月，桂藩至武冈，封胤锡光化伯，不拜。夏，大清师下湖南，马进忠，王有才等俱走。胤锡亦入永、保诸土司中。朱容藩闻武冈败，自称监国招讨副元帅，建行台于夔州。胤锡沂三峡西上，责以大义，容藩愧悔去号，胤锡乃还永定。蜀中会师讨容藩，卒诛死。戊子春，金声桓反，江西大军自长衡还保武昌。胤锡传檄诸镇，俱出湖南。四月，马进忠下常德，王有才下桃源，澧州、石门皆下。忠贞营亦克荆门，宜城告捷。五月，进忠兵战于牛皮滩，又战于麻河，俱胜。大举有日矣。忠贞营故盗贼性，不顺约束，且畏敌，以荆州残破，欲引而南。胤锡无勇，往往好语羁縻之。始自夔还，约以骑三千，赴常德助战，竟不至。进忠既下常德，晋封公。赤心乃请取长、岳自效。进忠恶之。十月，忠贞营自荆分道南渡，高必正率轻骑数百突入常城，进忠怒，置酒为宴，阴具舟渡老营东去，以骑兵自环，注矢披甲，出城走，尽焚常城屋及濒江船。必正亦怒，请北还。胤锡不能制。进忠遂掠益阳诸县而东，常德饥，忠贞乏食，胤锡乃以监军毛寿登、总兵杨国栋守常德，自将标兵二万及忠贞营东攻长沙，不克引去。会督师腾蛟于湘潭，寻令胤锡率忠贞营援南昌。忠贞道掠逗留。己丑正月，始至攸县。南昌已破。腾蛟亦自湘潭被执，群议皆恶忠贞，并咎胤锡。胤锡遣堵正明、尹具瞻以五千人守永兴，陆士毅守安仁，龚龙守攸县，自率万人及胡一清之师守衡州。三月，战于草桥，兵败，走莱阳，将趋永兴军。永兴、安仁、攸三镇先溃。正明、士毅及待诏潘哲、中书邵履正皆死之。胤锡走郴州，道遇大清兵，几获。日午大雾，夜萤火数万，从照之，以故免。晨夜兼行，达桂阳，鄞人曹志建以功封保昌伯，有众数万，屯桂阳，地险而完，忠贞营过之，大掠。志建恚，谓故胤锡招抚，因其至，阻之笼虎关，尽杀其将士。广西明经何图复结寨楚粤界上，胤锡使赴难，得间道至贺县。志建击杀图复。六月，胤锡至肇

庆，拜大学士，在直三月；时，忠贞营已入广西，抄掠藤郁，兵民厌苦。秋，加胤锡督师兵部尚书，使调护忠贞出岭，经略湖南。胤锡至梧州，部下稍复来归，而期赤心等竟不至。造其营诘之，赤心初败于郴，战马铠仗俱尽，将卒疲，无意北出，更欲胤锡代请高、雷休兵。胤锡不可，别部刘世俊、刘国昌愿出楚，亲至浔迎之，他镇迁延不至。胤锡恚恨，疾亟。十一月二十六日，舟泊浔江，夜半遽索纸笔，草遗疏，复自题其像，掷笔谓左右曰：吾荷国重任，不获免胄赴斗，至毙命卧榻，死诚余恨，岂若葬鱼腹中，洗此肠胃，奋起欲自沈于江，从者力抱持之，遂以是夜卒于舟。子世明，先数月死军前。赤心等或死或降，竟无成。后五六年，友人鲁钊南求遗骸不得，得题像以归曰：吁嗟！牧子！遭家不造，诚身事亲；遭时多难，诚身事君。四十九年孤儿逋臣，闻者哀之。钊字桐闻，亦狂士。胤锡未第时，与交如钊辈凡十人，号十钝，或曰十遁，亦号十痴。甲申之变散去，多不知所终，惟钊存。

论曰：明世士大夫才之不称其志者，皆是矣。未可以独责胤锡。窃怪闯、献二贼，同屋明社，泊乎末路，游魂喘息，卒复依命来朝。然定国能自拔于污浊，而自成之部，无有闻者。岂天种其才，以扬乱焰则有余，资廓清则不足乎。抑重臣有如宗泽其人，出而纪纲之，其悍桀固亦可用哉？

#### 西南纪事卷四

余姚邵廷采念鲁撰

瞿式耜

严起恒

瞿式耜

瞿式耜，字起田，苏州常熟人，景淳之孙也。父汝说，官部郎。时，尝抗内监，知名当世，累迁参政。式耜少有才誉，万历丙辰成进士，知永丰。崇祯元年戊辰，擢户科给事中。是时，魏忠贤新败，其党阮大铖、杨维垣等犹阴结朝士，几幸投闲，以复东林之祸，缙绅上章，多用王安、杨左、崔魏为对案。清议摇惑，流品杂进。上虽精明，未能尽厘。式耜意愤惋，疏陈六不平。略曰：张差一案，以风颠二字抹之，乃慈宁召见刘光复，词涉唐突，以致幽囚。今追录其忠，赠恤葬祭，而赤心调护东宫之王之寀，无望赠恤复官，藁葬城外，臣所谓不平者一也。红丸一案，圣躬委顿，岂臣子尝试邀功之日？崔文升、李可灼优旨放归，彼嫉恶防奸之孙慎行，尚推敲启事，而可灼登访册，与废弃诸贤并列，臣所谓不平者二也。移宫一案，杨涟、左光斗防微杜渐，以拥护先帝为心，贾继春之持论，自是移宫后处分，今涟幸有击珰二十四罪之疏，赠恤从优，果如诸臣一偏之见，不将与之寀、慎行同其沈抑乎？臣所谓不平者三也

。封疆为重，熊廷弼梟首西市，传示九边，而三路丧师之杨镐与擅离汛地之王化贞，竟逍遥福堂；且有以化贞登荐牍者，人皆知廷弼以门户杀，非以封疆杀；何以严边臣失事之禁？臣所谓不平者四也。杨、左羽翼先帝于倥偬之中，大权不至旁窃，宗社安于泰山，非与王安有交结之情，如崔呈秀党附魏忠贤为不解之谊也。今动以王、杨、崔、魏为对案，无论杨不可与崔对，即王亦岂可与魏对？一腔忠义，蒙此恶名，臣所谓不平者五也。五虎辈虽罪未尽法，赃未籍没，然既显暴于天下，彼甘作干儿；造意主谋，无毒不具之魏广微；固宠逐膻，无丑不备之顾秉谦；其它马全、田立极等，或媚珰而反取憎，或珰败而犹弥缝，乃死不僇尸，生不褫夺，何以为大臣党阉戒？臣所谓不平者六也。疏入，报闻。后坐其师钱谦益词，连下诏狱，免归，终威宗时，不见用。福王即位，起原官。唐王立，擢佥都御史，巡抚广西。时，靖江王亨嘉称帝于桂林，用杨国威等为将，举兵欲东，使人至梧州，召式耜。式耜密告总制丁魁楚、思恩参将陈邦傅来援，未至，而梧州破。令式耜易朝服，朝觐以兵，不可；乃囚式耜，逼广东魁楚击败之，还走桂林，围之。式耜授计国威旗鼓焦璉，使图国威。邦傅亦至，遂克桂林。获亨嘉，致福省，废为庶人，幽死；弃国威及其给事中顾奕等于市。唐王封魁楚平粤伯，邦傅思恩伯，进式耜兵部侍郎副都御史。桂王即位，进吏部尚书，兼东阁大学士。首疏言草昧之初，宜养圣德、修纪纲、慎号令、挽人心、布威武、起用人望、招徕贤俊为首务。王虚己听。会唐王聿■〈金粤〉称帝广州，遣兵争三水。式耜督师出御，总督林佳鼎轻进，遇东兵于海口，东兵皆大舰，乘东南风，纵火矢炮，焚西舟。西兵登岸，淖深三尺，人马俱陷。佳鼎死。李明忠仅以数十骑免。王奔梧州，已知阁部师全，再下肇庆。王为人仁柔少断，无雄视经略之意，动止循家人小节，闇于知人。初正位号，南中两粤、湖南、滇黔、西蜀，均隶版籍；旧臣吕大器、李永茂等先后继至，兵食粗足，文武略备，而王及太后王氏皆畏苦军国，冀得无事小逸，始议不欲监国，强而后立。猝闻风鹤，追咎臣下。式耜等深以为忧。太监王坤既乱北政，复自南都走闽，奉使在粤，王与语，说之入掌司礼监。由是，内批四出，群小进用。首斥谏官刘湘客等，大器、永茂皆告去。式耜争之不得。李成栋入广州，杀唐王及苏观生，行朝震恐。式耜议扼峡口决战，坤固请西避。

大清顺治三年丙戌正月，王再至梧州，肇庆遂破。复发梧州，趋府江。于是，百官奔散，丁魁楚走岑溪，王化澄走浔州，晏日曙、田芳等走搏白；独式耜及方以智、吴贞毓，吴其靄、程源、马吉翔等十余人从行。成栋进攻梧州，巡抚曹焯出降。二月，王至桂林，式耜肃殿陛，敕守御，诞告楚蜀各镇，以朝廷所在，荐贤才之可达桂林者。王锡袞、文安之为相；周堪赓、郭都贤、刘远生为六卿；丁时魁、金堡为给事；皆召用。惟锡袞、安之以滇、蜀道阻，未

至。进何腾蛟阁学督师，仓卒布画，皆有体要。兵气再振，行朝始尊。未几，丁魁楚没于藤江，遂陷平乐。桂林震动。王坤又议走武冈。式耜见王，泣曰：臣本以桂林起事，愿与同存亡。况东粤既失，所存惟此一隅。弃之入楚，百武冈何益？我退一步，则人亦进一步。我去速一日，人来亦速一日。半年之内，三四播迁，军民瓦解，何以为国？不听。乃自请留守桂林，驾暂驻全州，以扼楚、粤之中。诏封焦璉富川伯，隶式耜摩下，同守会城；加陈邦傅为侯，守昭平。三月，大清兵围桂林，冲入文昌门。焦璉自行在方至，从数人，控弦提刃接战却敌。大清兵屯阳朔城外，俱降。式耜与璉危城孤守，刘承允兵至，式耜括库藏、夫人邵捐簪珥以犒，终不肯出战。卒与焦璉兵斗，大掠而去。五月桂林积雨，城坏；大兵四面肉薄急攻。焦璉负创奋臂，往来驰救，呼督师抚按分门守，用西洋铳击其骑卒，寻出城大战，自辰抵午，士皆致死。明日复战，大兵引退。会陈子壮、张家玉、陈邦彦等起兵攻广州，以救桂林。于是，成栋解而东，遂复阳朔。桂林被围三月，外坑大兵，内防乱卒，式耜一手指挥，乃得底定。焦璉久将桂，得桂人心。式耜国士遇之。故独得璉死力。论功进式耜太子太傅，封临桂伯。表让不许。请告自劾言：自二月十五至五月二十九，此百六日中，遇患者三，皆极危险，变故当前，总办一死字，亦遂不生恐怖，不起愁烦，惟是臣之病不独在身，而在心。不徒在形，而在神。身与形之病可疗也，心与神之病不可医也。时王在位一年，未有令闻。王坤去后，周鼎瀚、马吉翔更进用事，行在大权，一归刘承允。式耜忧国，故以疾喻。又请还蹕全阳，不报。七月，焦璉复平乐，陈邦传复梧州。式耜表贺。粤西全定，大驾早还桂林，昭告兴陵。王心知式耜忠，制于承允，不能行。八月，大清孔有德入宝庆，遂袭武冈。承胤迎敌。商邱伯侯性遣兵赴难。王自古泥入柳州。式耜疏言：乘舆不可他移一步，滇黔荒远，忠义心涣。三百年土地，仅留粤西一线。且山川险要，兵马糗粮，俱自可恃，惟陛下坚守，无为群议摇惑，以系天下兴复之望。会永州、郴州破，溃兵入桂林者数万，督师何腾蛟、新辅严起恒俱至。式耜修甲兵、营刍谷，促腾蛟再出全州，集郝永忠、焦璉等要言于神，期以同忧国事，皆叹泣稟令。其冬，陈邦彦、张家玉、陈子壮俱败没。式耜闻之，为位东向而哭。十一月，王还桂林。式耜与起恒并相，中外相庆。

顺治五年戊子二月，郝永忠兵溃于兴安，驰至阙下，大掠。王欲西走。式耜力争，谓督师警报未至，营中夜惊，无大恐；众意不能止。式耜曰：果不得已，俟督师归，咫尺威严，士气百倍，若以走为策，桂卮柳益危，来师今日可至桂，明日亦可至南太。反复数百言，起恒亦劝王宜镇以安静。如出，恐桂城遂难保。事且不测，俱不听。夜半，王如南宁；起恒从。夜，溃兵四掠，职官无一得免。式耜伤足，被逼登舟，遇刘远生、丁时魁、刘湘客于樟木港，乃入

民舍，草檄分路四发，暂驻阳朔。召焦璉于平乐入援，湖南将周金汤、熊朝佐亦至，檄简讨蔡之俊先入城，宣式耜令；金事邵之骅部署璉兵，人情始定。何腾蛟自永宁驰回，集胡一清、赵应选等数千人入守。三月，大清兵至桂林。式耜及腾蛟出御退之。加少师，赐精忠贯日金章。璉等皆进爵。式耜念南宁蛮乡，非驻驛所，日为迎驾计，以大清兵尚在兴安，与腾蛟且战且守，谋复全州，以恢湖南。式耜为相，持大体，虽际丧乱，动引古义，如立治朝，多所匡正。广西巡抚鲁可藻，自署两广；故例，东抚称制兼广西，西抚称抚。式耜曰：方今武人多自署抚军，帅一面帝，制辄自命，貽远人笑。予代疏请，御遏不可。周鼎瀚以阁部擅窃，式耜疏正之。武冈之乱，言官弹鼎瀚，以附承允入直。式耜票拟独不苛。曰：王沂公言，进贤退不肖，皆有体。瀚系大臣，应听自免。陈邦传据浔梧，自称世守，不止供。式耜疏驳之曰：今日功晋五等，尚未裂土，且海宇浚剥，假粤西一隅为郊畿；百官六师，于是取给；辄曰世守，岂老成忧国之心哉？式耜虽在外，朝廷之事，未尝不极言力请。疏曰：臣与陛下，患难相随，休戚与共；原自不同于诸臣。一切大政，自得与闻。庙议可否，国势所关，本乱而求末治，不可得也。又念行在久无讲官，经筵不御，石室尘封，何由闻得失。因手书八箴于扇，进之。是年春，金声桓以南昌归。孔有德等退军武昌。夏腾蛟复全州，李成栋亦以广东来归。奉表迎乘舆。江南响应。式耜上疏言：行在大政，履端谨始，不可不慎。臣谓广东军功爵赏，文武署置，一归成栋，不宜更易。且楚黔雄师百万，腾蛟翘首威灵，如望云霓，大驾遽东，军中将吏必谓朝廷乐新复之土，成栋亦有邀驾之嫌，号令既遥，事机便异。请一见东诸侯，俾共瞻至尊音容，面为慰劳指属，然后责其尽意于东，揣势量情，柔远能迩，道无过此。王欲东，式耜再请还桂林，以图出楚。不报。会闻吴贞毓劝王幸广州，式耜急使刘远生入见阻之。成栋自岭还，修行宫，且邀驾。远生奉使至广，谓成栋曰：今爵驻此，爵赏征伐，人疑有私，不可不嫌。成栋乃止。八月，王至肇庆。成栋陛见，首言式耜拥戴元臣，不宜久劳疆场，请召还纶扉，以资启沃。王遣官三四辈，召式耜。式耜念身在西省，则东朝重，且时事遽难逆睹，安危之机在外不在内，辞不赴。时，五岭道通，朝士辐至。李元胤、袁彭年新自东来，与刘湘客、金堡等一见辄契，期以肃清纲纪，培植善类相励，权幸多不便。陈邦傅与成栋争宠。未几，又召何吾驺、黄士俊入阁，祖用敝政，更置台谏，行朝嚣然，水火日深。而式耜以度量包容，公忠调护，旧人新附，皆倚为重。成栋战亦不利。

顺治六年正月，何腾蛟、李成栋、金声桓俱败死。王命式耜代腾蛟，总督川湖滇广军马，赐敕有曰：得卿在桂，朕无西顾，湖南进止，惟任便宜。未几，衡永皆破，赵应选、胡一清溃入广西。式耜请以兵科给事中吴其靄监诸营军

，再出屡疏劝王，以岁月稍暇，财力优裕，宜一心并力修内治以自固，严外备以自强，且积弊之后，易致振兴也。一才一艺之士，靡不收罗幕府，每慨人才凋零。殆尽，凡趺足而至者，非怀忠抱义之人，亦乱世取功名之士；人之精神，岁月不用之于正，则用之于邪；安可驱为人用？故人咸以桂林为稷下。七月，式耜遣胡一清出屯全州。顺治七年正月，尚可喜入南雄，韶州、肇庆大震。王欲出奔，式耜驰奏，言粤东水多于山，不利骑战。自成栋归顺，始有宁宇，财赋繁盛，十倍粤西，骑士材官，南北相杂，中兴根本，杂得易失。且韶去肇数百里，强弩乘城，亦可坚守，以待勤王。今遂弃之，悔可及乎？不听。如梧州。可喜遂围广州。二月，党人狱起，金堡、丁时魁、蒙正发、刘湘客下锦衣卫。式耜奏言：俟扰之时，宜保元气，勿滥刑。诏狱追赃，乃熹庙朝魏忠贤窃权锻炼杨、左事，何可祖而行之？敕班四人罪状，示式耜。式耜封还敕书，言法者天下之至公，不可以蜚语横加考案。且四人得罪，各有本末，臣在政府不言，恐失远近人望。其何辞于后世。凡七疏，始改命三法司，久乃论戍。秋，孙可望袭据贵州。十月，孔有德破镇峡，曹志建溃。式耜遗起恒书曰：今东疆危迫，天下事大都不可为，吾与公身为重臣，遭时板荡，不能拯救，徒以一死塞责，何面目以见天下士？起恒奉书而泣。十一月二日，广州陷。五日，孔有德入严关，桂林城中大乱，溃兵四掠，式耜衣冠危坐署中。时张居正曾孙同敞，为兵部侍郎，监一清军于灵川，闻变南奔曰：安可使留守独殉社稷？自江东泅水至，直入式耜寓。曰：事迫矣，公将奈何？曰：今日是式耜死日，但陷封疆，负国死，悔恨耳。同敞曰：君恩师谊，敞当共之。诘旦城陷，被执；有德谕使降。式耜不应。同敞大骂，白梧击，两臂折，牵出共幽一所。大清军壮其义，间馈酒食，同敞纵饮，和诗歌，题墙壁俱满。闰十一月十七日，遇害。桂人哀号载道。

初，金堡戍清浪，阻兵止于桂林为僧。至是，遣僧义持书上有德，请收葬式耜、同敞。略曰：故督师大学士瞿公、总督学士张公，皆山僧之友也。已为王所杀，可谓得死所矣。敌国之人，势不并存，忠臣义士，杀之而后成名。两人岂有遗憾于王，即山僧亦岂有所私，痛惜于两公哉！然闻遗骸未殓，心窃惑之。古之成大业者，表扬忠节，如出天性，杀其身而敬旦爱其人。若唐高祖之于尧君素，周世宗之于刘仁瞻是也。我太祖之下金陵，于元御史福寿既葬之矣，复立祠以祀之。其子犯法当死，又典法以赦之。盛德美名，于今为烈。至如元世祖祭文天祥、伯颜恤、汪立信之家，岂非与其植彝伦者耶！山僧间尝论之，衰国之忠臣，与开国之功臣，皆受命于天，同分砥柱乾坤之任。天下无功臣，则世道不平；天下无忠臣，则人心不正；事虽殊轨，道实同源。两公一死之重，岂轻于百战之勋者哉？请具衣冠。为两公殓。瞿公幼子，尤宜存恤。张公

无嗣，益可哀矜，并当择付亲知，归丧故里，则仁义之誉，王且播于无穷矣。如其不尔，亦许山僧领尸随缘藁葬，揆之情理亦未相妨。岂可视忠义之士如盗贼冠仇，然必灭其身，狼籍其支体，而后快于心耶？书未上，吴江杨艺衣衰经，挂冥钱衣上，号哭于市。见文武将吏，叩头请收葬。凡两日，见闻者为泣下。令备棺衾殓，艺见义索堡书观之曰：传世文也。然吾已得请，更上书，恐生事。若但同我殓两公，于义尽矣。并瘞北门之园。王赠式耜粤国公，谥文忠；同敞江陵伯，谥文烈。桂林既破，而陈邦傅叛，以浔梧降。尚可喜、耿继茂亦略定高、廉、雷、琼，两广俱破。严起恒从王入南宁，为孙可望所杀。又八年，王入缅；又二年，吴三桂执王去，害于云南。距式耜之死，年十三矣。

论曰：闻之长老；唐桂之际，相国死义者，非一，而虞山瞿公为最。以南都全盛，文武在位，画江自守，仅乃一年；方马百战精旅，望风降附，视去共君如尘垢，瞿公名为留守，身无见兵，徒以忠义激励二三羁縻强悍之士，困守孤城，饷绝援穷，人无怨叛，力竭而死，公何憾哉！张司马别山断臂，不屈，无忝前人；金堡称其有过人之才气，良然！

#### 严起恒

严起恒，字震生，一字秋冶，浙江山阴人。从父谊，官京卫，举顺天乡试。崇祯辛未成进士，授刑部郎，恤刑广东，多所平反。擢知广州府，馈遗却绝，有自粤西载乳石峰如玉笋者，三以献，起恒列之阶前，署其堂曰留石，及迁蕲黄监司，石留广州。由是，清节大着。壬午，移上湖南道，京师陷，归绍兴。福王时，移衡永守道。南都破，罢居南宁。桂王即位肇庆，知起恒名，擢太仆卿，寻晋户侍郎，召赴行在，改兵侍郎，升户部尚书，再晋吏部尚书。大清顺治四年丁亥八月，王在武冈，晋内阁大学士，加太师。十一月，王还桂林，起恒与瞿式耜同辅政。戊子二月，大清兵袭郝永忠于兴安，王幸南宁，以起恒从。李成栋反正，又从王至肇庆。孙可望求封亲王，起恒持不可。陈邦傅等竟矫诏封可望为秦王。可望以故深恨起恒。庚寅二月，尚可喜围广州，王奔梧州；党人狱起，金堡、丁时魁、蒙正发、刘湘客下锦衣卫拷问，血肉狼藉。中书舍人管嗣裘、衡州举人王夫之，谒起恒曰：国势如此，而作如此事，奈天下后世何？起恒曰：吾亦冤之，然无可如何也。嗣裘曰：谁秉国钧，而令至是？相公不可为此言。起恒瞿然索衣冠请对，不得入，率诸臣伏沙滩求免刑。式耜及勋镇各疏申救，堡等卒得不死。起恒亦罢相，居平浪。顷之，王用李元胤，请手敕，召起恒复入直。其冬，广州、桂林破，王奔南宁。起恒从。辛卯二月，孙可望遣步将贺九仪以兵入卫，诣起恒舟，所白事，阴掣舵牙，击起恒入水，左右莫敢救。后三旬，有青山渔人集网见虎从水次负一冠服人上山，哗然，登岸相逐，虎置其人去。冠服不败，面如生。举人杭思斋来视，固起恒也。

密闻于朝，葬青山，阴赐鉴湖先生，号立石。可望逆形既着，王追思起恒，赐谥忠靖。死时年五十二。后十四年，子文驯走葬所，求三日夜不得，傍徨哀恻，有老父引至，识之，忽失其人，遂改葬桂林。文驯奉母居广西。

论曰：起恒虽罕济变才，然居官清，事主忠，遭际末造，行已持论，确守其素。使武夫悍将见而心下，要亦不易。论者记两粤存亡，以瞿、严并称；又言其仪表魁梧，想见隆万盛世相臣之度，遭时不造，先后致志。悲哉！

#### 西南纪事卷五

余姚邵廷采念鲁撰

陈子壮

张家玉

陈邦彦

王兴

陈子壮

陈子壮，字秋涛，广东南海人，万历己未进士第三人，授编修。天启中，父熙昌为给事中，论魏忠贤，杖戍。子壮亦以典浙江乡试，试录语诽谤，坐黜。崇祯初，官礼部侍郎，纠唐王不法事，又议宗室不宜授官，下狱戍。

大清顺治二年乙酉春，福王起子壮礼节尚书，忤马士英，归。五月，南都败。桂恭王寓梧州，子壮议以王神宗子、光宗弟，宜嗣大统。总制丁魁楚，巡抚瞿式耜等皆是之。唐王立，乃已王敷求旧德，征子壮入阁。子壮以闽事制在郑芝龙，辞不赴，而香山何吾驺应召复相。丙戌秋王奔汀，至上杭之白莲，大清兵追及，吾驺走，王仓皇驰，不知所终。吾驺竟归香山。是时，金都御史张家玉，将粤兵数万，将出江西，闻上杭败溃，归东莞。桂王由根监国肇庆，闻子壮先王时议，即家拜大学士、太保、兵部尚书，节制江、广、闽、楚军务；会唐王聿■〈金粤〉至广州，未果行。

张家玉

张家玉，号芷园，广东东莞人，崇祯癸未进士，庶吉士。李自成陷京师，家玉骂贼被缚，贼爱其美秀而辨释之。家玉为文誉贼，乘间南走。马士英方与东林构离，以家玉为周凤翔门人，罗织削籍，居钱塘，与同邑副使苏观生等护唐王入闽。唐王立，为侍讲，见政决郑氏，请出效死行间，命兼兵科给事中，监永胜伯郑彩军。先驱抵广信，解抚州围；观生视师南安。丙戌正月，大清兵围家玉于新城，力战得出；加金都御史，寻与彩议不合，请回粤召募兵方集，闽败报至，遂溃。冬十月，赣州破，观生弃南安，还保广州。陈邦彦谏不听。大清将李成栋略定漳、泉，将窥惠、潮两粤大震。

陈邦彦



陈邦彦，字会斌，广东顺德人；崇祯十七年，闻都城陷，恸哭走南京。上中兴政要书，万七千言，不报。唐王入闽，得其草于苏观生曰：奇才也。召为监纪推官。诏至，而邦彦举于乡，改职方主事；监狼粤兵，驻南安，数为观生图，计不能用。及唐王事败，观生欲度岭议所立。邦彦曰：国自有主，非阁下所急。今大清军全力在闽，宜注意东备，疾走惠、潮。因漳、泉未溃，以控扼之，犹可及也。若以拥立为功，动淹时月，待敌度关而行此，土崩之势，难与守矣。邦彦请留一军，为阁下固锁北门，效死以之，南安士民遮道请邦彦共守，不许，遂全军入广州。时，丁魁楚已奉桂王监国，观生故与魁楚隙不悛；邦彦引义力争，乃遣邦彦奉表劝进，且迎驾。已行，而唐王聿■〈金粤〉至，观生意变。邦彦至梧，闻聿■〈金粤〉立，顿足曰：是寻纵谭尚，亡不日矣。告魁楚及都督侯性，请王速诣肇庆，早正大位，属人心。擢邦彦兵科给事中，赉敕还谕观生。观生颇不安，欲约和。会西抚林佳鼎，与广州总兵林察战没，观生意又变。邦彦乃变姓名，逃入高明山中。十二月，李成栋破广州，聿■〈金粤〉及观生自杀，遗臣子壮等亡匿山谷，北抚佟养甲使人召家玉，不至。土人余龙聚众二万，屯甘竹滩，溃军亡将多往依焉。丁亥春，成栋略定广东诸郡，王弃肇庆西奔，魁楚败死，遂破肇庆、梧州、平乐，围桂林。瞿式耜、焦琏悉力守御，几陷者再。邦彦出自山中，昼夜泣念，禁旅单弱，而湖南疏远，猝不得入援，独乘其未定，得奇兵径袭广州，此孙臆所以救赵也。会东莞焦丽到溶二乡结保，害大军数百人，其渠何不凡，莫子元迎家玉入居东莞。邦彦单舸赴甘竹滩，说余龙乘虚攻会城。龙帅舟数百，道海遇大舟百余，舶于东莞，焚之，遂薄广州。城中民夜掠食且尽。养甲遣骑急报成栋，扬言便道径取甘竹。龙惧，引退。成栋解围东，桂林得完。于是，邦彦起兵高明。三月，成栋陷东莞，家玉敛军到溶。到溶陷，家玉祖母陈、母黎、妹石宝俱赴水死。妻彭被执，不屈断支体。杀举人韩如璜。家玉走西乡，大豪陈文豹聚乡兵，奉家玉，进克新安。邦彦遗家玉书曰：成不成天也，但得牵制北骑数月无西，则浔、梧之间可完葺。是我不收功于东收功于西也。成栋自是不能复西。家玉使张元莹奏事，桂王加兵部尚书，提督岭东军务，右副都御史，而邦彦遣门人马应房与余龙攻顺德，成栋至顺德，龙败，应房被执，赴水死。四月，龙再战死黄连江。邦彦弃高明，收败卒，别徇江门，下之，势复振。养甲得降人，知前攻会城，谋出邦彦，患之，使数十骑掩其家龙山，获妾何氏、子和尹、虞尹，为书招邦彦，不答。判其尾曰：妾辱之，子杀之，身为死臣，义不私妻子也。养甲犹厚待之。会郡绅李星一、举人杜璜，起兵攻肇庆，遂杀邦彦家属，璜等亦死。大清兵攻西乡，不克，家玉遣兵入东莞，战于赤冈。五月，复攻东莞，不利，退保西乡。成栋攻围数日，家玉走，西乡随破，陈文豹等俱见杀。家玉至铁

冈，得姚金之、陈谷子等三千人，攻龙门，入居之，进克博罗及连平、长宁，攻惠州，不克，克归善还屯博罗。大清兵来攻退走龙门。家玉为人有奇气，少好剑术，多结山泽之豪，顾盼自喜，以故蹶而复起，所至翕然。时粤东起兵殉节，甲于他省，以家玉、邦彦、子壮称首。自耕夫女子，至于军伍盗贼，无不识三人名字。邦彦沈练，家玉英果，其人皆出子壮上。子壮老臣，秉直道，不苟立议论为去就，朝野瞻望于家玉、邦彦、父行两人倚为重。家玉在龙门，分兵列龙、虎、犀、象四营，进攻增城入之，所在乡兵特起，故虎贲将军王兴屯新会之文村，高凉崔良楨、潮阳赖其肖等，先后聚众，攻克州县。夏六月，子壮起于南海之九江，邦彦来会。是时，成栋方东击家玉，会城虚，故指挥杨可观、杨景晔及子壮婿前知州梁若衡等，结花山降盗三千人，谋召子壮。定约，子壮攻西南，邦彦攻东北，以七月七日城中三鼓俱发。子壮意喜。谓广城且唾手得。遂先二日薄城，家人盛服至城下张檄被执，可观方与景晔计事，闻子壮攻城，惊曰：死也，奈何，必泄矣！语毕，捕去，养甲使引余人。可观怒曰：今日丈夫斫头耳，终不缓一死，杀天下英雄也，并遇害，花山人皆死。子壮驻五羊驿，邦彦后至，曰：公无再误。今成栋必还救，我伏禺珠苇间火之，公大舰严阵侍其西，成栋败，城必下矣。计定，成栋过禺珠洲，势甚盛，邦彦火舟少冲之，焚其数舟，成栋引而西。邦彦尾之，平明迫子壮军，子壮军不知邦彦至，望帆樯蔽空上，以为皆北舟，阵动。子壮仓卒传令不及，后军拔船先走，成栋因击之，遂大败。子壮退保九江。邦彦乃收兵攻城，城中揭可观、景晔首，邦彦哭祭之，知事不济，退破三水。会总兵霍师连于胥江，前御史麦而炫、复高明以迎子壮。湖南道黄公辅、御史连城璧，亦攻下新会、新宁。八月，清远指挥白尝灿杀知县何甲，迎邦彦。邦彦以清远，广州咽喉，引兵赴之。因横江树栅，绝岭东饷道。九月，成栋水陆二万争清远，会北风起，师连以火舟，出栅大战。成栋败走，悉舟追之，风忽反。成栋还战，师连舟迫珊，不得入，遂溃。师连死，精锐尽丧。成栋进攻城，邦彦、尝灿与大学士朱学熙婴城守。十日不拔，乃穴城，及城实以火器，战酣，城崩十余丈，尝灿死，城陷，学熙自缢，邦彦犹率数十人巷战，自辰及午，肩受三刃，走学熙园亭，题诗于壁，赴池水，牵出，致广州，使作书招子壮。邦彦曰：陈督师誓扶弱主，比之邦彦未败时，有一日则尽臣子一日之责，邦彦有死，不能为此也。养甲使医视创，膳夫进食，并笑却之。九月二十八日，磔于市，年四十五。临命歌曰：天造兮多艰，臣也江之浒，书生谩谈兵，时哉不我与。我后兮何之，我躬兮独苦，崖山多忠魂，后先照千古。肝忽跃起，击监者面，惊怖数日，死。始，邦彦在三水，欲练兵、足饷，大举；仓卒赴清远，布画未定，又大风忽反，天败霍师连，故速即于难。子恭尹走增城，父友湛粹破千金匿之，十月，成

栋马步万余，至增城，家玉缘溪设险，分兵为三，以自救。成栋令杜永和、阎可义分攻之，大战十日，力尽而败。或请溃围去，家玉曰：矢尽炮裂，欲战无具，将伤卒死，欲战无人，丈夫立天，常犯大难，事势已去，乌用徘徊不决？坐待执缚，以颈血溅敌乎哉？起，遍拜诸将，自投野塘中死。年三十三。先后从家玉死者，师林洵、从弟有光、有恒及邓栋材、韩如琰、杨如远等数十人。父兆龙、弟家珍，为人藏匿，得免。于是，成栋专图子壮。十一月，用四姓盗郑昌等为导，破高明，杀前知县李实莲，执子壮及麦而炫，送广州。养甲厚享子壮，曰：不处公极刑，即威不立，以犯旗示之，遂衣以赭，舁游城。子壮被数十刃，呼高皇帝、烈皇帝不绝口，而炫从死。是日，养甲召何吾驺、王士俊、李觉斯、黄应华诸降绅聚观，举酒属曰：诸公畏否？皆鞠躬曰：畏。已改容谄曰：真忠臣！真忠臣！子壮男上图被获，家僮伯卿请寸斩，以赎主人之孤，得免死。戊子春，赠子壮番禺侯，谥文忠；家玉增城侯，谥文烈；邦彦兵侍郎，谥忠愍；以家玉之封，封兆龙、家珍，上图、恭尹皆赠锦衣官。是年六月，成栋以广东归，吾驺、士俊复夤缘入内阁，每朝会，言及子壮，未尝不嘖叹曰：真忠臣！真忠臣！

论曰：董先生瑒与恭尹交，询邦彦遗事，言于书无不读，岁授经入，以遗昆弟友戚之贫者。动止稟庭训，县令以百金聘，典家塾，父弗命往，弗往也。及得冯氏随笔云：邦彦，固子壮门人，信哉！其家庭师友所受不苟然乎。家玉神明英畅，北都陷贼，审权达节，己名盖天下，使声桓举而杨、万存，成栋归而子壮、家玉、邦彦犹在，事讵可量哉！数人者，杀身成仁然国之元气，于斯尽矣！

王兴

王兴，广东恩平人，字电辉，故虎贲将军。

大清顺治四年丁亥春，李成栋略定广东，进逼桂林，陈邦彦、张家玉等各起兵攻复广属州县，兴亦起兵新会。新会有地曰文村，在万山中，大海之濊，接于新宁、开平、恩平、阳江、阳春、连广肇二郡六邑，兴以成栋兵盛，未可辄克，乃入居文村。唐王弟聿鏗暨宗室皆往依兴。兴奉之甚恭谨。成栋来归，桂王至肇庆，遣大理卿连城璧赍诏劳兴，将移其兵度岭，不果。庚寅冬，尚可喜入广州，十郡皆附，独文村不下，累攻不能克。遗臣亡将怀慕兴义来附者，益众。地既阻险，用桂王正朔服色，以死自誓，不臣于大清。乙未七月，可喜大会水陆兵攻兴，入其境，曲屈鸟道，刺竹丛立，多陂塘，骑不得驰，短兵接战，数步一折，皆失所长。大清将盛登科等二十余人战死，可喜乃断要道，重垒堑沟。明年八月，文村食尽，可喜惜兴才，复招兴。是时，义乌金光为平南掾，有侠气，可喜非光言不从，而故相王应华雅善光，尝为小盗所得，献

虎贲营，兴客遇之，令应华作书曰：必得金公绚（字光）手书，来者归款从之，乃遣使赍敕印及子五人谒可喜。可喜厚赉使人，偕其使还报，兴终不出见。是日，宴其吏士，谕以释甲，无贻害生灵。夜分，具衣冠举家自焚。聿锸亦吞片脑卒。兴又有幼子五人，可喜并善待之。是岁，桂王入缅，兴以全滇俱破，行在无主，决意罢兵，卒以身殉。

## 西南纪事卷六

余姚邵廷采念鲁撰

李干德（杨展）

王祥（皮熊）

李干德（杨展）

李干德，字雨然，四川南充人，崇祯四年辛未进士。历官湖南巡抚，御张献忠于长沙，败之，后力不支，退屯贵州之■〈〈牙文〉上女下〉川，以图兴复。会袁韬、武大定自顺庆败而南，干德承制抚之。初，献忠部贼袁韬有罪当斩，率数百人亡命，聚众日盛，号姚黄十三家，所过焚杀。督师王应熊授以副将，使守顺庆。小红狼别部武大定先降于总督孙傅庭。傅庭死，保南山战败，走兴安，踰广元，与袁韬合众数万人，谋突秦而西。大清兵击败之，丧失妇女辎重略尽，收余众万余，弃顺庆而东，过涪入山，由武彭以趋■〈〈牙文〉上女下〉川，归于干德。初，曾英战没，守涪者，为英部下涪阳李占春、项城余大海，闻袁韬由顺庆南下，占春等避之，东走夔州，会朱容藩自肇庆入蜀，取道施州卫，溯江西上，说占春、大海将其众复回。时，大清兵追袁韬等陆行，新镇卢光祖以舟师泊湖滩，所将皆曾英旧卒，不意占春等猝；至战不利，大清兵以全蜀残破，亦北还顺庆。占春乘胜复至涪，结营忠州之平西坝，号万姓营。大海屯花陵河。干德既得袁韬、武大定兵，亦奖率之返斗，入佛图关，据重庆。韬自恃兵强，欲踞诸军上。占春宿将耻为之下，谋夜袭韬军，取干德去。干德素善占验，夜观星象，与韬言宜有急兵。是夜占春至，有备不能克。干德已徙他舟，获其家口。旦复还之。干德虽书生，负宿望，故诸镇争得之以为重。已进爵至太师，咸称李太师云。武冈之变，或传王被执，朱容藩在夔，自以宗室冒称楚世子监国招讨副元帅，诸将皆贺，干德故不平。未几，故相吕大器自黔来，过占春营，具言王无恙，容藩僭窃，不宜辄受爵号。占春遂不复事容藩。于是干德传檄声容藩罪。容藩益困，乃北依三谭，以兵攻石柱司。占春救之，容藩败走，为追者所杀。大器遍历诸营，太息谓干德曰：杨展志大而疏，袁武忍而好杀，王祥庸懦不足仗，蜀事其尚可为乎？回黔至独山州，发背卒。干德及袁韬等既与占春构隙，且重庆乏食，乃使人说杨展，与合兵

杨展字□□，四川嘉定州人，崇祯七年甲戌武进士。官广元守备，从巡抚龙文光入成都，补川镇中军。张献忠破成都，展被执，迸脱其缚，入江沔水而下，至嘉定，曾英等兵起，展亦乘间入犍为，杀伪令，进攻州城。州人开门纳之。展遂据嘉定。献忠死，其党散走，蜀地俱残破，岁复饥，大清兵北还。嘉定近省而险，展善于抚众，遗民余寇相率归展。献忠将去成都，辇金玉沈诸江。展使壮士乘巨筏探求之。数月，获大镪巨万。计民间饥馑厉疫相仍，斗米至三十金，沿道饿死，或父子相烹食，展乃遣使百余辈，赴黔楚告余，前后入米数十百万石，自乡先生以下及弟子员，具贍资，朝夕与处，农人给牛种口米，择田而耕，愿从军者补伍百工，杂流各以艺就食，贫无告者廩之。于是，巴蜀孑遗，赖以全活甚众。是年秋，大获，展遂雄视全川。川人走四方者，述展慈爱，莫不流涕。顺治五年戊子，封为华阳伯，晋锦江侯，以旌展功。干德使至，展意已与干德俱蜀人，又有袁武之助，大喜，约为兄弟，居之犍为，供亿相望于道，久之，展复与占春通问，袁武请丐无已，展不能悉应，遂有隙。干德屡讽展经营川北，展不能听。干德亦薄展，终不可与有为，而谓袁武骁勇才气足资谋，欲杀展而并其众。适袁韬生辰，展具舟亲以牛酒货币致祝，并犒其师，韬治酒高会，展以甲士五百人，长刀自卫，入夜犒从者，酒五百人皆醉，即座上擒展，囚之别室，寻杀之。因发兵围嘉定，诸将奉展妻及子景新誓死以守，久之城中饥人，渐有异志。王祥、曹勋、李占春等援嘉定者，皆败去。于是，内应者以城降。夫人自缢，景新北走，展士马财赋尽归于韬，大定众论俱不直干德，宜宾樊二衡贻书谏让之，诏切责干德，问展死状，诸镇上书请会师致讨。会粤东、湖南丧师而止。庚寅，孙可望据黔，将图蜀，为展讼冤。声干德及袁韬等罪，遣王自奇将兵三万，由川南进，别遣刘文秀精甲万人，由滇渡金沙江，踰大小象岭，过大渡河，出黎州，取曹勋，以袭其后。韬等不知，方悉力拒自奇川南月余，文秀由黎雅趋嘉定，韬等撤师还救，六战六胜，自奇自后掩之，遂大败。韬遁大定，就执，干德全家自沈于水死之。可望以白文选镇重庆，守四川。

论曰：士不讲学敦本，而竞谈纵横功名，鲜不败天下事者。蜀遭寇难，生民以来所未闻，而得杨展为之安全咻噢，岂惟展贤，盖亦有天意焉。李干德虐民而背天，是以负展，名隳末路，功卒不就，死有余恨，纵横之害，于兹可鉴矣。

王祥（皮熊）

王祥、四川綦江人，崇祯末，为九围子隘官，素号勇悍。张献忠陷四川，惟遵义未附。大学士王应熊还自京师，承制即遵义置幕府，以滇人马干行巡

抚事，与监司刘鳞长、王芝瑞等传檄编素讨贼，邑绅刁化神以鬼术募兵甚伙，应熊使涪将曾英袭取之，遂收复重庆。祥亦出师綦江，与相犄角，祥威望不及英，而幕府委任过之。顺治三年丙戌十一月望，大清兵入西充，斩献忠；孙可望等南奔，过重庆，击英，杀之。是月，抵綦江。明年正月，由遵义入贵州，祥等走永宁山中。大清兵略定蜀地，巡抚于内江被难。芝瑞、鳞长皆从间道归。应熊薨于毕节。卫祥于永宁、赤水间招集溃兵及贼之败散者，聚至数万人。复入据遵义，抚谕属邑及綦江，内川皆下。遵义地饶而阻，士大夫避乱者多归之。户口充实，雄于诸镇，朝廷用御史钱邦芑言，封祥为平冠伯。平冠故曾英封号祥得之，一时以为荣，而英旧将李占春等弗服也。会袁韬与占春争长相攻，祥恶占春之强，思与韬合，诱占春计事，伏甲执之。占春杀守者逸归。由是诸镇疑贰。日寻私斗。未几，祥又举兵攻皮熊于贵州。

皮熊本名罗联芳，字□□，江西□□人，为贵州偏裨。范矿荐授总兵，孙可望入贵州，破熊兵乌江，熊走平溪。可望既南趋滇，熊再入平越，收兵复黔，破土贼蓝二等，封定番伯。遵义饥，王祥告余于黔，熊以为诮已虚实，不听余。部下掠夺祥赀，祥怒，攻熊，围黔省三日，败而还。熊陈祥越境见侵之罪，请会诸镇进讨，大小十余战，不能克，各引去。惟黔兵连战深入，相持月余，乏食，熊子文英为兵主，不能抚循，战败退走。祥悉锐乘之，黔兵大溃，争渡，溺乌江死者三万余人。祥亦上疏自理，有诏和解，盟于乌江而罢兵。于是，思南、铜仁、湄潭各郡邑皆归于祥。时，孙可望已略据全滇，诱致黔国公沐天波，土司皆畏迫受约束，兵众日盛，将为西鄙患。行朝忧之。蜀缙绅程源、梁应奇、辜延泰等先后赴肇庆，言祥雄武可大用，乃封祥忠国公、熊匡国公，并建黔播重镇，以防云南。顺治六年己丑冬，可望自云南出犯贵州，熊不能御，走清浪。可望使白文选追执熊，释不杀，因使盟祥。祥狐疑未听。可望怒，使文选将二千人赴永宁，守将侯天锡迎降，给报祥曰：滇兵二十万渡乌江，戒期夹击矣。祥惧，召诸将谋，骁将李定进曰：二三年操刀同室，虽捷亦耻，今拒贼望，胜则直规西南，不幸而败，不失义鬼。仁公何复疑乎？祥终犹豫，自计由真安州入隆武、彭水间，险隘可守。引李、于为唇齿无虑，乃裹其文绣、珠玉、金宝，使牙将以竹夹三千负之先行。宾佐谏曰：公如此举动，彭水间可得至乎？董卓、公孙瓒真何代无贤，众心尽解，多送款可望。可望疾发兵掩之，祥夜走，牙将已先剽其资去。旦失妻子，从者纔百余骑，祥大哭，追至，马蹶不能行，率死士短刀突战，杀百十余人，创重自刎死。明年，可望将卢名臣下涪州，李占春战败野猪寺口，及余大海俱顺流下楚，降于大清。皮熊居黔中，亦不复仕。熊婿张默为水西宣慰安坤师。康熙元年壬寅，有常金印者，自称开平王，后在沾益州被获，词连坤。平西王吴三桂奏请讨水西，驻师二

年，执坤并及熊翁婿。熊年已八十余，抗节大骂，遂自绝食饮四十日而死。一时哀之。

论曰：宋之为两川者，前有吴璘，后有余玠，至刘整以泸州降元，遂顺流下襄阳，江淮俱不可守矣。地无险得人而固，岂不为明验乎？桂王之时，荆扬虽去，蜀黔上游，固自在也。而谋国者，曾不以为虞，置将如王祥、皮熊，一战而败，宜也。虽然，熊之志存故国，久而不怠，经险乃见，弩骀栈豆，于祥有之，身死为笑，曷足惜乎！

## 西南纪事卷七

余姚邵廷采念鲁撰

金堡

邓凯

金堡

金堡，字道隐，浙江仁和人，任气敢言，学古有识。崇祯十三年庚辰进士，知临清州，甫五月，落职。顺治二年乙酉夏，大清师下杭州，余杭人姚志卓起兵复县城，杀新令，堡往依之。志卓败走富阳，堡渡江依郑遵谦。是年，唐王立，鲁王犹称监国，除堡职方郎中，不拜。间关走福州。上书略曰：臣伏读殿下出师之诏，叩头流血，谓殿下立志如此，必能光复二京；逮瞻企逾时，翠华未出，使观望者离心，即砥砺者亦懈体。故千里赴阙，迅请六师，甫至金华，徽州告陷。若兵从淳安顺流而下，则方国安之兵，腹背受敌；从开化步骑并发，直走诸暨，则郑遵谦之兵，水陆夹攻，是无浙东也。藩篱既撤，堂奥震惊，臣恐八闽亦难安枕。今日为天下大计，两言而决耳。曰：殿下出关则混一可期，不出关则偏安亦不可保。今日为江左急计，三言而决耳。曰：不复徽州不可以保浙东，不复浙西不可以绝杭州，不复上江不可以制金陵。请命定边侯郑鸿逵精兵疾走徽州，即恢宁国，而杭州之事，一委之靖边侯方国安。计国安未能越杭而略浙西，则姚志卓勇而知义，有众七千，见屯临安，全营可拔。金有镒杀妻子而兴师，力战三捷，威名顿着。郑遵谦列营江上，固守绍兴之外，犹可出偏师以相犄角。三将合势，出没嘉、湖、苏、松之间，绝其粮道，断其声援，不过二旬，四郡之兵，伏而未发者，收之可得十万，即杭州守兵，直游魂耳。按臣黄澍愿以身任上流，诚能破群疑，以责后效。使左帅部曲一呼而应，亦足联横江楚，与诸将会于南京。然后徐图冀北，此所谓三言而决者也。殿下躬擐甲胄，祇谒孝陵，此由日夕胆薪，义不旋踵，而克期屡改，计群臣所以爱殿下者，不过曰：天子之出，宜万全；兵饷未充，不敢以君为孤注而已。汉光武骑牛杀尉，有何富强之可因？麦饭溲沱，有何万全之足恃？藉令殿下不阶尺土，遂不能徒步奋呼，建中兴之大业乎？且宋真宗据天下之全，故奸人得进

孤注之论；今殿下亲高帝之孙，身托天南，时危势迫，方当自以为孤注，激发忠臣义士之气，何地非饗？何将非兵？若直为此迟回，坐失大信于天下，岂有空言笼络足以感动人心者？臣恐敌国有以窥殿下之浅深，事必败矣。此所谓两言而决者也。王召对，嘉其才气，且大用。堡见闽事不可为，自请会师钱江，经略三吴，以礼科给事中兼职方员外郎出监郑遵谦军。顺治三年丙戌正月，堡至钱塘江，遵谦拜诏，将遣子懋绳迎驾，越中文武大哗，以堡故不受鲁王官，而从闽复至，动摇人心。且黄澍已北降，大清复疏闽中愿挈上江归朝，并合何腾蛟通刘洪起规取中原，冀湔前愿。堡信之，固谓可用，以故群议不服。陈函辉密启鲁王，请杀堡。堡上启以为更始，称尊刘演止居大司马之位，湘阴继统，刘崇亦守节度使之官，演岂甘以贤让不肖，崇岂甘以父让子哉？恐一家之中，有二天子，即外患得以相乘也。殿下以侄事叔，则唐王既非湘阴以贤事圣，则唐王并非更始，即上表称臣，拜疏迎驾，岂遂为屈己乎？两大相抗，必至于离，两离相戾，必至于败。使敌国得乘瑕观变，坐收渔人之效；恐文武诸臣，不得辞其责矣。诗云：兄弟阋于墙，外御其侮。今当御侮之时，自启阋墙之衅，窃为殿下惜之。殿下诚能息群喙，以奉一尊，异日光复二京，祇谒寝庙，唐王之功，不过汉光武，而殿下之德，乃过于周文王，厚实不亏而显名烂焉。即唐王亦安能屈殿下哉！不听。令旨下法司究问。堡奔黄鸣俊于衢州，还至行在，起终制，不许。夏，浙东陷。七月，大清兵度仙霞，八闽大震。堡以三策说上，言今日之势，诚能大戒文武，直走湖南，用何腾蛟之锐，竟捣荆襄，传檄雍豫，中原豪杰，必有响应闻之者。以为殿下从天而降。此上策也。移蹕虔州，疏通江广，兼顾闽浙，丁魁楚后勅于南雄，万元吉前茅于建抚，急呼楚师为之连臂，此中策也。抚慰溃亡，并力一战，胜不虚生，败不徒死。此下策也。若往来延建，观望经时，轻骑叩城，避不暇出，为无策矣。上不能用。堡屡疏语侵郑芝龙。芝龙欲杀堡，曾樱密奏上，请听堡终制，以安全之。堡遂去。及闽败，卒如堡言。是岁，堡避地湖南，遗督师大学士何腾蛟书，言中朝举动，无以大服人心，小则有河北方命之忧，大则有许下擅权之衅，即使光复二京，亦非国家之福。腾蛟深以为然。丁亥十一月，以瞿式耜荐，达肇庆行在，上疏陈八事。一曰：朝政不宜独专也？臣谨按祖宗设官，虽阁臣不摄部务，文安侯马吉翔护殿下于险阻之中，积有功勤，赏以通侯，谁曰不可。前者阁衔之加，吉翔陈谊力辞，可谓有礼。然辞阁衔而不辞阁权，得无避名而居实乎。勋臣有事则挂印专征，无事则理京师，戎务其不侵文臣之官者，制之也。其并不掌卫臣之事者，尊之也。吉翔督理京营，掌锦衣卫，则已自褻矣。复参与机务，是内阁也。与会推大僚，是六部都察院也。章奏进止，悉在其门，是通政司六科也。诰敕经其看详酌定，是翰林院也。出入内庭，口传天语，是司礼



监也。举天下人之分理而一人任之，三百年无此法，三百年亦未尝有此人；权震世者主危，威震主者身危；度亦非所以爱吉翔也。一曰：勋封不宜无等也。思恩侯陈邦傅，攘反正之伐，遂晋上公，已为江粤诸勋所笑。一旦世守，专恣妄行，臣察浚州奉旨则居守耳，以居守之旨，行世守之敕，可乎？有此敕，是交通干乱政之禁；无此敕，是矫诏犯不道之诛。且朝廷颁赏，自有常经，功不一人，渐何可长？使封疆可以割裂，则天子将为寄生；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？一曰：罪镇不宜久纵也。闯贼郝永忠，本我冠仇，暂归绦索，未尝遇敌，一战而震惊乘舆，戕贼内地，顷且残靖州、逐勋镇矣。陈友龙反正之后，有力恢宝武之功，永忠偏布流言，谓勋辅腾蛟令其报仇，欲以离义士之心、败督师之望，永忠降敌不可，事主无能，势且白头作贼，而敕旨煦濡，如奉骄子，使得借朝廷之刃，杀朝廷之人；跋扈神飞，忠贞解体；殿下下一诏削其官、声其罪，使天下知其为国法所不赦，即幸逃斧钺，亦必有斩木揭竿、为万姓雪愤者。永忠特献忠之续耳。殿下何惮而不为也。一曰：中旨不宜频传也。臣闻辅臣票拟，不当上心，驳改再三，竟传中旨者，果出自殿下之意乎？祖宗朝军国万几，上每日御文华，或在暖阁，召诸大臣面决可否，即庙算确有稟成，而票旨仍归阁下。所防在旁之奸，绝神丛之借也。今外廷之臣，脂韦多而骨鲠少，大之不能引烛焚诏，小之不能叩阁力争，如果出殿下之意，何不以一切庶务听各衙门率由旧章，而重大机宜，令辅臣上前公拟，取自圣裁，务求至当。殿下既有忧勤之实，且得以长料事之智，益知人之明，奈何使天下之人，一疑其斜封垒敕，一疑其口敕处分也。夫用人而传中旨，虽君子亦谓之进自他途；行政而传中旨，虽良法亦等于出之私意也。一曰贪墨之风，不宜自内廷始也。纳饷得官，殃民蠹政，殿下既不能禁之于外矣，亦宜谨之于内；乃一朱议■〈彳 充〉也，明旨业云抚按交参，赃私狼籍，而听其输饷，令都察院严追进解，未几，命以监司推用矣。未几，复补平乐知府矣。使议■〈彳 充〉而贤者，则无赎可追，议■〈彳 充〉而不肖，仅有罪可赎。论语曰：子之不欲，虽赏之不窃。今遂赏其窃矣。然则输饷有异于分赃乎？都察院非追赃之官，平乐府非偿赃之地。是一举而三失也。朝廷不以正率，安能申饬群工，即日下哀痛之诏，何益于民生吏治耶？一曰：调停之术不宜自言路开也。言官者，是非可否所从出也。天子曰是，言官曰非。大臣曰可，言官曰否。言官固未尝无功罪也。潘世琦之与吕尔珣一旨，而得两非；吴其靄之与谢昌三疏，而未尝存一是。显示以不明不白之状，而隐示以一轻一重之权，则阴阳消息之祸，必有不可胜言者矣。夫使言路可以调停，则天下复有何事可容分别，此固巧于立仗马寒蝉之榜样者，臣不愿为殿下听之。一曰：义兵不宜概行摧折也。天下之以起义冒官而行私者多矣，然在朝廷自有机权，以鼓舞开其初，以察核谨其后耳。秦皇四海既一，且

以销兵生草莽之心，今战争未已，每见归农之令，将无早计乎？道路争传，揭示通衢，谓「破家起义、全发隐山」八字，见之欲呕。以臣虚公之论，行己各经权，彼此不容偏废；凡为国家矢报智以济忠者上也，愚以成忠者次也，其中破家起义，亦有用之才，全发隐山，不过无用之士。然揆之名教，未为得罪，亦何至于欲呕哉？夫出于一己者，固天理之存亡；传之四海者，即人心之向背；不可不慎也。一曰：奉使不宜滥及非人也。声教既阻，文告为先，荆棘少通，使命特重。或以一人规一路，或以一路规四方，朝望既轻，首尾皆断。今负贩之夫，苟且得官，皇华载道，顷闻恭慰山陵，令江右赍奏通判吴之俊，加以部曹，附便前往，此何等大事乎？南都自有亲臣大臣，如不可往，复安用此？谓殿下轻天下可也，倘谓殿下轻祖宗可乎？周鼎瀚以小人之尤，不容于朝，姑为昼锦之计，而明旨令以原衔颁敕，辱朝廷而羞当世之士夫，四方以二祖列宗之歌思，未尝敢有轻殿下者，奈何用匪类以自轻也。疏入，陈邦傅、马吉翔诸用事者，皆大愠。李成栋使人读堡疏，惊曰：朝廷尚有如此人乎？即以原官掌兵科，堡直声震南中，既受命，复上疏：臣窃惟天下之势，起于西北，而迄于东南。今乘輿越在端水，尾不可以起脊，虽运会日新，譬之散钱，未见能贯。夫耳目不限一肖，而精神周于六合；使英雄竞起，咸仰天子明见万里之威，然后可以大一统。殿下不以臣不肖，俾承乏兵垣，其筹划固与中枢相表里，则在兵言兵，不敢以刍蕘自匿也。古之有天下者，横戈跃马，以争中原，则八闽、两粤无暇顾盼。乃者，警蹕所在，即八闽得为两粤之重轻，勋臣李成栋以全力下虔，期会章门，而偏师驻于潮惠，则欲使海波不惊，亦宜有将伯之助，臣昔事思文皇帝矣，郑芝龙欲以私憾杀臣，而臣独知其子赐姓成功朴忠勇敢，气志过人。顷闻血战三年，不视芝龙一字。盖匪躬之忠，干蛊之孝，未有如是兼至者也。臣察闽中兵非寡弱，特以兵不一将，将不一心，彼此相顾，无由独发。殿下何不下特诏一以其事，责之成功，使得合将士之涣离，戢宗藩之覬觐，陆以通入浙之关，水以断窥粤之路；即自温宁以抵登莱，悉有奇兵并捣之用。此当议者一也。三吴为财赋奥区，贤士大夫之所聚，倡义之烈，及今未散。殿下慎选大臣勋德才望足以服人心而操大柄者，命之督师南京，未复则可以宣布威灵，奋扬旗鼓，已复则可以肃清宫禁，祇谒园陵。经理征输，疏通师旅。然后开府维扬，合山东而恢河北。此当议者二也。湖南诸勋，曹志建、赵应选等既至衡阳，宜以一往之锐，竟出茶陵，与豫章合势。湖北诸勋，马进忠、张光翠等直走武昌，三路建瓴，不期可会。然后督辅腾蛟居中节制，仍于武昌谨备行宫，以待驻蹕。此当议者三也。制辅胤锡，已合夔门之兵矣。臣窃意李赤心十一部出河南，而谭文等分兵助川督出陕西，易地则无功也。夫吴三桂之据长安也，必一得当，以报我矣。起而与赤心为仇，则势不可以速下胤

锡之调度，故已得宜，然后镇襄阳以结三川、秦豫之局，此当议者四也。夫如是，囊括四海之概，殿下已运之掌中矣。殿下整肃禁旅，朝夕组练，亲御甲冑，由楚以恢西北。此大圣人之所为一统之全局也。由江以奠东南，此中材之所为，偏安之半局也。殿下缅思二祖列宗之鸿功，知必不以中材自画矣。时，李成栋方出江西，应金声桓；何腾蛟亦由衡、永，将规长沙。堡志意弘远，谓中兴可立待。意欲南合朱成功，东合三吴之士，西合谭文等，图北方。次者，亦取南京。然谭太围南昌益急，而高进库坚守赣州，成栋不能进。未几，马进忠、李赤心弃常德，来湖南。湖南军乱。朱成功、谭文等卒无成，而吴江吴易、松江吴胜兆、陈子龙，宁波华夏，余姚王翊，会稽陈天枢，亦已先后败矣。湖南北岭东西间，屡失屡复，悍兵骄将，剽掠征派，彼此设官张吏，民不堪命。而黔蜀诸军，无重臣弹压，自相吞斗，所在崩解，为敌所乘。堡痛愤以为朝廷不守法度，故外臣不奉节制。太阿旁落，故非朝夕。愿朝廷赫然震怒，整率六师，申明约束，厚集禁旅，以重驭轻。高皇帝时，命将四征，皆圣祖亲为部署。可法也夫。朝廷根本，岂待远观；使马士英不相，则左良玉安得称戈。刘承胤不将，即张先璧何辞税甲。惟庙堂之上，处置失宜，而邦域之中，纵横并起，遂使一家为鹬蚌之持，邻邦获渔人之利。覆辙昭然，惟殿下留鉴。戊子正月，陈邦傅修怨于堡，请为监军。大学士朱天麟拟旨，着即会议。丁时魁怒曰：堡论邦傅，即请监纪；堡又论郝永忠，若请其头，亦与之耶！率科道官十六人入丹墀大呼，缴印于内阁。王方燕语，闻变，翻茶沾服。命李元胤出谕诸臣供职。天麟即日罢相，堡陈谢。李成栋、金声桓败书踵至，堡方注籍，闻报，即出上疏言：江广反正，在我为忠，在彼为叛。诸臣自计身家，退死进生，不待智者而决。阎可义出镇南雄，而分李栖鹏守韶州，即势益弱；则杜永和当移驻也。董方策全师而归，锐气未挫，当扼守英德、清远，策应南韶。察广州诸镇，微有不相下之心，枢臣刘远生将命月余，已着诚信，请再敕之往，相机调度，布置可周。三水一带，必厚集水师。今哨船每处不过千人，当增益之。闻王兴可用，请遣连城璧；崇阳旧旅可用，请遣朱盛浓；至怀集一路，直过德庆；若以轻骑径捣，则东西路断，当设重兵戍之。叶承恩兵少，此当则议征调也。京营不饬，臣曾言之，亦未见募练，则总督戎政马吉翔，总督禁旅李元胤之责也。今年木星逆行。留太微垣荧惑，复犯太微，岂有天子所在，无精甲万人，可供一战者乎？宝衡再陷，粤西剥床，胡一清新败之后，孤而无援；焦琏之力，不能兼顾东事；闻刘才鼎有众三千、马五百匹，当别敕调之，以备缓急之用。留守瞿式耜，已赴全州，西抚当速推定。王谕堡即出视事。堡貌癯而行清，任刚先物，与袁彭年、丁时魁、蒙正发、刘湘客弹劾依附，中外号为五虎。其劾何吾驺，语多过激；劾吕尔珣疏，有「昌宗之宠方新、仁杰之袍何在

」等语，犯上无忌。王及慈宁王太后故衔之。一日，太后垂帘，召吾驺；堡为解释。堡奏对复忤慈宁。宫人郭良璞为司礼监，夏国祥妻有宠于慈宁，堡参吾驺，及国祥，由是祸机遂烈。孙可望使杨畏知来贡，请王封。堡固争，三百年无异姓王。且可望启而不臣，其心可知。惟朝廷裁之以礼，无为所挟持，传笑远迹。大学士严起恒主堡言，而陈邦傅矫制遣胡执恭入云南，封可望为秦王。堡论邦傅、执恭交通贩国罪。朝廷不能问。是时，李元胤善堡，诸忌堡者称为护法韦驮。杜永和雅重堡才望，然怪其汲汲持论，尝因入朝请罢六科会议。堡争之。己丑正月，南韶破，大清兵数道俱进，王遽议西避。堡固争，东西将士恃乘舆威灵效死守战；王一动，人心摇；两会城必难保。且国家更有何地可适？邦傅非社稷臣，忠贞破亡之余，不可恃。舍此而西，则依贼望，后必悔之。不听。二月四日，王舟泊梧州江干，廷臣合疏论五虎结党擅权，欺君误国罪，下堡等锦衣狱，杖八十。堡创特甚，碎磁甌出血复苏。大学士严起恒申救，三法司会讞，戍堡清浪，会阻兵，未得达。堡过桂林，守辅式耜留堡书记。辞曰：朝廷罪人，安可私佐相公？且时事已去，非敢爱死。孔有德破桂林，堡为僧，后返浙，死于平湖。

论曰：自万历后，门户之祸，与国相终始。即五虎之狱，举朝鼎沸，越数十年犹传闻异词，訾誉交半。学士大夫动言好古尚论之难；若是，余纂金堡传，凡数更，卒乃存其奏议，略其弹文。俟后之君子讨定焉。堡为僧后，尝作圣政诗及平南王年谱，以山人称颂功德，士林訾之。余初未信，及问之长老，皆云要之。堡之才气，自不可及哉！

### 邓凯

邓凯，江西吉安人。其先自河南新野。自言家族虽微受国世恩，性粗戇，读书知忠孝节。大学士杨廷麟等建议赣州，凯从之。及败，督师万元吉、吏部龚棻寄孤于凯。凯故不死。顺治四年丁亥冬，抵攸县，知其父以去年三月被掠受戮归，举旅为父复仇，九过家门不入。久之，兵散，潜匿吴楚山界。时，两广已破，桂王入安笼。大清绘形购凯甚急。凯仰天曰：得一面吾君，死亦瞑目，乃冒险西行。丙申十一月入武冈州，为孙可望所阻，隐于永宝山。

戊戌二月，始达滇都，陛见，命守大明门。四月，大清兵破贵州。十一月七日，桂王命内臣李崇贵召凯，入谕曰：尔老成忠义，可护东宫，望发滇都，每过涧逢险，必下马扶掖。明年己亥正月四日，王入永昌府，留四十日。又正且望发永昌。十八日，至腾越府。二十日，发腾越，扈驾靳统武所部皆可望旧兵，二十四日将下营，尚未炊，扬武营到，言各营俱散，追骑甚迫。马吉翔、李国泰趣王即行，夜迷道，散走左右，旋及明，仍在故所。贵人，宫女、文武资囊尽掠去，独国泰、吉翔辎重无恙。晨遇孙崇雅乱兵，在后者复被害。又

明日，统武间道弃王去。二十八日，王入铜壁关。是为缅甸。缅人来约，去弓刀，勿惊百姓。众不肯。吉翔传旨，遂释兵器。沐天波欲奉王子入茶山，后不可。二月朔，至河，缅人诡甚，以四舟来迎，令半从陆路发。吉翔等不顾王太后、东宫，遽开船。太后怒，王曰：老母且不顾及，此何怪行？延久。十八日，始至井梗。缅人止勿进。二十一日，报大清兵四路来请，敕阻之。议可去者，各推诿。凯奋然曰：主忧臣辱一死何辞？行人任国玺愿同往，吉翔恐宣其过恶，语缅人曰：二人无家口在，去不来矣。会报各营去乃止。缅人以敕书与神宗时敕宝差分寸，不信。出沐国公印，乃信。天波欲道户腊，走孟养。吉翔力阻。而先发陆路者，以前白文选兵抵亚哇城，肆杀掠，饕饱去。于是，缅王恚曰：此非避乱来，乃图吾国，为内应外攻兵耳。发诸蛮围之多，被其死伤。或逃各村者。晋王总兵潘世荣降缅。通政朱蕴、金翔山、中军姜承德各缢死。四月，蛮漠报有兵来迎驾，姓祁名三升，凶不可当，遣锦衣卫丁调鼎、考功司杨生芳往。吉翔矫敕与缅隘官曰：朕已航闽，凡有官军俱斩讫报。五月五日，发井梗。七日，至阿瓦城。八日，至者梗。奉王居竹城；草房十间，军官各架竹屋。缅妇日贸易如市。人人以为太平。舍礼貌而嬉。达官徒跣、短衣，席地笑语。缅官熟视曰：天朝大臣，行止如此，天下安有不失乎？八月，诸蛮朝缅，沐国公过河，令跣以臣礼见。归而泣曰：吾为上屈，任国玺及礼部杨在各疏劾，留中。王病足苦号，诸臣酣歌自如。蒲缨居西华门，大开赌市，昼夜呼卢。王亲与杨太监争赌不明，拳殴至碎衣帽。九月十九日，缅进稻谷，吉翔宰分，私其戚。凯不平曰：老贼生死尚不知，死后厚藏，何人惠受？翔步将推凯，失跌几毙。沥血陈表，追言父死难状，诰赠四代荫子入卫。九月，晋王有奏迎驾。内有三十余疏，不知曾达上览否？今与缅王约，何地交递。诸臣在内，但图安乐，全无谋议，若何出险等语。久之，无声。闻又拔营去。有潘璜者，幼而倾险，能缅甸语，诮缅甸消息，以诬上翔女以女翔（？），牢笼文武。求职者俱称门生。湖广道御史邬昌琦，自蛮漠来翔，奏曰：昌琦忠贞，此日行囊萧条，赐金二两，升河南道，掌六科事。任国玺欲转江西道，亦称门生。凯讥之，答曰：吾非为官，居台中可劾吉翔。乌撒知府王祖望，晋藩下人，颇知医。一日，中宫病，用药稍愈。翔畏其凶暴，以礼部主客司许之。初，司礼李国泰称倔强，翔有过，辄举拳前殴。翔谓人渠用拳，我止用一勾诱之。双陆诡以钱输，又向泰贷银，月倍息。泰自是欢言无间，遂为腹心友矣。翔、泰合奏：外有大臣，三日不举火者，王怒，掷皇帝之宝，命掌库太监李国用碎之。国用叩头曰：臣万死不敢碎此宝。翔、泰鏊碎，散给。次及凯。凯泣曰：凯无劳于国，且福薄，誓饥而死，不受。邓士廉升吏、兵二都尚书，敬阿翔，每事必先通翔。弟雄飞，拟出外任都御史，翔婿杨在守正常，向人恨翔所为，然事亦须关

白，亦拟入阁办事。任国玺请东宫开讲，有旨：秋凉举行。岁余不举。又私启翔，翔不应。国玺进宋末贤奸书，翔见之，切齿。上览之竟日，国玺抽去东宫典玺。李崇贵，益王副承奉也。教东宫读。谓人曰：自古帝王，坏在吾辈，幼侍读书，止诱之作戏，后登大位，必不明正道。可叹哉！盖为国玺发也。辛丑二月二十八日，巩昌王密遣缅民赉奏云：恐有害，不敢速进，期缅人送出为上策。王答玺书甚切。越五日，师进，距行在六十里，作浮桥，将渡。已复退，内有潜敌血议杀翔、泰二人，奉东宫夺路出者；觉，俱见杀。四月，蒲纓索翔滇都通贿银两。以前元江土官图总督敕印，开缅甸为省，各行在奔幸，听许八千。时，翔、泰同心则事成矣。因翔欲独肥，故迁延；然纓已代土官输百金，翔不应，遂发其事。众议偿半。五月，翔、泰请开讲，任国玺不可，后五日，传礼部杨在侍东宫讲书，赐坐。是月二十三日，缅酋杀兄夺位，来求贺。七月六日，缅护守官使通事来言，劳苦三载，老皇帝及诸大臣何以答我？前年五月，我王子欲害汝，我力保之，王不能应，诸臣亦无与者。缅官含忿去。十六日，请当事大臣过河，俱惮往。缅使来曰：此行无他故，我王子虑汝众人立心勿恒，邀饮咒水，可听贸易出入，不然何以谋日用。十九日，翔泰勒文武大小并去，侍从无留者。凯以伤足蹇行，独免。一内臣老，亦免。既去，缅兵三千人遂围行在。呼曰：若等大汉，可共来决死，不出亦死，众犹豫延，久乃出，出则三十人缚一人，如合围。王与中宫将投缳，凯进曰：君死固当，太后髦，将畴依？弃社稷不忠，舍母不孝，乃止。缅兵入宫，争搜财帛，二贵人、宫女、诸臣妻女，多自缢，累若瓜果系木。王及太后等二十二，人逼斗室，始已历未，通事引护守官至。呼曰：止！止！勿害皇帝及沐国公。时，尸横遍地，缅人移王沐国公所，小大二百余人，并居一楼，号哭之声，闻于数里。凡三日，有寺僧私送饮食，乃知前过河饮咒水者，已俱遇害。惟沐国公及王升、魏豹、王启隆各伤数人死，有王亲小子来安，年十三，给擒者曰：我授若金磬，折作取金，抽小刀，抵杀人而后死。二十一日，缅仍修故宫，请王入居，贡米铜物。二十五日，又进铺盖、银布颇厚。乃曰：我王子实无此心，此吾民怨汝军将在外杀掠，故为此也。王卧疾，有医来，治男女病，死者甚多。凯又曰：凯过陈通事家，问陆路人消息，彼曰：有妻小者，止二十日路上，越四日，俱被杀。其寡汉，止月余路上；彼地有一小国，缅王数侵夺之，掳其王，比天朝兵至，小国又反，与陆路人谋曰：若辅我，俟大兵到，同举事，陆路人入其国，今又不知何如？十一月十八日，王召凯入宫曰：太后病矣，天意若不然，使太后骸骨归故里。又曰：文选劳绩多，我负之，未封亲王；马宝未封郡王。又言：滇黔百姓，供给大军有年，今不知作何状？顾凯流涕。十二月三日晡，时有缅官来见，请移驾。曰：汝兵将近我城，我国发兵，当由此过，恐惊扰

。言未毕，数十蛮人将王连机舁去，两宫悲哭震天，遂以肩舆三，舁太后、王后、东宫，侍从俱不及随行。五百里渡河登岸，昏夜不识何兵。二更至营，始知为大清兵也。明日薄暮，凯匍匐王帐后曰：君幸自决，使老臣得死所。王曰：然有太后在，且洪承畴、吴三桂世受我朝恩，岂毒及我母子乎？六日，拔老营，复向阿瓦，欲攻緬，不果。九日，长发归滇，侍从俱与马。王膳皆金盆，进鲜服。内官、宫女、王亲妻妾，均给衣被。康熙壬寅三月十三日，入滇，进膳服有加。四月四日，大清军牵凯发满洲镶黄旗章京朝家，凯辞，王及东宫、太后、中宫俱默然遂出。是月二十五日，王遇害。凯为僧昆阳州普照寺，不知所终。

论曰：邓凯书称缀衣虎贲之属，依依犬马之恋其主。古者，圣王遇臣下，小大莫不加敬。盖为此也。明亡流寄蛮甸，生民以来所未经。但桂王过慈寡断，见小忘大，以致诸奸蒙蔽，阻贤任邪，三尺之童，知有今日。因作也是录，追录己亥以后细甚事，备后之览古者，想见而悲悼焉。

## 西南纪事卷八

余姚邵廷采念鲁撰

沐天波

杨畏知

沐天波

黔国公沐天波，黔宁昭靖王英十一世孙也。崇祯三年，父启元薨，嗣立，挂征南将军印。时，天下大乱，独云南远，不被兵，号为安乐。沐氏世保爵土，得诸土司心，明兴以来，勋臣贤守方面者，推沐氏。张献忠既入四川，滇、黔震恐。天波使武定参将李大赞，防守会川。大赞狙狻，数侵元谋土酋吾必奎地，遂构乱。先是，天启初，贵州水西安邦彦反。四川乌撒酋长安效良、云南土妇设科、武定夷目张世臣、东川酋长禄千锤，皆应之。巡抚沈敬介发必奎兵，与诸土司犄角，讨斩设科等，进复炎方、松林、沾益、倘塘四站，蜀道复通，效良亦缚送贼党安应龙及乌撒卫各印来献。道被掠，怒，复合水西犯滇。必奎又力战却之。自是，邦彦就抚，滇中始有宁宇者数年。必奎自以功多，而为大赞虐使，积不平，故叛。乙酉秋，据元谋，陷武定、禄丰诸府县。蒙自土舍沙定洲者，父源尝，与阿迷普名声，同调征水西，以女妻名声，无子；江西贾人万氏，有女倡也，名声嬖之，娶焉。生祚远，已而名声死，归沙氏，破数家，最后妻定洲。定洲年与祚远相若，又嬖万氏，以为谋主，遂兼阿迷、蒙自二州，稍告讐诸土司侵掠之。天波与抚按不能理其曲直，定洲南拓地至交关，与交趾为界，兵势既盛，遂轻黔国。必奎之叛也，定洲实与约，故决计，天

波发诸司兵，檄蒙自二千，定洲赴以五千，至省而必奎已诛，殊失望，留屯城外不去。公府饶于财，滇人于锡朋、饶希之游门下，积多逋负，惧罪，辄见定洲，夸沐氏世宝，以动其心。天波表定洲参将厚犒使归。十二月二日，入谢天波，因祠祀，不即见。定洲入门，大呼都司阮韵嘉、参将袁士弘、张国用内应，甲兴沙军拥入，纵火大掠。天波自竄走西城，太夫人陈、夫人焦走北门。曰：吾等命妇，不可为贼污，举家自焚死。弟天泽、天润皆遇害。知宁州禄永命帅兵巷战，从官周鼎止天波，留讨贼，疑鼎见给，杀之，遂走楚雄。定洲悉得沐氏世宝，据会城，劫巡抚吴兆元，檄止救者。又上疏南京，言沐氏不道，赖沙军定乱状，请升秩世授以定洲代天波。又至禄丰，执前大学士王锡袞、使居贡院号召。明年丙戌，定洲追天波于楚雄，分守副使杨畏知、推官王运开坚守，导天波走永昌。定洲追至下关，遣其党李日芳陷蒙化，王朔陷大理，俱屠之。畏知乘贼西，加修楚推城，传檄讨贼。土司响应，贼还攻楚雄，自春至夏，不能拔，始去。击杀禄永命于宁州，已定迤东，复围楚雄。天波以故得安居永昌。崇祯之世，石屏土司龙在田及副将许名臣，奉总理熊文烂檄，援荆襄，识张献忠部将孙可望等于幕府。至是，在石屏为定洲所攻，闻可望等已入平越，使人间道告以乱曰：亟趋之，借大义，滇可定也。可望遂诈称黔国夫人弟焦侯，请兵复仇。滇人受沐氏世恩，怜天波在难，唯恐其来不速，及至，乃可望。顺治四年丁亥夏四月，可望至云南，定洲解楚雄还战，大败，走阿迷城中，执献阮韵嘉、袁士弘，送楚雄，诛之。可望遂据云南，引兵西，畏知出御，被执，因说以反正。可望故称为黔国公报仇，两以名义相羁，为书告天波。天波不得已，遣子忠罕报使，可望使刘文秀至永昌迎天波还府，车裂于锡朋等，以谢国人。明年戊子春，沙定洲伏诛，天波具衣冠，谢雪家难。后见可望悖僭，虑祸避远权势，独与杨畏知燕语而泣。可望定贵州，竟杀畏知，迁桂藩于安笼。李定国迎桂藩入滇，以天波世勋，充班首官，寄心膂护从其冬，可望举贵州归大清，使张胜袭云南，定国、文秀俱出屯交水，王尚礼谋翻城应。天波觉之，挟与入朝，以宿卫守之。天波故善流星锤，常携袖中。是日，恐左右有变，出锤舞，纵横盘击，观者皆披靡。尚礼俯首叹曰：吾已为槛中虎，不复烦君侯攘臂也。可望降，贵州来归，滇都群臣皆进爵。天波辞，以世被国恩，无以报，不敢复受新秩。久，知国势去，誓身殉，使其子分贲各土司，冀存先祀。焦夫人死，侍女夏氏归母家，两经大乱，不辱为尼。天波念其节，使任家政，遂不得娶。已从入缅，夏氏自缢。时死者撑拄皆为鸦犬所食，夏氏尸弃十日，卒得收葬。至曩本河，缅人闻黔国来，犹下马罗拜。至蛮漠，天波与国舅王维恭、典玺李崇贵谋曰：主君入缅，我辈宜奉少主进茶山，可调度诸营，且使缅人有所惮，在内亦藉以为重。王后不可而止。及井亘，缅使传语出，神宗玺



书合今篆差一分。天波出己印比之，乃服。盖缅自万历二十二年有内乱，请救不应，即绝贡矣。居井亘月余，天波与蒲纓王启隆集树下议，缅意日薄，不若及今走户腊二撒，出孟养，以图生路。马吉翔阻，白文选兵至，亦为吉翔所却。进至赭砮，诛茅以居。缅俗用中秋日岁，节属国朝贺，强天波往，以臣礼见，耀于诸蛮。返告从官曰：井亘不用吾言，致有今日之辱。吾不屈，主必不全。谁使吾至此耶？哭而恸。明年己丑七月，缅又来请，天波辞。缅使曰：此行当以客礼，乃因李定国等兵再至，缪为恭敬。天波知之，愈愤懣。又明年庚寅七月，难作，缅酋莽猛白要百官计事过河，以二十人执一人，无脱者。马吉翔而下，文武四十二人，惟天波出袖中锤击杀十余人，死。冬，王入云南，天波三子，二先卒，惟忠罕在石屏，从妇翁龙世荣出降。是年四月，有梅道人与张琦、尹士鏞等谋兴复，假忠罕书与宁州禄昌贤，事发，琦等死，辞连忠罕，谓其妻龙曰：吾且履不测，汝妊数月，脱生子，可无绝先人后。令内官滕九德、仆白君爱护龙氏，进香东岳，浮舟至昆阳州。忠罕逮入燕，以侍婢夏莲为龙氏；龙氏走匿新兴滕飞熊兄弟所，产一子，名神保。康熙四年乙巳三月，新兴土酋王耀祖等为乱，闻神保在，作檄移诸蛮，迎龙氏母子入山，期事成立为主，战不利，迁之法冲白乃家，又令白君爱匿神保于滕氏，俱为吴三桂捕获，并讯忠罕，沐氏遂绝。

论曰：洪武勋旧同国终始者，魏国、黔国及诚意数家，而致命竭忠，天波尤着。方其由永昌还省，晦迹十载，不见疑于可望，及委蛇缅廷，冀免主危，虽宁俞之忠，无以过之。然天道亏盈，秦、晋、楚、福诸王，积逾千万，身遭菹醢，谥为至愚，而沐氏享祚三百年，死犹以忠节着，岂非盛德之报哉！

崇祯改元，阿迷州土酋普名声，据州城叛，屡征不服。三年庚午，广西知府张继孟思以计诛之，檄州县称名声才能忠义，不应摧折，以致召乱，皆有司之过。阿迷隶临安府，而广西府谒兵备道于临安，路经阿迷，名声狡，往来文移过州境，辄启视之，见继孟檄，大喜，思得继孟，守临安，后继孟谒兵备，戒其下过阿迷，必晋候普州牧，及至，故熟睡輿中，鼾声若雷。其下不得传禀，过十里，乃觉；佯怒，下輿痛责从者曰：我有事须急见兵道，然普州牧必不可不见，乘健马去，或不后期。名声闻继孟来，喜，既过不入。颇又疑，使潜随覘动静。见继孟责从者，易马驰还，复喜过望。入方坐定，左右奉茶，继孟擎盏，大言曰：尝闻普公好以茶酒间鸩人，我不敢饮此。名声惊，誓天曰：名声恨不获为公氓，何有此心？请先饮，遽易盏饮之。而擎盏时，已下鸩茶内矣。遂为具款客，辞以有事，谒兵道，急诘日还，痛饮，出门疾驰，易三马。名声药发，遣兵急追，已入临江城。城有备，不能及。名声死，妻万氏狡而有淫德，招沙定洲兄定海为夫，椎鲁失欢。定洲年少美姿容，逐定海更赘焉。

当事不能问。其子祚远，大恚，时欲杀定洲，因与万氏别居一砦，及应调讨吾必奎，遂叛；定洲追天波，万氏犹在阿迷，闻之，惊曰：我家门乃为此贼所破，谋入省，执定洲。既至，则见定洲气焰纵横，资用裕给，乃又大喜，连舆持刺进谒，抚军杭礼，旁若无人。后败保俱革龙，并兵头铁老虎俘至省，剥皮以徇，滇人快心焉。

野史氏曰：高皇帝开国勋臣，以令闻永世者二：曰徐中山、沐黔宁。中山赐第留都，子孙席先猷，享列爵，称保家之主可矣。黔宁守在荒徼，世有师命，纾天子南顾之忧，视中山之裔宴乐饮食相万也。然黔宁在镇，招徕携贰，辨方正俗，使人知朝廷，垦军田一百一万二千亩，使人知所以有生，恩泽远矣。死之日，蛮部君长，号哭深山，及定远继之，历年滋久，记人之善，忘人之过，虽夷裔于法，不忍加诛。将吏非犯大恶，未尝轻戮一人。又何其宽大长者也。其长世也，宜哉！历镇一十六世，二王、一侯、一伯、十公、四都督，家门贵盛，即中山犹谦焉。况其它茅土中绝，栉风沐尔之泽不祀忽诸君子，是以思继序也。当征南将军与左副将军三人同下滇地，而灞凉二国之胤，或斩或不振，岂非洪武戊辰、壬申间诸蛮月鲁之役，杀伤过多，干违天道，以至是乎？沐氏自昭靖忠敬以还，若惠襄之赏罚明信，武襄之服远忠勤，荣康之制胜好谋，武僖之戢宁守宪，道爰在人，奕世载德，虽其后亦有一二鲜克由礼者，诸夷犹慑其威令，赖前哲以免也。及具末世，皇降大割，国步多艰，卒能跋舍从亡，流离异域，不屈以死，见危授命之义，其庶几焉，斯亦无愧其祖宗矣！

#### 杨畏知

杨畏知，字介甫，陕西宝鸡人。崇祯中，举乡试第一，以保举特用，历官云南副使，分巡金沧道，驻大理。大清顺治二年乙酉秋，武定土司吾必奎作乱，连陷禄丰、广通，进攻楚雄府，破之。畏知监军，复楚雄，因留弹压，移镇焉。沙定洲之乱，黔国公沐天波走楚雄，定洲追之，畏知谓天波曰：郡城新破，创夷未复，贼以方张之锐来攻，必陷，同死无益。公不如走永昌，据重江之险，比贼越楚而西，踟躇大理、蒙化间，动需数月，我守御既备，传檄四出；贼欲越永，恐我断其归路；欲反攻，则公随之；首尾横击，可灭也。天波遂走永昌。定洲至楚雄，畏知踞城头语之曰：君定永昌回；度朝命可下，当以镇道礼相见。今逆顺未分，难为不义屈，且君不忧迤西诸司受黔国檄而合从见讨乎？定洲恐失天波与盟而去，分兵攻大理、蒙化，屠之。畏知乘间修筑隍陴，撤郭外居民入保，檄调汉土官姚景等。定州闻之，不敢至永昌，还趋楚堆，用巨炮击城楼正罩，畏知意必死，须臾烟散，顾畏知端坐，惟进贤冠失左翅，惊叹以为有神。畏知伺贼懈，出奇兵，辄有斩获。至夏，引去。先是，会城变起，巡抚吴兆元陷贼中，诸土司以故未敢动。及畏知倡义，于是宁州禄永命

，石屏龙在田、嶧峨王克猷等，皆聚众守险遥应，定洲恐阿迷有失，东还，攻石屏，走在田，破宁州，杀永命。至嶧峨，克猷走死；迤东既定，乃复还攻楚雄，分兵七十二营，各为大营统之，环城浚濠，为持久计。畏知坚守踰年，不能拔。事闻福州，晋左副都御史、总督云南军务。丁亥春，孙可望至云南，定洲还战，楚雄之围始解。可望已破定洲，据会城，使人通好于畏知，自以兵随之。畏知至禄丰，拒战不胜，赴水，浅不死，踞而骂。可望下马，拱手曰：闻公名久矣，我来为云南讨贼，当相与扶明室，非有他也。畏知瞪目视曰：贼给我耳。可望指天折矢，畏知曰：必尔，从我三事。一不得仍用伪西年号，二不得杀吾民，三不得掠妇女、焚庐舍；并许诺。刀同回楚雄，使迎天波，永昌迤西八府得免屠戮，为畏知也。可望既假讨定洲名，略定滇地，羁縻黔国，威震诸蛮，粤西被兵，号令阻绝，临安任僎乃倡议，尊可望为国主，用干支纪年，铸兴朝通宝钱。畏知愤甚，念已同之，死无益，独日称道忠义鼓动，有忤意辄举掌谩骂。其党怒，欲杀之。李定国、刘文秀尤爱之。可望遣畏知永昌龚彝奉表肇庆，请王封，过贵州，为皮熊所阻，久乃得达。兵科金堡言：本朝异姓，止赠王，三百年定制，不宜更自今日。畏知曰：不与无益，彼固已自王也。一旦降号公侯，而能欣然受命者，此纯臣之节也。若因其向义，破格用恩，尚幸收用万一；且法有因革，今土宇非故，动援旧章，能坚持有终耶？议数月，不决；临发赐一字亲王章，而无封号。畏知西过梧，遇堵胤锡曰：可望业王，云南今无国名，赐空印激猛虎使噬人，奈何！胤锡为补牒入，始封定辽王。加畏知尚书，彝侍郎而行；陈邦傅中军胡执恭，守泗城州。先使人报可望，许封秦王，驰疏谓机不容误，臣已便宜铸印，填空敕赍行矣。执恭至滇，可望郊迎甚恭，所部额手交贺，比畏知还，知其诈，深耻之，屏去定辽篆，待执恭有加。庚寅春，桂王走梧州，可望使至，复议封号。内阁严起恒持不可，兵侍郎杨鼎和以为不臣。其人则不受其贡，并却所进白金、玉带物。可望滋怨。秋九月，可望引兵逐皮熊，并据滇黔。冬，桂林、广州俱破。桂王奔南宁，更使刘蒞封可望为冀王。畏知谓可望，秦、冀等耳。顾假何如真。可望终不受。李定国等咸劝可望，趣畏知行，以卒成之。畏知念主忧臣辱，复奉可望使，诣南宁；贺九仪以兵先入，杀起恒、鼎和，举朝震惧。始真封可望为秦王。畏知后至，痛哭自劾，遂留作相。可望闻之，怒，使人挟与还黔。畏知见可望，大骂曰：贼终不可与为善。我为所卖，负不义名于天下。除头上帻，击其面。可望命牵去，斩之。畏知为人忠勇激发，在军中陈说顺逆，辄倾一坐，虽可望亦谅其无他。是日，触怒，意必有救。往时，戮人距营门十里。畏知行数步，则坐不去。曰：此即吾死所，遂见害。可望深悔之。杖其左右之不言，并行刑者。畏知死，桂王幽安龙。李定国、刘文秀及可望部将白文选等合谋迎驾入云南，可

望众散，来奔大清。云南相守二年，始亡。人以为犹畏知所启云。定国奏赠畏知少保，谥文烈。其勋惠尤多在楚雄，土人岁时致祀。论曰：滇黔之事，以沐天波、杨畏知为终始。畏知才优于天波，而性刚，少容，卒先蹈难。然李定国、刘文秀等剧贼，百战感其大义，毅然归忠；岂非君子豹变，道取于革已日，乃孚革而悔亡也乎。明世士大夫拘牵文法，罔识时务；秦封之争，与南迁之议，何殊焉；势不在已，而动援旧章，难矣哉！

朱彝尊曰：崇祯十三年庚辰，思陵留意人材，俾下第举人及廷试百士，俱留特用，悉寄以民社之任。于是，举人史惇以下一百六十三人、贡士吴康侯以下一百人，许同进士出身。惇等请援例，谒文庙，行释菜礼，并立石太学题名。阁臣张四知持不可。上特允惇所请。大学士周延儒，奉敕撰文太仆寺少卿兼翰林院侍书朱国诏，奉敕书丹篆额。工部营缮司郎中王灏监刻立石于西南隅。盖自万历丙辰钱士升榜，至魏藻德榜，有题名而无记，及是，始记焉。特用榜死事者。户部郎中金坛徐有声、兵部员外郎升贵州安平道副使临川曾益金、沧道参议宝鸡杨畏知、开封知府武进蔡凤、黄州府同知弋阳王府辅国中尉朱统鏞、邠县知县赠河南按察副使安邑李贞佐、汾阳知县西安刘必达、大同山阴知县庆阳卫李倬、巩昌安定知县临海应昌士、四川兴文知县汉阳艾吾鼎、呈贡知县锺祥黄卷，立贤无方，未尝不收国士之报。又有嘉定徐时勉克勤，复社耆宿，注名特用，榜中与陈孝廉瑚归、处士庄敦，高尚之节，亦不愧是科者。惇，金坛人，官至九江太守。野史撰恻余杂记者，即其人也。

## 西南纪事卷九

余姚邵廷采念鲁撰

李成栋

李成栋（李元胤、杜永和）

李成栋，字廷贞，山西□□人，高杰故将也。少从杰为群盗，乙酉以镇徐将军守徐州，许定国杀杰，成栋举徐州降大清；既为将，累战胜有功，故赵王由棧与黄蜚起太湖，成栋擒蜚，走赵王，授松江总兵，从定八闽，与巡抚佟养甲自漳州入潮惠，潜兵陷广州，杀唐王聿■〈金粤〉。丁亥正月，攻肇庆，分兵下南韶，遣杨文甫，张月取高、廉、雷、阎。可义取琼州，广东十郡，皆破。桂王奔广西，成栋寻陷梧州，使杜永和诱杀丁魁楚于岑溪，卤其贖，遂攻平乐，围桂林。瞿式耜、焦琏死守。会陈子壮、张家玉、陈邦彦起兵围广州，成栋解桂林东还，击杀子壮等。式耜亦进，复平梧、高、廉、雷。

大清诏问失地状，成栋惧。戊子春，金声桓以江西反，布政使公安袁彭年说成栋曰：公为将毕智竭劳，南定闽广，功无与伦。佟养甲以辽东勋旧，晋秩

总督，位居公上，当受节制。燕京本有疑公心，声桓又反江西，将益忌汉人。今大江左右，延颈朱氏；瞿式耜守桂林，不减李纲；何腾蛟帅湖南，亚于宗泽。将相大臣，皆有中兴之气，公孤军陷南中，进不为新朝所容，退犯天下之名。况去年自春徂秋，所击灭粤东忠义之士，以什百计；粤人怨公，深于骨髓。日夜痛念，思乘间为父兄复仇。公持此区区，为北朝之忠，身死无名，为天下笑，何不以此时归命南宁，故主得公，如得一国；众正倾心，怨仇消解；合见兵群盗可得精卒十万，与腾蛟分道出江楚，以恢江南，经略西北，中兴之功，可翘足待。身名两荣，顾不美乎？智者举事不可后人。养甲不听，一壮士力耳，公其思之。成栋念家属百口在松江，不忍。其妾知其意，进曰，我敢独富贵乎；请先死公，前以成公志，遂刎成栋前。成栋惊哭曰：我乃不及一妇人，与彭年登楼去梯谋。时，高杰兄子进库守赣州，为声桓所攻急，请救广东。养甲趣成栋出兵，布政司移饷八万，彭年故不发。由是迁延，粤尚多长发。夏五月旱，群盗满山，成栋阴结其豪杰，语养甲曰：今出城数十步皆贼，安能远行，计惟急改名号，以安人心耳。遂出示直书永历二年。养甲愕然，无可奈何。两司官讽养甲以印授成栋。成栋下令文武将吏军民解辫，是日，首加网，职官购及优人服色，草草成仪，遂以广东十郡归王，请大驾幸肇庆。表至南宁，中外相贺，封成栋惠国公；养甲襄平伯，进兵、工二部尚书。养甲惧祸，悉解所部兵授成栋。于是江西道通。声桓使者始至。桂王以江广反正，告于宗庙。是月，命吏部郎中吴贞毓，宣谕广东。贞毓留佐军前，请迁都广州。瞿式耜拜疏言：任将之道，不从中制；本朝文网太盛，动以内臣监视文臣督师，隳战士心。今声桓、成栋皆以全军归命，天下耸动，知明室尚有其主，投足左袒，攸系匪细，宜有以尊崇而宠褒之，愿陛下将两省新附之地，捐之此两人，一切军功爵赏文武署置，以及刻期出战，咸决于外，朝廷不问，方可责其成功。若大驾既东，不请则主权不尊，请则事机坐失。臣以为乘輿无入广州，驻肇庆便。王从之。六月，成栋、罗成耀以黄金千、白金十万、彩纛舟楫具迎王于南宁。王至肇庆。成栋负弩矢郊迎百里，外从骑万匹，拜成栋为翊明大将军，以其子元胤为锦衣都指挥，掌丝纶房事。擢袁彭年左都御史，封其裨将杜永和、阎可义、郝尚久、罗成耀、黄应杰、杨大福、张大瀛等七人皆为伯。十月，成栋出师北举，取南安，进攻赣州。时，谭太久围南昌，金声桓不出战，江西诸郡复反为北，而成栋方至，与高进库遇，不利，退壁南康县。十一月，佟养甲遣间使密表燕京，为成栋所获，伏诛。顺治六年己丑正月，南昌陷，何腾蛟亦死湘潭。二月，成栋败于信丰，身断后，披甲策马渡河，沈死。兵部尚书杨明鼎、监军道姚文生俱死乱军。报至，赠成栋宁夏王，谥武烈。成栋上唇微缺，号李诃子，本以功高，耻为养甲下，决计归命，奉旧主恭顺，待文武旧臣皆

有礼，迨再度岭无功，仓卒阵没，朝野惋惜；败后，杜永和代守广州。又一年而败，王复走南宁。

李元胤，本姓贾，字源白，陕西榆林人，李成栋养子也。为人修洁，有忠孝性，居大清军中，尝汉衣僧帽。佟养甲承制，授以官，固辞，朝夕侍膳从容，乘间数以义，动其父。成栋归桂王，元胤及袁彭年实使之。桂王至肇庆，拜锦衣侍卫，甚见宠信。西朝士大夫皆乐与交。时，彭年负时望，掌台纲，与刘湘客、丁时魁、金堡、蒙正法等相善，持论抗激，专尊主权，抑幸授；中外号五虎，而称元胤为护法韦驮。元胤虽恂雅，长断略，数定变事，养甲谋觉，王命元胤缚而磔之。成栋败没，加车骑将军，封南阳伯，领禁兵。李赤心之溃于茶陵也，由道州入广西，陈邦傅欲倚其兵力，共夺广东，堵胤锡主之。元胤诘胤锡曰：吾辈在北朝时，公不来复广东，今乃来争广东耶？胤锡不能答。元胤遣杨大福扼封川，赤心西趋浔州，大福邀其后队五千人而东，焚掠怀集四会，远近震骇。元胤召大福入肇庆，缢杀之，乱始定。顺治七年庚寅正月三日，大清班志富破韶州，遣许尔显、江定国以舟师袭清远，西断肇庆路。于是桂王发肇庆，奔梧州，留元胤守肇；成耀走高州，将为乱，奉诏计斩之。大清兵迫，与马吉翔出屯三水，其弟建捷以守广州，功封安肃伯。五月元胤自肇庆朝行在，追讼金堡等冤，还出，救广州。广州陷，建捷突围至肇庆，守将宋裕昆叛，元胤、建捷出走后四日，桂林亦陷。王发梧州，夜走南宁。陈邦傅乘乱杀从官，掠卤簿，元胤兄弟追及，伏地痛哭，哀动左右。孙可望遣将贺九义入南宁，杀大学士严起恒。元胤忿甚，请出灵山，收高、廉、雷兵，迎驾入琼州，就杜永和。会提督李明忠败于■〈山于〉峒，大清兵已下高、廉、雷，郭登第等皆降。陈邦傅复叛，南宁震恐。元胤进退失据。辛卯九月，至钦州之防城，为土兵王胜堂所执，见耿继茂，不屈，左右挺下，笑曰：鼎镬不惧，何有于挺？令作书招永和。笑曰：杜将军缮兵穷海，差有丈夫气，乃招之耶？继茂义之，使其故人往说，君昔未受国恩耶？元胤恟曰：我昔不过帅府养子，今爵五等，司禁旅，狼狈被执，惟一死报国；豫让不言之乎？吾父俟于九原久矣。故人曰：成栋果君父耶？曰：岐阳黔宁，俱以养子自奋，子毋多言。与建捷俱遇害，部将李用朝，亦从死。投尸海中。

杜永和字□□□□□□人，李成栋部将也。善机略，娴守战，威名亚于成栋。成栋既没，桂王命兵部侍郎刘远生如广州劳师，以永和代为总督，守广州。阎可义守南雄。时，李元胤入典宿卫，而永和等统重兵分镇广东。瞿式耜以督辅留守桂林，虽新丧大将，备御尚固，乘輿前后安处肇庆者二年。顺治六年己丑六月，永和闻燕中有变，拜疏出师，北举不果。可义寻卒，以罗成耀代。明年庚寅正月，尚可喜、耿继茂陷南雄，成耀望风遁，遂失韶州。可喜遣其将

许尔显以舟师袭据清远，而自与继茂陆行，会广州。永和与张月、李建捷随方拒守，尔显载大炮夜进，顺流入石门之水，南师惊扰，失战舰数十。粤中进永和等为侯，命元胤、马吉翔、陈邦傅东救广州。邦傅至三水，不进。大清兵乏食，就乡聚和买，民多不从。鹿步下有龙眼峒，五百余家，开砦门放炮；尔显攻围，尽屠之。乡聚惧，出应巢，遂为持久计。总兵邹文光，侦敌被执，海盗梁标相以战舰二百降。可喜大习水军，永和惧水路失守，遣使乞师于碣石帅苏利。利已发兵，闻标相叛，复召还。岭东道李士璉，总兵黄应杰、郝尚久，以潮惠降广城，东援遂绝。五月，广州兵击斩靖南游击张大奎，安定伯马宝率郭登第等袭清远，不克。大清兵拔三水，百道攻广城。张月出战，大军不利，退，获其战舰三百余艘，资械无算。永和蓬跣自运炮石，置白镪城上，每副将予五百金，彩缎表里，拜奉月等以金杯犀玉，故将卒效命。一年之间，有战必胜。永和自晰整暇，于五层楼上张宴设乐无虚日。大清两王遥望跌足曰：不谓吾曹遂死此地。十一月，大清兵疫饥，决命一战，月等又战败之，烧其铁甲，两王方对坐，炮碎共案，惊怖欲死。夜，大清兵复集攻西门，城坏数丈，月等用大炮杀千人，大军退，南军战胜，下城就饭，外人乘空而发，城中遂溃，死者六千余人，追至南门，逼海墻溺死尤众。永和、月、吴文献、殷之荣、张道瀛舟数百艘奔琼州。总兵范承恩降。可喜、继茂屠广州。马宝、马吉翔攻清远垂下，闻广州破乃退；广城三面临水，成栋复筑两翼傅江为炮台水绕之；地势既险，而永和等力战。自二月至于十一月，凡攻围二百七十余日，始破。顺治八年辛卯九月，耿继茂下琼州，永和等众尚数万，以全军降。其年七月，西安将军李定国克桂林，楚粤皆复桂王年号。可喜惧，亟趣茂班师，继茂入广州，张月前降大清守黄州，至是复翻城迎定国。定国败，月不知所终。

论曰：李成栋将略在金声桓上，然方度大厦北向，一战辄蹶，岂非衰运难扶欤？抑胸无全局以至此也。元胤武人，而识大义，君子尤惜之。杜永和固守广州，使尚、耿智勇俱竭，虽不能死，贤乎以城降者矣。

## 西南纪事卷十

余姚邵廷采念鲁撰

李定国

刘文秀

李定国

李定国，字壹纯，陕西延安人。初从张献忠为盗，冒张氏。献忠养子四，孙可望年长，知书数，位第一。定国以能次之，刘文秀、艾奇能又次之。所至破阵屠城，而定国骁勇超逸，更称万人敌。献忠僭号成都，定国为伪安西将

军，既听汪兆龄谋，尽杀蜀人，令定国等四将军分道刈杀，以所杀多报，功最。大清兵斩献忠西充，定国等帅溃众南陷重庆，杀如故。明年正月，入遵义，始不杀。略贵州，趋云南，乃去伪号，称明将军。始，献忠死，其党有悔祸之意。艾奇能首数汪兆龄罪，杀之重庆。定国每静念：有明天下，自秦州煽乱，怙恶不抚，决裂至是。吾辈胆义素不后人，何惜此筋力，不以恢廓疆宇，归复明朝。刘文秀亦以为然。及入楚雄，得杨畏知。畏知为陈说忠义，指明邪正。时，奇能已死，定国、文秀深悦服，独可望阴贼，外唯唯，内仿献忠所为。亡何，可望称国主，设六卿，用干支纪年。定国心非之，或齟齬。可望缚定国，棒之八十，抱其颈泣曰：吾以大义辱弟，幸同心力，无虑疑。定国顿首谢，请擒沙定洲报德。由是，憾可望。其年十月，及文秀进讨俱革童，斩定洲。己丑四月，桂王封可望为辽王，赐定国名如靖。可望拒命，定国因辞赐名。可望杀畏知，遂迁桂王于安龙。定国滋恨，然未敢入朝。壬辰四月，大清定南王孔有德逼贵州，可望承制命定国、文秀经略楚、蜀，以冯双礼副定国，步骑八万，出武冈、辰、沅，破大军，有德退守桂林。定国乃分道自将出新宁，使双礼出祁阳，合趋全州，复遣西胜营张胜、铁骑右营郭有名率精兵由西延大埠疾走严关，扼桂林要道。令曰：敌至传火，毋下关，须大军会战。双礼师前军都督高承恩、铁骑前营王会、武安营陈国能、天威营高文贵、坐营靳经武合兵四万先进，至译湖，猝遇大兵万余，逆战，斩骁将李四，乘胜遂薄全州。定国帅右军都督王之邦、金吾营刘之讲、左协营吴之圣、武英营廖鱼、骠骑北营卜宁，合兵六万，继进。闻译湖捷，传令全州傅城者毋急攻，惧其奔逸，并力于桂林。全州已下，定国至，令急过无入。双礼出城合进。有德遣数万众奔救全州，张胜已营严关，距大军十里，日且暮，大军引去，旦复至，胜传炮大军蓐食而前，战于关下，象偃归，定国斩御象者。诸军奋进，象突阵，大军退，天大雷雨，横尸被野，追及大榕江，又告捷。有德急入桂林，大军三日而至，守陴者皆溃，援梯毕登。是为七月四日。定国下令屯城上，有德奔入府，怅然无语。久之，曰：已矣！其妻曰：无虑吾不死。属女仆以一子出曰：苟得脱，度为沙弥。遂与其妾共缢。有德举火自刎，投火中。获其子廷训及陈邦傅、陈师禹。先是，有德使提督钱国安略南宁，右翼总兵全节防柳州，左翼总兵马雄守梧州，重镇皆出桂林，守兵援全州，三战皆尽。定国行疾，是以速克。胡一清、赵应选、马宝、曹志建等，自南宁败后，尚留粤西，屯聚山谷。闻定国至，相率来归。民间亦多啸聚以应。于是，定国进复柳州，斩守道金汉蕙，东下平乐，将攻梧州。雄告急广东，国安节及文武道府州县印官四十六人皆逃于梧。尚可喜遣副将强世爵，以舟师大炮奔救，定国猝至，大军退，遂克梧州。雄等东走封川，寻走广州。可喜遣副将盖一鹏赴肇庆，迎护其众，令世爵扼封川江



，便宜战守。是时，刘文秀入蜀无功，而定国克复广西，乘胜东下，岭南震动，而定国顾北取永州，强世爵因及马雄三镇，复取梧州；线国安、全节帅所部西行。是月，大清兵下琼州，杜永和、张月众犹数万，以全军降。大清两王得专意广西。九月，孙可望使白文选攻拔辰州，定国进至衡州，长沙、岳州从风溃。马宝、曹志建亦复连州，获守将茅生蕙，送定国，斩军前。十一月三日，大清敬谨亲王兵号十万，至衡州。定国遇河上，甫接少却，亲王恃勇，舍大军而追，定国设奇捣中坚，过险伏发，交鎗起害，亲王军遂溃。定国全师归武冈。可望忌定国，召赴沅州议事，将杀之。定国觉，引还广西。可望败于宝庆，湖南复陷。癸巳三月，定国帅马宝等自梧州破开建、德庆，抵肇庆，连营据北山。别将下四会、广宁，前距三水。于是，岑溪宋国相出掠罗定、东安、西宁，海盗战舰二百，由新会、顺德诸港入九江口，清远山寇并发，声言导定国渡河，走从化，袭广州。水陆大震。潮州郝尚久隙于郭虎、班志富，尚可喜以刘伯禄代之，调尚久水师。尚久怒，不受代，举兵称新泰侯，驰檄南韶漳惠。大清遣哈哈木会耿继茂攻之。是月二十六日，定国围肇庆，泄其濠，三面急攻，用布囊盛土为墙，置木栅挨牌，藏鸟鎗以拒。内兵阴穿地道，城中大惧。许尔显堑濠城中以待，缒城夺梯设死守月余，不克。大清两王谋李定国或从木绵头度河，得合尚久，会城危，且无北归路矣。乃令继茂发铁骑守三水，东南凿侧门出夺地道，兵多死，不能出者，焚死地道中。定国退军五里，大清兵潜出西、南二门，夺龙顶冈营，用镰钩长鎗获兵数百人，徇于城下。于是，定国解围还，而郝尚久将攻惠州，为黄应杰所扼，不出，碣石苏利以舟师助继茂，吴六奇坚守程乡、饶平待大清兵秋八月潮州破尚久父子死。定国东行失利，由可望贰心无后援而顿兵坚城也。桂王自至安龙受制可望，大学士吴贞毓、太监张福祿等言定国忠勇，虽出盗贼，实与可望异趋为国之心，如青天白日。因手敕密使，封定国为晋王使引兵入卫。词旨哀怆。定国叩头出血曰：臣定国一日未死，宁令陛下久蒙幽辱，幸稍忍待之。臣兄事可望有年，宁负友，必不负君。至书贞毓曰：粤中未定，进退维艰，凡事须密，责在老先生。事泄，贞毓等竟遇害。可望以是滋恨定国。甲午春，遣冯双礼、贺九仪以骑兵七千步万余，从古泥怀远追定国于柳州。定国奔宾南，东略雷、廉双礼等遂击桂林。尚可喜虑可望与定国实合，谋阴兵犄角，以图两粤，惧甚。疏请敕湖南经略洪承畴，分发满军，由衡桂入乐昌，下广州；汉军由永州入桂林，与粤西兵，合趋南宁，断定国归路。粤东兵从高州进，夹攻之。大清不听益兵，而遣秘书学士郎廷佐移继茂镇福建，可喜愈惧，疏留继茂其镇。大清两王以定国在广，疲于奔命。五月，定国发广州，故将张月以高州归，大清岭西道周公轼、学道钱朝鼎等皆死。秋，海北道陈武度海，攻拔临高、昌化，黎岐蠢动，水陆响应，儋崖路

断，琼州守将高进库告急于广州。定国进复阳春、阳江、恩平，前锋抵肇庆，欲大举发。郴、桂兵出韶州，江、楚界上兵入海岭，约闽海国姓攻惠、潮。可喜畏定国，不敢战。又虑兵分则弱，谓继茂且以旁县饵之。于是，大清督李率泰檄总兵郭虎、副将杜豹守高明。可喜遣甲喇章京田云龙守新会。三日，滇兵围新会，可喜令右翼总兵吴进功助云龙守。定民以舟师扼江门，筑炮台于陆，遏援兵。两王亲赴江门争，水陆并进。滇兵少却。阿达哈哈番刘秉功等得入新会。二十日，定国复至高明，掘地道急攻，城坏二十余丈，将陷。可喜来救，望见滇军盛，遽退。定国自帅步骑万余追之，选精锐五百人，急蹶。可喜遇伏，不利，失总兵武君禧、游击王天才等十六人。可喜退，晦，克高明，擒郭虎，斩杜豹，遂合围新会。分兵出三州、金利、富湾、罗屈诸口，距广州百里；军声大振。新会饷尽，食木根皮及犬马，浮萍，百道并攻，吴进功等守益坚。朱成功遣黄梧道海应定国。十二月，大清靖南将军朱马喇纛章京东邦帅满汉军会尚可喜、耿继茂于三水，同趋冈城。十日，至三州，南军接战不利，失副将梁大勋。十四日，至新会，定国严阵城北，驱战象，列炮两山峡口，以勅兵屯峡左山，将乘高驰下，可喜遣尚之智、盛登征先击左山兵，左山兵溃。峡口兵望阵动，连得成、田云龙、栗养志统步兵合战，象惊炮，还走，滇兵乱。八固山、蒙古固山、乌金超哈藩下骑兵两翼纵击，滇兵大崩。戈甲弃载道死无算。亡十三象。北军追奔三五里。定国有马三千，将战，遣厮养先牵去，从者二百骑，步兵四万，得脱者半。定国尽撤肇庆、高明、高州马步兵，战象皆入郁林州，选厮养得万余人。自新兴南走高州，东邦追之不及。总兵孙际昌判奔土司何美璜寨，定国使都督吴三省、总兵杨成、王三才，以步骑千余、象一只追取之，与东邦等遇于兴业，复败，获象以去。东邦留尚之智，驻兴业，自与敖拜来塔等追及定国后军。后军败，老营妻子冲散，蒙古满洲兵追定国，及于横州。南军亡象二、马二百八十，定国烧绝浮桥，由宾州夜走南宁。大清军以朱养恩镇南宁久，地连交址，内接溪峒，不可卒拔，乃还际昌，及中书杨琳诸将，白长、王之臣等三十人皆降。由是，广东高、雷、廉三府、肇庆罗定属三州，一十八县，广西横、郁林二州，北流、兴业、容岑、溪四县复归大清。琼州群盗皆降。定国力屈，不能复出。西南之业衰矣。乙未正月，定国将朝桂王。可望惧，使曰文选以兵逼王，移驾贵州，宫中皆哭。文选感动，以定国本无他意，还报定国。至，遂奉王西行。文选弃可望来归。至云南，刘文秀及王尚礼、王自奇等曰：同辅朱氏，背之者死。诏以云南为滇都，命定国为辅民大将军，总滇、黔、楚蜀兵，知行在大政，定国与沐天波、刘文秀同心明室，人心稍定。丙申秋，可望犯阙，上下震恐。时，定国新败，文秀所将留滇兵不满万，行朝百事草创，诸镇自楚、粤至者，皆聚于黔。定国，文秀以众寡不敌，疑

惧，诏遣文选，宣谕可望。可望拘文选，夺其兵。马进忠、马惟兴、马宝以同姓相密，雅善文选，因说可望，使文选将兵西进，至交水，距三岔二十里，轻骑奔定国军，具言人心内向，可一战定也。可望夺气。时，进忠以病留安顺，冯双礼在贵州，可望乃遣宝与张胜袭滇都，自以重兵压交水，日夜索战。令定国不得还救。惟兴遣亲信夜告定国，令连战。是日，引兵薄惟兴军，惟兴阿应，其众大崩，可望奔湖南，降大清。定国还至浑水，塘宝来归，斩张胜，双礼举贵州降。定国以黔、蜀、辰、沅并可望故镇，悉调赴云南，核功罪。定国伉直，小心臣节，进奉极丰，不以威凌士类，然计擘什画，不及可望。记室金惟新，滇人也，官少宰，信任，而马吉翔工弥缝，复人阁，旧人失职，多怨望。于是，王自奇等俱叛，诛内戮行，内外惕息。丁酉春，大清兵三道南进，会文秀卒，定国东西独御，遂不支。冬十月，贵州破，命定国假黄钺，文选为副，出师恢复贵州。定国及双礼统大军，扼盘江河，据鸡公背。文选及将军窦民望等；别将四万人，守七星关，进屯生界，距遵义百里，牵制吴三桂兵。三桂自平越兼程还遵义。十一月，三桂帅总兵沈应时、马宁等，复发遵义。文选自生界退保七星关。十二月二月，三桂自水西，以烈趋天生桥，入乌撒，越险扼七星关大道。文选惧，弃关走可渡桥，寻焚桥，走沾益。泗城州土官岑继禄导北军入安龙，定国由盘江还，战累败，遂回滇都。奉桂王奔永昌。文选留守玉龙关。戊戌正月三日，大清兵入滇都。四日，王至永昌，诏勤王。定国还黄钺，侍罪请削秩，不许。闰月，大清吴三桂、赵布太陷大理，至玉龙关，文选帅张光翠、陈胜等与战，而败。由沙木和走石甸镇康，定国退至潞江，虑行在体重难行，遣护卫将军靳统武、黔国公沐天波奉蹕先出腾越，而身留磨盘山当敌。磨盘陡立，阻潞江，内箐深屈曲，仅容单马，定国筑栅数道，左右设伏，大营屯山后四十里橄榄坡，炊食饷伏，令毋见烟火。大清兵行缓持重，伏兵五日夜，山深食寒，锐气半销。二十一日，吴三桂、赵布太渡潞江，前驱遇伏，大战竟日，中书卢桂生自伏中逃归，告为先备，分精甲御伏，而正兵由大路平行，南军扰乱，泰安伯窦民望、都督王玺皆战死，定国愤，发磨后军齐进，殊死战。大清死伤甚众，却三十里，而定国度前军既溃，奸人有输敌情，恐孤军不支，遂整旅出腾越，追扈行在。行在已出铜壁关，入緬。緬人请敕铜壁关，毋纳汉兵，遣兵守关，靳统武奔告定国。定国虑緬情叵测，遽入，恐激变，乃使高允臣驰报，为緬所杀。始末战时，诸营妻子辎重散逸，军士四出求妻子，未得猝集。定国令定朔右将军吴三省断后收兵，自率大军取道孟定。白文选自木邦来会。定国以文选不与磨盘之战，见而尤之。文选不悦，及议所向。定国曰：我若入緬，緬苦供馈，必见拒，击之祸结，盍绎险要边土休士马，相犄角，緬外惮吾二人，君在内可无忧。且得阴连诸土司，覘云南动静。文选曰：并

在外则内危，我入卫上，王任外事，竟异议别移锡薄，所至纵兵大掠。定国乃从孟定过耿马，至孟緬，屯数月，溃兵相续来归，军声稍振。咸阳侯祁三升、孟津伯魏勇自云南得出，从驻耿马。三省来护大营妻子，将赴定国，遇怀仁侯吴子圣、将军杨武，胁之同降吴三桂。三省佯诺，出不意，走潞江，遂弃大营妻子，以兵奔定国，移营孟连三升不欲从，矫定国令，转龙川虎喇，诱魏勇连兵，道遇三省，并诱之行。定国召文选故镇张国用、赵得胜等，皆以所部来归，军势益振。元江土官那仑与降将朱养恩、许名臣、高应凤等谋建义，事泄，三桂帅兵围元，江仑告急。定国方赴援，会孟良酋长患定国在孟，连势肘腋，乃纠合众夷为梗。定国还战平孟良。元江已陷，仑焚死。定国度诸土司疑惧不敢前，且休甲孟良。令夷日耕田输粮，如县例。广国公贺九义，自南宁间道来奔。三桂令其妻血书招之。九义受书，不告定国。见势败，下多出降，益相疑，杖杀金惟新等，复饮九义，杖杀之。九义裨将何起龙，率部众至蔓谷河，入滇降。定国使总兵唐尧宗驻磨乃，招纳降时，尧宗违令杀商客，取货转售孟良，获倍价，有志士投孟良者，诱收麾下，皆引去，无入孟良。故滇中事机，绝不闻，而孟良去緬都阿瓦悬远，亦不知緬瓦事。定国惟日夕练兵，覬恢复而已。庚子九月，文选抵雍会江，使使谕緬，皆不返；乃谋攻阿瓦。阿瓦二城，大江出其中，緬王都新城，在江左，旧城名赭砮，安置行在，在江右。闻文选兵不戢，请行在旨，谕文选毋进。且云：老皇帝避难我国，极尽主宾礼，乃反蹂我地，谓我国无人耶！文选怒，渡江向新城，败緬兵，緬给许移新城，用大炮击文选营。文选不支，还走孟良。定国惊曰：不用吾言，果致緬怨，今在内者危，若之何？文选惭。九月八日，定国与文选合兵入緬，发孟良。定国由西道，文选由东道，张国用、赵得胜仍以所部兵从文选，期会洞邬。初，魏勇、吴三省连兵转虎喇，始觉三升意；然三升犹未有降志。闻定国处贺九义，而勇又病死，遂收勇兵，约三省同出降。三省复阳许。十月，以三桂令移驻腾越。三省出三升不意，返兵由孟定趋孟良，诣定国，迨次磨，乃定国去孟良已一月。唐尧宗不奉定国调，逡巡谋降大清。三省觉，而收杀之流，孟、定耿马间，为游徼；而定国等士马入緬者，粮乏道死亡。定国先至，见江于多船，议分兵渡江，迎桂王于赭砮身，攻围新城。靳统武谋曰：兵分力单，不如全力捣緬都。緬都破，上自出，乃俱望新城进，败緬入瑞羊岳。緬都三面阻江，一通陆，文选还后，并凿之引水为湖，绕三堤，置水城其上。定国从南噶喇江为浮桥以济，驰谕緬王，送行在讲好。緬复云：汝老皇帝避难吾国，受吾供亿，前番一野王子来，反将仇报，汝主在我家，尚然，今送出更何如？欲攻城，亦唯汝。汝等水土木宜，坚守二三年无所畏。定国度緬人不听，乃进屯洞怕，距城八十里。文选距百十里，屯象腿。緬人于木城之外，更立木城，以兵守之。明日

，复前，又立木城，逼定国营，乃大出兵搏战，前队皆象。定国不利，趣文选兵，中间横击，皆殊死战。缅人大败。时，五月炎暑，我兵渴甚，不能穷追。缅复入守木城。定国获缅目，善待之，谕送车驾，终不听。复谋渡江，向赭硃前洞邬，船皆藏匿，使人赴上流，马得狼井角造船，缅人焚船。定国又进击败之。四面绝其粮道。凡三月，缅人煮铠以食，要我军他徙，乃出军驾。定国不得已，唯唯。军吏自相攻杀，多出降，使人守江桥，亦焚桥走。定国计竭。七月十六日，缅人杀我从官四十二人，沐天波死之。定国以十六舟渡江击缅，不胜，覆其五舟。八月十八日，及文选还洞邬，凡行营例，定国、文选各前行。三日，时文选军在后，张国用、赵得胜等窃语，此地烟瘴，已伤多人，今再深入，气候更热，非尽死不止，宁出云南，无作缅鬼。部兵闻语，皆喜。夜束载定，二将披甲入卧帐，请文选行。文选惊起，皆曰：大事知不成，更深入瘴地，空死无名。殿下必随晋王，是续贺九仪也。文选曰：尔等今欲何往。国用曰：以此人马，出云南，何向不重。曰：若皇上何？国用曰：心力已尽，可见天意，遂发炮挟文选上马。文选不能禁，夜退走七十里。比明，定国觉，曰：巩殿下欲何往耶？命子嗣兴尾文选，与同行止。定国亦缓随之。行五日，至黑门限，国用、得胜断后。议曰：晋世子急蹶不去我，我军行疲为累，不若就此山势与决战、令彼还，方可前进，遂阻山齐发矢石。嗣兴怒，麾兵奔，而登定国已至，亟呼嗣兴罢战。乃大恟曰：白文选强欲攻缅，激坏大事，致皇上不还，我竭心力，勉迎皇上，彼忍舍去，冀彼初念可回，故令尔随行，今与我战，是其志决矣。当年同起兄弟，今惟伊在，何必与彼相攻，邀情文选兵四十余人，悉令放还，仍帅所部，独进洞邬。文选行三日，遇吴三省，自孟定来，营马尽死，军皆步，将入缅。文选见之，流涕曰：我负皇上与晋殿下矣。将军能帅兵至此，使我有太山之助乎？三省度文选众皆有背意，乃扬言云南降者皆怨，恨不得所。人心思明，故我辈咸愿步来到此。文选部兵见三省，并有踊跃状，闻此言，各鼓舞。国用、得胜亦遂转虑，不复言。适云南会徽人汪公福携海上郑成功约师表来，文选遂屯锡薄，复遣苏总兵出木邦，会定国进兵，留待月余，报书未至。三桂统大兵急追，文选度不敌，闽道西走孟养，三省在焉。三桂抵木邦，获降人，得文选情，知定国先入洞邬，文选不降，必疾走阿瓦，机不可失，乃速进兵，抵锡薄，文选果行，遂分遣八都督马宁、马宝、马惟兴、祁三升、高启隆、沈应时、李贵等尾文选，令无战，附书招之。三桂自望阿瓦进发，传檄缅王，使送行在出城。时，缅为晋藩所蔽，适大清兵至，遂将桂王及宫眷送三桂军前，复城守。大清兵既得桂王，亦不攻缅，即班师还云南。文选过孟养，见马宁等追之不置，就山立营，欲与战。部下皆挺刃思奋。文选竟怯，不敢发词，追将有所善马宝，乃阴与宝语。宝持三桂书，单骑入其军。文选

遂降。十二月十八日，由孟密入云南。明年五且，朝燕京，封承恩公。定国在洞郛，方议再举，已知三桂入缅，行在蒙尘，愤懑欲绝。曰：势既不敌，追无能为，乃由孟良傍云南边伺王动静。四月，至猛蜡，遣官入车里，送礼借兵复云南，救驾。车里、暹罗俱使人请入计用兵事宜，尊礼甚殷。会定国人马病死日甚，乃斋戒作表告天，叙平生泊反正辅明，皆本至诚，何皇穹不佑，至有今日。若明祚未终，乞顺定国所为，军马无灾，俾同心力，出滇救主，果历数既终，乞赐定国一人早死，无害此军民。五月十五日，焚表。六月十一日，定国生辰，病作，旋闻行在及太子遇害，仰天大恸，遂笃。托其子靳统武及马思良。二十七日夜，定国卒，未几，统武亦卒，思良举军降。嗣兴徘徊无所依，久之，亦自慢怯出降。与刘文秀子震、艾奇能子承业，俱入都，受世职。

论曰：余闻有某妃者，亡其姓氏，当出边时，兵噪，诸营妇女窜奔，妃失行在所之，入白文选营。文选使内官及营中寡妇侍起居，自铁门限，与定国辞决，每使人劝妃尽节。辞曰：有君在上，妾不敢死，非贪生也。及文选降，桂王入滇，遂自缢。文选遣官葬之。呜呼！文选之为妃谋，则得矣。邓凯也是录载入缅后，妇女死义，有姓氏者九人，王妃二人，余姓氏未详者不下百人，为之抚卷吊。若定国之志久而不渝，岂问所从来哉！

### 刘文秀

刘文秀字□□□□□□人，始从张献忠为盗，以材猛称。献忠僭号成都，文秀为伪抚南将军。献忠大杀蜀人，文秀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，女八千八百余万。献忠死，孙可望等奔至重庆，阻江不得渡，文秀素善泅水，行如履平地，可顷刻数十里，没而往夺南岸船渡，遂杀曾英，已渡乌江，亦如之。进陷贵州，入云南。时文秀与李定国、艾奇能俱有悔祸意，私约扶明室，而奇能遽死，两人制于可望，不遂。顺治四年丁亥八月，可望进逼永昌，黔国公沐天波遣子忠显入营计事，文秀谓可望曰：沐世子来，犹沐国公也。请以国公礼礼世子。比还，以二十骑送之。忠显方谒天波，有两人历阶而上，忠显愕然，告其父曰：此即抚南刘将军及王将军某也，遂挟天波还云南。可望僭称国主，文秀意不服，杨畏知每对军中言先帝被难，生命遭毒，至于流涕，军中感动。文秀与定国尤心绎其言，益改所为。己丑四月，可望使畏知入朝，始奉明朔。王赐文秀名若琦，爵为公，以可望不受平辽，亦不敢受。庚寅，可望始封秦王，遣文秀及王自奇取黎州、嘉定。定川西以文秀守之。辛卯，王迁安龙。大清兵陷四川，文秀先还云南。夏四月，诏封文秀为南康王，帅张先壁、白文选等进恢四川。文秀善恤士卒，而蜀人饥渴王师，多响应。于是，文秀复叙州，文选复重庆，嘉定、成都皆下。大清平西王吴三桂，定西将军墨勒根瑕退走保宁，南师乘胜追蹶，惟恐失敌，讨北将军王复臣谏曰：师骄矣，彼方致死

，以骄兵当死敌，能无失乎？诸将欲进至保宁，复臣又曰：毋围城，围城则师分而弱。不听，先壁军其西南。先壁号张黑神，军容耀日，然未经大敌。三桂登城望之曰：独是营可袭，出精骑犯其垒，果惊溃，转战而南，值复臣营，复臣营为溃军所扰，又阻水，遂大崩。复臣被围数重，曰：大丈夫不生擒名王，岂可为敌所辱，手斩数人，自刎。文秀彻围而退。可望令文秀失谋损大将，当诛，以复城功，量罢职。诸将散守蜀隘，或调征楚，文秀萧然归云南，从者百余人而已。然可望实忌文秀，用此夺其兵。由是，复弃两川，议者恨焉。其年，李定国破大清兵于广西、湖南，害孔有德及敬谨亲王。可望尤忌之。将杀定国。定国走广西，追之弗及。可望谋逆，王密诏定国入卫。事泄，可望尽杀朝臣与谋者。念文秀冲退，冀为已用。张其威望，与抗定国，起招讨大都督。甲午四月，文秀入贵州，可望襁褓称爵相侑，期以恢复中原。五月七日，文秀单骑出按沅靖诸营，周观险隘，劳恤军吏。十日，而毕。七月，择吉出师，由平越道屯于天柱，进攻常德，不利，还镇云南，而定国亦连败于新会、兴业、横州，南保南宁。可望自是殊无经略之志，以定国既败，不足忌，谋逆益急，然颇疑文秀意趣，未敢即发。文秀深自引匿，行朝及西藩行营，无一字往来遗问，以故上下莫测。乙未正月，定国、文秀迎王于安龙，幸云南，将至，文秀阳与可望部将王尚礼、王自奇、贺九仪等议城守，身从数骑，驰会定国。曰：吾辈将以秦王为董卓，但恐诛卓之后，又有曹操耳。遂挥涕。定国指天誓曰，文秀乃决。于是，车驾入会城，文秀进封蜀王，与定国同辅政。明年，讨可望，战于交水。可望还走贵州，文秀追及之，遂奔长沙。时，大愿既去，忠义同心，方议安集滇黔，经略川楚，而文秀遽病。丁酉夏四月二十四日，文秀薨。

#### 西南纪事卷十一

余姚邵廷采念鲁撰

金声桓

金声桓

金声桓，字□□，左良玉故将也。世为辽阳人，似军功至总兵。良玉与张献忠战郧襄间，及与群贼战，声桓尝斩帅摧坚。乙酉从良玉讨冯士英，发武昌，趋九江。良玉死，子梦庚及黄得功、黄蜚等战于紫沙州南陵，屡败，全军迎降。英王使率诸将朝燕，声桓不欲往，请取江西以献，许之。会王体忠为满兵所败，追急，奔声桓。声桓乃声言满汉马步二十万，且至江西，连降者免屠，巡抚旷昭，解印走。官民亡散。六月四日，声桓平舸入南昌，诸生数十人迓舟庭谒。声桓方中青纱，金缕洒线，蝴蝶披风，且笑且捩，引诸生起，喃喃谦让，从官尽掩口笑。既入城，与体忠分营而居，诛锄豪暴。渐假便宜，署官属

时，体忠兵强而戢，少抄掠，人心附之。其裨将王德仁，本闯营选锋，所当无坚阵，生而凶二毛，军中号王杂毛。声桓忌王氏，未有以发。会雍发令下，三日莫应，因曰：此王兵梗也。且请体忠计事，方交揖，使骁将铁岭白朝佐斩之。王营大哗，烧德胜、章江门，格斗三日，诸金率精兵巷战，且战且招降，而声桓先已使客说啖德仁，许以王营全军属之。由是，遂并体忠军。军益强。声桓自以单军传檄，取十三府、七十二州县，不费清朝斗■〈米〈业上用下〉〉寸兵，功高意旦夕封王公侯，已而仅授总兵，提督江西；大沮，气塞。唐王立福建，称隆武，命大学士杨廷麟、万元吉取江西，扼于声桓，退保赣州。永宁王亦败死抚州。明年八月，唐王陷于汀州。冬，赣州陷，廷麟、元吉皆没。声桓屡战胜，滋骄，多杀人士为威福。病未雍及诬告通明宦闽者，辄论杀，没家产。江西重足而立，乃役夫万人，营府第，穷极丽壮。北来有司，益多挫之。德仁亦望总兵提督不得，怏怏，使丹客宗超一开天宝洞，致物怪，檄雷役丁甲所居；故宜春王府，深八九重，燕私或服明制冠衣，后堂张饮，奏郭子仪、韩世忠故事。由此两家怨词，稍稍闻于外。初，万元吉以从杨嗣昌西征，识声桓于左营。赣州未破时，尝遣使达声桓，说使南归；不报，使去。声桓急捕万仆菁华，械庭下，夜深解其缚，与善饮食，劳苦，问督师起居。未明而纵之。菁华后泄其语，而诸官闽脱归者，饷知金、王怨望，各缘所知，私覲两人，始图免祸，后乃意立功。辄时时微言杨、万未死，唐王故在也。既益习则间露其关防札付，言唐王屡手诏许公归明者，封江西，亦尝达一二乎？亡何，声桓生祠成，请冠服像式，为华阳巾羽衣。观者齜舌。客因益极口诡声桓，言明复夫聚，先封侯，待收京，且分天下而王之。声桓习闻此言，喜与元吉语相应。及巡抚李凤翔死，代者章于天，遇诸将益倨，日就求珍宝。一日置宴敷重席，各取银管吸烟，已不及诸将，割炙蹄又独与文官饮食，自声桓以下，皆坐■〈施，冉代也〉外，酒半酣，顾曰：王德仁，汝欲反耶？德仁归，大愧，其从骑，声桓亦失色，俛首鞭还帅府。七月，德仁提兵如建昌，于天移票追饷三十万。德仁大怒，椎案曰：我王流贼也，明崇祯皇帝为我逼死，汝不知耶？声若狮吼，目睛迸出。宗超一弟子黎士彦，轻恇喜事，因声桓客黄人龙，自荐独我知隆武帝所在。声桓曰：富贵与尔共之。亡何，士彦夜袖侯、伯两印入，及玉刚卯一文，镌精忠报国。曰：此上所私赐。声桓喜，时佩腕间。迨德仁归，以示之，且授伯印曰：吾闻乌金王为何腾蛟所败，使赵旗鼓往视，待归而定，及归，言乌金小失利，今且大破明兵于宝庆，会胡以宁死，诸客相仗狐疑，以故按不发。以宁者，奇智士，向客左良玉，有口断泄王氏演韩、郭诸戏

（？），及请生祠像服，皆其本谋。因以劫致两人。其从兄澹，亦有密虑怀素情（？），尝为诸将图画，不用。巡按董成学觉金、王反意有端，屡扬言将奏



闻，而索德仁歌儿。德仁度与歌儿，则内状益泄，固不与。戊子正月望日，于天率家丁如瑞州，捕掠富家，有满兵数十骑先发，或以告德仁，恐其伏瑞州，须抚按议定，脱有尺一诏，公等且见擒。德仁益急。晦，万寿节先三日壬戌，习仪于上蓝寺，德仁伏军衷甲往上甬道，努喙睨声桓曰：如何？声桓摇首。夜，德仁归勒全营。癸亥五鼓，谒声桓。声桓不出，德仁向父事声桓，语其子，翁死耳；侯亦死，非侯亦死；何不决？声桓心薄侯，乃曰：为公司，遂反。且，七门不开，绞杀董成学，尽捕逐司道府县官，射奔者，纓笠山积，追缚章于天江中。先是丁亥，桂王立于肇庆，称永历，而越播武冈柳象，江南罕有知者。故声桓与客谋议，第以隆武为言。至是兵起，自称豫国公，号德仁建武侯，驰檄大书隆武四年，襄戴匡复明室，沿江诸郡响震。大清恭顺王孔有德、智顺王尚可喜、怀顺王耿仲明，所谓乌金王也。三王前锋，时已至全州，谋攻桂林。闻南昌之变，乃还武昌。何腾蛟遂出湖南，复衡永，然声桓无大略，德仁徒勇，临事不断，从人望迎前阁臣姜曰广于沛湖里资，其门生故吏四出号召，内任诸金，以书记陈方、吴尊周抚按，小大僚署，皆其私亲客。而诸客首言明事者并不及德仁追怜故小妻黄用（？）其兄天雷为锦衣兵部侍郎。客既失望，各自称隆武故官，□众山湖，别为一军。声桓恚王氏日盛，德仁则患诸客卖官招兵，分权利，两家所为客，或转哗噓，而曰广亦恶客非制科妄以进士官自居也。出示诟之，逐客之意遂决。自陈大生等皆囊头箝脰，榜掠跋扈出国门。旬日间，公侯义客分三旅，而所遣迎唐王驾丁时遇等，赳赳道中，实不知所在。或曰邵武，或曰安远，并支吾无验。两人亦觉其诈。然事已举，微闻南来人言，唐王已死，桂王继立，即为唐王禅诏，进诸官秩文移，更称永历二年，藏表佛经中遣使间道如广西，阻李成栋，未得前。声桓意终疑，又谋求益王子，立为世子监国。诸事唐王而尝为鲁王官者，因亦各谋迎王。缙绅有识，骇其举动矜乖，徐避去。东路义旅督师侍郎揭重熙、詹事傅鼎铨到城一日，并引兵还。独曰广在城，与声桓、德仁调策兵食。二月庚午，德仁西略九江，胡澹诣军门说曰：君侯拥精骑数十万，指麾顾盼，所在莫不结牦刺网以待义师。此下九江，奚啻拉朽。若能乘破竹之形，以清兵旗号服色，顺流而下，扬言章抚院请救者，江南必开门纳君，其将吏文武皆可立擒，遂更徽帜，播年号，祭告陵寝，腾檄山东，中原当闻风响应。夫举大事，必规全利，不可争尺寸。惟熟思之。德仁破九江，珍其掳获，自部护归，以澹谋告。声桓坐客皆曰：此实上策，不者西取武汉，连衡郟襄，与湖南何氏鼎足相援，则中策也。万一不然，攻城冲邑，所过不留，重为流贼。是为下策。若待粤西帅六师方行北伐，持久失时，劲兵猝至，婴城坐困，斯无策矣。宋奎光劝从上策，黄人龙曰：高氏在赣，明公独不闻宁王之事乎？乃议伐赣州。虑德仁专制会城，使偕行。三月丙辰

出师，骑步舳舻，旌旗辎重，水陆相属，三日不绝。先赍册印封高进库，谕以利害。进库初无意斗，及见册印，大怒曰：金皇帝耶？乃敢侯我！且桂王安在？遂勒兵出战。声桓使白朝佐冲之，约曰战酣来助。朝佐前破建昌，得金银五十万，声桓出师索之，曰久尽矣。及战，追奔数十里，径抵城下，进库困迫，朝佐亦倦，视大军尚距二十里。怒曰：此为彼五十万，欲置我死地也。即故军归南昌，弃官为僧。进库得复入城守。金、王全军相持七十余日，会城空处。大清遣固山额真谭太讨声桓，召三王班师。四月壬戌，谭太破九江，南昌闻之，城内外皆走，虽斩之，不能禁。五月辛未，游骑至石头口，始议筑城，大军东路走南昌，而偏师先从麦源、青岚诸道搜西山而出，未下营已血刃数十里。陈方、吴尊周束手无策，兵民独倚宋奎光、黄天雷守。癸酉，声桓兄成功约降。奎光杀以徇。夜彻城外屋，不及者焚之，火光烛天，王营裨将贡鳌以其军叛，斩关径出，报至赣州，声桓大惧。徐引军还。高进库出兵追之，颇得其后骑。是月，李成栋以广东自归，迎桂王于梧州。声桓表始达，因封声桓为豫国公，兼兵都尚书，遣太仆卿黄尚宾宣谕江西。己卯，声桓前军至生米，遇大清兵十余骑放掠争利，踹冷口桥，桥断，溺死十余人，惊传军败，后舟遽扬帆退。癸未，金、王大军接战于北沙。大清兵退，获大炮三，罩以丹帛，鼓吹舁置德胜门郭中。声桓意骄，遽勒兵入城。郭天才力争不可，弗听。天才自屯西岸。六月二日，德仁悉精兵攻大清垒，甫列阵，大清兵横出遮之，大败于七里街。大清兵素忌德仁名，虽胜犹时时夜惊曰：王杂毛来也。然城中自是竟不出。谭太筑土城，东自王家渡，属灌城，西自鸡笼山及生米，驱掠男女，荷畚鍤濠，深广余二丈，伐木发屋，绿濠树排栅，发冢斫棺，及未葬者，悉梟之，取其匡郭，墙罨为濠底；又为浮桥，章江广袤七里，起文家坊，至杨子洲，三桥上直砥，中当洄湫，下当湍，驶处皆没水，置石下桩基，度及沙面，且丈余。丈余之上，更累木石，平水面，后絙幔板，加土重栈楯为桥，为旱水涸，故就时，人谓自古未有桥章江者，知天道助大清也。周会城数十里，田禾山木庐墓，四望俱尽。先至之兵，私载掳获，连舸下，男女斥卖，悲号动天，浮尸蔽江，天为黄霾。自鄱湖下至仪、扬，舳舻人货，艳湛千余里。于是，河淮南北，骁悍亡命靡不忻健愿死江西属膺。谭太营蒲子塘，筑台于永和门东二里，登望城中，独留惠民门濠侧数十丈，纵人出入，亦藉以俘掠。吴尊周及诸将多托请援去。郭天才在西岸，五战三胜，见城中兵不出，亦撤营去。所遣买米运硝黄白橐，先后数百艘，俱被遮击，无一还者。六月二十一日，大清兵西烧生米，明日烧市■（汙义）。七月六日，烧黄土墩。八月十日，决松湖，水陆道绝，而德仁方娶武都司女为继室，筐篚万千，行亲迎礼。酒荒日甚，兵人穷（？），日夜酺醪。声桓面如土嘎，恨而已。诸将裨稟问，百不一应。胡澹上

书姜曰广曰：国中拥精强百万，不出寸步，日夜荒宴，国眼穿外援，澹非辞难者，故敢与相国诀，自金氏入城，脔剥富民，诛锄贞烈殆尽，刘天驷家钞，西山解体；胡奇韦生致，李凤翔欲释而金竟斩之，庚岭以南腐心。郭应铨兄弟不返，吉安恨焉。支解曾应亨父子，临汝莫不咬齿。王氏凡与杨、万同事者，宿怨遍四维矣。且公以附金王而起者义乎？不附者义乎？古之杖大义发大虑者，如风驰霆击，敌不及拒。今举事数月，而谋未决，使四方望断，境内菹醢，此邦民庶何罪，天下方乱，强者自立，弱者困人，夫戴旧主称宗国，此固忠自豪士得志之名实也。今之岿然不与，畔援为伍，独陈九思孤军，五年百战，彼前一收祁门，旋还师候驾，卒未尝通尺素于二氏。其受命隆武者，揭司马傅詹事，已厌见其所为而去，余豺豸为曹，闻敌至各散保妻子。金之心腹独张启祚，起幕客，守郡宜图得当以报，而瑞州闲僻，不能有所为。邓云龙以五千岁议濠号召乌合崎岖武宁溪谷间，其实盗耳。以当北兵，如振落，虽万众何益。且前者摧拆义士，稍有志识，莫不饮恨祝亡。今徒假年号，种怨，自恣，上无真主，而欲使气节之士为金、王出死力，其谁听之？相国孤城，瓦注一带，闭日不见太山，岂知重闾之外，所在白骨如丘陵，环南昌附郭百里，村烟断灭，人之不存，兵于何有？相国无庸谈义兵为也。日广发书，默然。声桓数来讯曰广起义若何？但日与设约待援兵至。宋奎光力请背城一战，愤悒欲独帅麾下出，金、王固止之。斗米至六金。有巡按御史诡名摩诃般若，入为间，事觉，被磔。并杀章于天；解姜太保印，更用全鸣时都督内外军务。谭太以米二石，使人呼于城下，缒而馈之。声桓报以冬笋百斤、金橘一石。百姓皆呼愿从公侯出城，舍命一战。金、王终不决。薪尽，撤屋以炊。米至六百金一石。有反棹重户，枕数千金死者。鸟鼠草木实皆尽，遂杀人而食。始犹择人，后乃父子夫妇相啖。谭太闲暇分兵攻取旁郡，西南逐张启祚于瑞州，北翦余应桂、吴江于都昌，西北降邓云龙，杀朱议濬，东败湖盗涂麒，西破丁家塘土砦。余什伯为聚未成者林亮、殷国桢，亦次第擒散。胡澹发愤，以为二竖子不足惜，而徒沮中原之气，病隔噎死。其二子被杀，百姓为大清兵耳目，牛酒瓜菜，输贩日至。然王氏火器多精利，大清兵攻城，数为所困。全鸣时亦能军，善守御，故前后相持。至八阅月。其冬，李成栋出师救声桓，取南安，进攻赣州，与高进库战，不利，退壁南康县。十二月，堵胤锡督忠贞营李赤心等分道援南昌，至攸县，不进。声桓副将杨国柱私降。己丑正月十七日，谭太以红夷大炮攻城，声震山谷，闻百余里。亭午，城破，声桓赴荷池死。德仁突围至德胜门，兵塞不能前，三出三入，当之者无不诛死，与谭太马首再相值，不识，太击杀数百人，被执支解。后二日，得宋奎光于城西，空舍，谕使降，不食，杀之。陈方、黄人龙死乱军中。余诸将莫知死状者，大率皆为人所食也。姜曰广死

偃家池，兵皆降。粤西赠声桓□□王，谥壮武。曰广、德仁，赠谥有差。初，曰广之出也，道通江上，使人邀汉儒裔俱出。辞曰：三年不入国门矣。久无本朝冠服，惭见长者。何言曰：必致之入谒，故第娓娓道，旧叙一事不可断如曩时。日午，客饥，起辞去。曰：止。愿有教也。于今为之当若。（？）何因复坐。请问曰：明之所以失天下，非左与闯那。金左彘而王闯支也。公与侯安所受之哉？十日之间，年号两易，名虽归明，实为叛耳。今擅除爵，恣杀人，筦利权，大更张，若明有主，不待命是僭也。若其无隆武、永历而如此为之，是伪也。僭与伪，春秋之所不予，相国纵与同事，无后嫌，后世谓相国何如人。且两家与事诸客，一以封拜，一以归明，互相愚以成斯变。而究也实为两家所用。年号甫更，门迹已扫。今且内相猜忌，公能亲于建武之与豫国乎？能则揽共兵柄，退称旧辅，缟素待罪，以告天下。令其惭而听，我竭心力为之，不济则死，不能则引身而退，归耕浞水之阳，无从叛乱居美名，天道所忌也。日广沈吟，无以答。后在围城，徘徊日蹶，追思其言，而悔不用也。自南昌既破，何腾蛟、李成栋同月败死。

论曰：世传声桓当左梦庚时，尝对南都使者垂泣言：吾惭见诸君。吾己为贼，固知非负恩者，诚然闻八闽有主，南合杨、万，西引腾蛟，事尚可为。何至血衄三载，多杀忠义。西江之祸，于斯为酷。迨汰侈既甚，更因私忿假义旗，坐困南昌，兵民糜烂，名义事势，两者俱悖。其被夷灭，岂得与死事者同论哉？

## 西南纪事卷十二

余桃邵廷采念鲁撰

孙可望

孙可望

孙可望，字□□，陕西延长人。从张献忠为盗，以骁忍助虐。献忠僭号成都，为伪平东将军。顺治二年乙酉，献忠思乘李自成之败，北取陕西，听伪大学士汪兆龄谋，尽杀蜀人而行。令可望及伪安西将军李定国、抚南将军刘文秀、定北将军艾能奇，分路四杀。可望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、女九千五百万，报功称最。蜀中千里绝烟火，邑无居人，献忠行至西充，遇大清兵，中矢死。王尚礼负其尸走，追急弃之。可望及兆龄犹率伪文武东西鹄立，忽万马突至，尘掩中营，方失措惊窜，可望等收余众数千，家口万余，由顺庆南奔，所至杀马而食。马尽食人。尚日驰百余里。至渠河，遇曾英兵千余游徼。能奇出不意，奋击走之，追至重庆江，时，可望将卒皆残悸，骑不满千，弓刀脱落，曾英意轻之，尽移江中战舰于南岸出奇门南郑坪，望见贼众各下马偃卧，知计已穷，或劝英出轻骑数千，从下流袭贼大营，而正兵渡击贼，当首尾不能顾，纵

不尽歼，可使落胆去。英不听。曰：彼死命也，急之彼伤吾人，第谨守南岸，彼将饥死。否，自远窜，待其奔而击之，易尽耳。文秀望重庆马车辐辏，军人纵饮市肆。谓可望曰：彼易我而恃长江，不设备，可乘也。且我军绝粒既十余日，与饿死，孰若一战？言讫，即手弓矢，口衔利刃，跃入江，履水而行。徐、湖等五人从之。至朝天门，忽溺不见，南岸兵望见皆大笑，以为自沈水死。文秀等从水中断铁缆，穴舱而入，立杀数人，出不意，尽为文秀所殪，投妇女辘重于江，遂掠一大舟而还。可望等罗拜称贺。于是，选壮士得百余人，披甲执长矛、钩牌、弓矢、火药登舟，绕江上下，冲突转战，南岸兵望风披靡。曾英驾大舸数十绕围可望于江心，自持画弓立桅后，为王自奇射中，洞胸堕水；军既失帅，遂大乱。英兵十万，顷刻瓦解。贼众尽渡入城纵杀。自经献忠残破、英所招复户口二十余万，至是皆尽。贼获粮食衣物，更复饱嬉，留数日，烧夷重庆城屋，望綦江而南。所至杀掠如故。十二月二十七日，在綦江，众无主，欲散。可望诈言献忠婢老脚遗腹生子，与众同盟辅孤。于是，乃相推可望，稟其约束。惟张成功、王十万、关索不附。关索先遁，收成功、十万，榜之百八十，众遂帖服。而献忠婢所生实女无后。顺治四年丁亥正月三日，可望发綦江，下令自今非接斗不得杀人。十日，抵遵义，守将王祥已走，官民迎降。入城秋毫无犯。进至乌江，黔抚范矿、总兵皮熊，遣副将杨吉，以三千人拒江守，营南山。文秀复没而渡，直抵南岸，吉不战而溃。可望驱兵两山伐木，一夜成浮桥，平明尽渡，直奔贵阳。熊闻乌江兵溃，先走平越，矿走定番，诸苗乘机入掠会城。可望至，又大掠三日，始招安。将犯粤西，会石屏土司龙在田为沙定洲所攻，遣问使诣可望求援。且告曰：黔国公奔永昌已一年矣，贼围楚雄慧，旦暮且下，公行迟，恐不逮事。可望乃由威清平坝，疾趋云南，至曲靖，遇前福州所遣太监孙兴祖，调沙兵入卫方至。可望谓兴祖曰：朝廷远，不知滇事始末，今若征之，是奖乱也。不如讨平沙逆，迎还沐公，使之引兵东向。兴祖然之。传檄云南，可望等始去伪号，复故姓，称明将军。皮熊、范矿复入居贵州，王祥亦复遵义。夏四月，可望至云南，沙定洲自楚雄还战，大败，杀故大学士王锡衮，宵走阿迷。可望入会城，巡抚罗国瓛、宗室朱寿琳死之。出示云为黔国讨贼，民间安堵无与，遣使至永昌楚雄，又执送阮韵嘉、袁士弘至杨畏知军前。畏知未信，滇人亦失意。曰：是除狼得虎矣。王祥、皮熊各疏告行在。今之入滇者，皆张贼余孽，名虽向正，事岂革心。朝廷无为所愚。瞿式耜闻而忧之。可望使李定国东追定洲，拔阿迷。定洲走保俱革龙，而自与刘文秀入迤西。杨畏知迎战，被执，可望解其缚，坐之上座，约以共奖王室，使作书通意。天波遂同回楚雄，西略大理，龙在田反许名臣来见，诸土司多降附。畏知乘间说以忠义，陈说邪正，称引古昔，其部曲及定国、文秀

等倾耳听，独可望性阴鸷，外虽唯唯，内计兵强根本既坚，阴有自据之志。闻畏知论议，更幸窃名义，以附其欲。八月，可望入鹤庆，又分兵入丽江，土知府木懿迎降。沐天波得畏知书，犹不敢信，遣其子忠显入营曰：愿得守永昌足矣。不敢复望故位。可望厚礼忠显，悉反所得沐氏世宾。天波大喜过望。可望阴令文秀以二十骑随其后，名为送忠显。文秀疾驰夺澜沧桥，至永昌，执天波及其子并乡之宦者龚彝归大理。闻刘廷标、王运开死节事，叹异之；召运开弟运闳于腾越，将官之。运闳至，怒，跃入江水而死。可望自号平东王，谋称帝。明年，定国、文秀进讨俱革龙，执沙定洲及其妻万氏以归，磔之，悉定滇地。前御史昆明任僎倡议，尊可望为国主。可望设六卿，铸兴朝通宝钱，以于支纪年，令僎兼礼、兵二部尚书，沐天波、杨畏知愤甚。其党亦多不服。已而，艾能奇死，其将冯双礼主营事，可望笼之以术，益兼两部，以事縛定国教场，责百棍示威。由是有隙。可望患诸帅等夷难制，畏知申前说导以不若归命粤西，则人自稟畏。顺治六年己丑四月，因遣畏知以南金、名马，入贡肇庆，龚彝为副，求封亲王，辞颇骄悖。兵科金堡首言异姓封王违制，且观可望意不相下，从之适足损威，不可许。大学士严起恒主堡议，久不决。畏知谓时异势殊，法有因革。且国家宁能禁可望自王耶？今若不许，阻远人向化心，又生一敌，非计。堵胤锡亦以为言，乃封可望为定辽王，赐名朝宗；并赐定国名如靖，文秀名若琦；畏知未至，陈邦傅以南宁与广南接壤，当先被兵，欲自结可望，使泗州城守将胡执恭先以书通，约许封秦王。可望悦，执恭私铸印，填空敕，拜表辄行。至云南，可望郊迎受敕印，俯仰甚恭，所部皆贺。土司修贡献。沐天波亦谦让，不敢以公爵钧敌。可望大喜，始奉桂王年号，比畏知还，知其诈深，耻之，却不受厚遇，执恭竟以秦王事，诸军悉曰行营，护卫曰驾，前军自称曰孤，曰不谷，文书下行曰令旨，上书曰启，称定国、文秀曰弟安西李，弟抚南刘，为张献忠立庙，岁时致祭，皮熊在黔，畏逼遣官李之华通好请盟。可望致书，贵爵坐拥貔貅，战则可以摧坚，守则足资保障，独是不肖有司，罔知邦本，征派日繁，黔中乃兵出咽喉，宁无救灾恤邻之念，以为假道长发之举。若黔、若滇，总属朝廷封疆，惟欲与行在声息相通，何可有一毫私意于其间。若止以一盟了局，为燕雀处堂之计，非不谷所望于君子矣。熊得书，愈惧。顺治七年庚寅八月，桂王在梧州。可望使复至，求真封秦王。大学士起恒持前议，王化澄、朱天麟及本兵万翱、兵科徐极皆请许之。文安之、郭之奇是起恒。之奇因风变，指明得失，而籍川黔者，希徇可望，请以通道西南。起恒难之。会内江杨鼎和至行朝，力言王封非是。起恒引为本兵，又转刘尧珍掌兵垣代翱、极，化澄、天麟议遂格。可望由是切齿起恒。之月，可望犯贵州，皮熊不能御，走清浪。可望使白文选追执之，夺其兵，黔中院司道官会请文选入

城，遂下平越。又使贺九仪将兵趋遵义，王祥弃军挟妻子重赏将奔彭水，众尽散，追及，自刎死。会大清兵逼武沅，马进忠、张先壁等避入贵州，皆归于可望，众至数十万，地与粤西相接。其冬，孔有德、尚可喜破桂林、广州，王奔南宁。明年春，遣编修刘范使贵州，封可望为冀王。至平越，不得入。杨畏知请至行在更议，可望阳诺，先令贺九义、张胜、张明志以兵至南宁，盗杀兵部尚书杨鼎和于昆仑关，击大学士严起恒于舟中，投其尸；刘尧珍、吴霖、张载述俱见害。举朝悸伏。始真封可望为秦王。畏知见逆节萌芽，痛哭曰：此乃我负国家，入朝自劾，遂留相王。可望怒，遣指挥郑国就行在执畏知还黔，杀之。自是无一人敢齟齬者。文安侯马吉翔、司礼监庞天寿，各输诚于可望，行在动定，纤悉驰告。陈邦傅叛，导大清兵逼南宁。可望遣狄三品、陈国能、高文贵等迁王于安龙。可望北取西川，总督李干德败死。李占春、余大海下荆州，降。王自至安龙，可望以兵守之。范应旭知安龙府，乘舆服御百官饷廩，一切关白应旭。应旭与提塘章应科造册称皇帝一员，月支若干、皇后一口月支若干，而可望上书有云：人或谓臣挟天子令诸侯，不知彼时尚有诸侯，诸侯亦尚知有天子。今天子已不能自令，臣更挟天子之令以令于何地？令于何人？其恣肆类如此。夏，可望以吴三桂入四川，白文选败，决意北举，慨然经略中原；使李定国率兵八万出武冈，冯双礼副之；刘文秀率兵五万，出嘉定，张先壁副之。文秀入四川，为三桂所败，全军俱没。而定国乘胜独进，克复桂林，害孔有德，斩陈邦傅。九月，定国北向衡州，可望亦自至沅州使白文选、张虎攻辰州，拔之，杀镇守总兵徐勇。自何腾蛟歿，官军久不至湖南，可望、定国一旦猝出，故将胡一清、赵应选、马宝、曹志建等皆自山谷来归，民间亦多啸聚以应。长、岳一带，俱奔溃。十一月，定国战于衡州，害敬谨王。可望以定国数战胜，内忌。冯双礼与争掳获，益相构。衡州之战，始尝小却，将因以为罪而杀之，使召定国于武冈。定国觉其意，辞不赴，引兵从东安、全州复入广西。可望自帅兵追之，不及。有德虽死，其固山佟图赖复进攻宝庆。顺治九年壬辰春，与可望遇于花街子。可望将中军、冯双礼、军左，白文选军右，杨武、冯万宝在可望后。□□□望见可望龙旗，萃攻之，杀伤相当。可望忽自走入杨武□，诸营见龙旗走，俱溃，惟双礼一军不动。□□□□□□□□鉴衡州之事不迫，各引还，以武宝间为界，遂弃湖南。定国攻肇庆亦不克时，王在安龙，幽闭日甚。闻定国在广西。与可望有隙密，与太监张福祿、全为国言，秦王待朕无人臣礼，朕欲撰一密敕赍西藩行营，冀其出朕于险。汝二人办得否？礼祿等涕泣受命，以告大学士吴贞毓，遂约内翰蒋干昌、李元开、给事张俊、御史李颀、胡士瑞、部郎徐极、杨锺、赵赓禹、蔡紬、郑允元、周允吉、朱议昶、朱东旦、任斗墟、易士佳等与谋。以吉翔、天寿素附可望，议先移天寿于外，使

吉翔祭陵南宁，皆出。十一月，乃密遣林青阳往广西，封定国为晋王，命入卫。寻遣周官申谕，词旨哀切。定国受读感激，泣数行下。军中皆流涕。会刘议新自行营回，过南宁，为吉翔述其状。吉翔虽赴南宁，留弟雄飞侦行在动静，乍闻议新言，大惊曰：不早自为地，事发祸且及吾辈矣。阴使提塘王爱秀报可望。又讽议新具疏安龙为左验。可望闻之，大怒，使人要执青阳、官并吉翔赴贵阳对理，阴厚待吉翔。顺治十一年春，可望使郑国、王爱秀至行在，言西府负义，国主待渠不薄，乃敢私通奸臣，要挟封爵。今林青阳、周官已考讯吐服，皇上明知此事，出自何人，臣等可还报国主。桂王谢曰：事非朝臣所为，比年外间假宝假敕甚多，秦王还宜密访。国等怒目而出。至朝房，见执政云，我等欲回贵州，若辈作何语，执系贞毓，又以兵入宫缚福禄、为国，宫中大震。其党兵侍郎冷孟鉞进曰：诸臣不足惜，上不亟自言，恐并及难。桂王曰：汝等逼朕，朕知是谁。汝等知之，何不直说，悲愤而退。贞毓备受楚毒。曰：我备员宰相，凡事自主之，上下无与者。然天寿、雄飞已密探同事者姓名，先报可望，竟偕执，请王裁决。所司以盗宾矫诏欺君误国论罪。福禄、为国、俊凌迟，干昌等十四人弃市，贞毓赐自尽，皆慷慨赋诗，投法以安王意。安龙人哀之，后为祠祀，称十八先生焉。可望滋怨定国。遣冯双礼、贺九义以骑兵七千，步万余人出古泥、怀远，袭定国于柳州。定国奔宾南，追之不及，遂攻桂林，无攻而还。可望仍厚养定国妻子于云南。其冬，定国围新会，两月不拔，与尚可喜、耿继茂等战，累败；由宾横退入南宁，而王在安龙，势益蹶，日食脱粟涂，苇薄以居，守将承可望意，更相凌逼，挟弹射鸟，直入宫门。文吏乘舆，呵殿过之，不复下。改称安龙府为安笼，莫敢致诘。可望阴图篡逆，患定国、文秀异同，故未发。定国既败，可望内喜。是年，可望遣兵攻常德，亦败归。闻定国将赴安笼，虑有变，使白文选率兵移驾贵州，后宫皆哭。文选亦为泣下。文选虽为可望用，然心不直可望，因奏曰：上无恐，第迟行。可望使文选追及曲靖，文选遂不返。至云南，刘文秀率文武官属出迎。王入居可望府。封文秀为蜀王，与晋王定国同辅政，托沐天波以心膂，封文选巩国公，遣还黔，召可望，令以兵属定国、文秀经略川广，钱粮归之行在。可望以妻子在云南，未敢叛。明年正月，王复遣可望部将东昌侯张虎，护可望妻子赴贵州。又赐虎金簪一枝，令从中开谕，虎至，诈言上赐簪密令行刺，以媚激可望。可望既得妻子，无所忌，遂大言桂王负义，定国、文秀谋反，夺文选巩国公印，并其兵，置营中，决意攻云南。马惟兴、马宝阴与文选谋，乘机反正，从容为可望言：文选旧人，感宿恩，诸将才望无出其右，向特见胁定国使，其心果贰，必不复来；人来而夺其兵，失归附心；试用为总统，必能为国尽力。可望信之，乃留冯双礼守贵州，而以文选为征逆招讨大将军，统诸将前行。自帅



大军后继。九月，两军遇于交水，文选来归，可望闻变，即欲返贵州。马宝切齿大骂曰、吾乃为跛贼所欺，要当手缚之，生食其肉，且岂因一人去废大事那？文选为贼时，尝战伤足，截他人足接之，虽愈而跛。故宝詈跛贼，可望又信之，密使宝与张胜、武大定以精兵四千，由浔州间道袭滇都，而身当定国，悉众出战，阵甫接，惟兴军先走，众遂大溃。可望夜奔贵州，张胜至滇都，沐天波恐王尚礼为变，挟与入朝，以兵守之，使王安等拒战于城外，胜知有备，引还。至浑水塘，为定国所执，宝来归。文秀引兵东追，冯双礼诚可望曰、官军至矣。可望知众心散，度事不济，遂挈妻子赴长沙经略洪承畴军前，降。双礼掩辎重，以贵州来归。可望至长沙，为画取滇、黔之策，多为书，诱其部曲，使内叛。吴三桂竟拔云南，可望固有力焉。可望封义王，传子至孙，降为公。